

## 印度文學交流之旅訪問報告

服務機關：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出國人：黃武忠/處長、王薰雅/職務代理人

出國地區：印度

出國期間：九十一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二月十日

報告日期：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c6/c09104947

## 目錄

目的-----P1~P2

過程-----P3~P10

建議-----P10~P11

附錄（一）活動照片

附錄（二）台灣詩人團拜訪行程及受訪者簡介

附錄（三）印度文學交流之旅心得—台灣詩人團文章

附錄（四）台灣詩人團團員簡介

附錄（五）印度網路新聞報導台灣詩人團活動

附錄（六）文建會新聞稿

## 目的

台灣長期以來進行文學交流活動，概以歐、美、日地區為主，且偏向美國居多，甚少和南亞地區的文學界聯繫，為使台灣文學在與國接軌之際，達到不偏廢的理想境界，宜向南亞地區國度邁進。

南亞諸國中，印度一向文風鼎盛，曾出現像泰戈爾、奈都夫人等聞名國際的重要詩人、文學家，而台灣因為因緣際會，多年來即與印度文學界頗有往來。詩人李魁賢曾參予總部設在印度馬德拉斯的國際詩人協會，經常有詩作刊載於印度知名詩刊，亦曾於擔任台灣筆會會長，於一九九五年主辦第五屆亞洲詩人會議時，邀請印度詩人與會，可惜因聯絡及簽證等因素，印度詩人團體未能來台，但已建立初步的情誼。

台灣詩壇與印度之間的文學情誼，主要借助於詩人李魁賢，一九八七年李魁賢和楊青矗等文學工作者，倡議組成「台灣筆會」，在成立大會中李魁賢獲選為副會長。自一九八七年起，李魁賢一直擔任「台灣

筆會」和國際筆會的連絡人角色，並負責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筆會的連絡工作，結識了不少國際詩人朋友，李魁賢於一九九五年主辦「第五屆亞洲詩人會議」，透過他精密策劃、積極奔走、四處募款，當年八月第五屆亞洲詩人會議，在中台灣名勝地日月潭盛況空前地舉開，博得各國詩人極大的讚譽。他的詩作長期在世界各國報章、雜誌、詩刊刊出，尤其在印度詩壇屢獲肯認，二〇〇一年印度詩壇將「千禧詩人」的桂冠、名銜，加諸李魁賢的頭上，還聯合國際詩人協會共同推薦，讓李魁賢成為角逐二〇〇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之一。

文建會為借助民間力量及協助文學團體進行國際交流工作，請台灣筆會協助規畫台印文學交流之旅，參與當地文學團體所舉辦之詩歌節活動，為台灣與印度搭起文學情誼的橋樑。



## 過程

此次印度文學交流之旅行程，台灣詩人團為配合印度莫圖學會頒獎典禮，自 11 月 29 日起展開前段行程，文建會成員因國內公務繁忙，至 12 月 5 日方抵達孟買與台灣詩人團會合。

### 第一天 11/29 台北／新加坡／加爾各答

搭乘客機前往有『花園城市』美稱的新加坡，隨即轉機，飛往印度智慧之城 -- 加爾各答。加爾各答建城二百多年，人口高達一千萬多人，為印度第一大城，抵達後即往酒店休息，準備展開此行第一站文學交流。

### 第二天 11/30 加爾各答

早餐後，會合印度人員，商討參加全印詩人獎事宜，並確認李魁賢受獎程序，安排和 M · M 學會文學會員的座談交流。利用空檔時間進行市區觀光，以了解印度人的生活型態，並參觀泰戈爾紀念館及泰戈爾森林小學。傍晚全團參加盛大的 M · M 學會年會暨詩人獎贈獎典禮，之後舉行文學座談交流。

印度 M · M 學會創立於 1970 年，係為紀念印度第一位「孟加拉語文學」的偉大詩人麥克爾·默圖

蘇丹·達達 (Michael Madhusudan Datta, 1824-1873) 而設立的，每年頒獎給世界在和平、文學、社工、慈善方面有傑出表現的人士。

李魁賢是今年 M · M 學會詩人獎得主，將應邀受獎，也是促成此次文學交流的起緣。

### 第三天 12/01 加爾各答／德里

清晨與 M · M 學會人員進行早餐會談，隨即前往機場搭機飛往印度首府 -- 德里。抵達德里後，前往英國統治印度時期精心設計之新德里區，探訪國會大廈、總統府、印度門、靈曦堂，並前往印度大學拜會該校文學系，了解印度教育狀況，找創作靈感，可能的話也將和該校文學教授進行座談。下午前往參觀羅緒·迦特公園的印度聖雄甘地 -- 紀念墓園，憑弔甘地英靈。晚間則欣賞印度傳統民俗舞蹈，體會印度的舞蹈藝術。

### 第四天 12/02 德里／阿格拉

上午驅車前往蒙兀兒王朝首都阿格拉，抵達後先行參訪歷經三代皇帝採用紅色砂岩所建的「阿格拉城堡」，

建築相當壯觀，其中八角塔樓是沙迦罕國王晚年被囚禁的地方，沙迦罕國王在此遙望愛妻泰姬·瑪哈的陵寢，可以從中見證一段不朽愛情，能激發創作的意念。

### **第五天 12/03 阿格拉／捷布**

早上參觀世界七大人工奇景之一的泰姬·瑪哈陵，這座由沙迦罕國王為愛妃泰姬·瑪哈所建的白色大理石陵寢，融合了印度、波斯、中亞等回教風格的樣式，花了 22 年的時間，動用了二萬人力才完成，佇立其上，不禁令人為這一段永誌不渝的愛情低迴不已，將是詩人們創作詩作品的最佳觸媒。下午驅車前往「粉紅城市--捷布」。

### **第六天 12/04 捷布**

上午前往風之宮殿，由 953 扇窗戶組成的高大牆面，是給宮中婦女觀看花花世界的管道。隨後參訪小長城，可和萬里長城相比較，找到創作的意圖。隨後騎大象前進安珀堡，人人都能悠遊自在的漫步於古老的街道，領會一下古城的氣息。

### **第七天 12/05 捷布／孟買**

參觀城市宮殿博物館，了解傑辛格王朝的皇族歷

史文物，觀賞齊譜爾王公赴英國參加愛德華王子加冕時，從印度所攜隨行家當。參觀古天文台，以了解印度古文明與中華古文明的異同。下午搭機飛往第二個文學交流重點都市—孟買。

## 第六天 12/04 台北/新加坡

台北飛往新加坡轉機前往印度

### 新加坡/孟買

參觀甘地紀念館

印度全國不同地區有多座「印度聖雄-甘地」的紀念館，位於孟買市區的這棟建築物，本身即富含歷史意義，它是甘地生前的住所，由一位甘地的朋友所贈。

這座紀念館採開放免費參觀，僅有一人負責在櫃檯販賣紀念品，旁邊放置捐款箱，讓參觀者自由樂捐，為紀念館有限收入來源。

館內一樓收藏當時代和有關甘地的圖書，開放大眾閱覽，但並未妥善編目管理，許多書籍任意堆放，甚為凌亂。一樓走廊盡頭和書架間放置二座甘地塑像，供人瞻仰。二樓主要展示甘地生前照片、手稿、書信，還有一雙甘地生前穿的木製涼鞋，讓參觀者更

貼近甘地這位聖雄的生活、思想與人生道路的軌跡。三樓陳列蠟像模型，將甘地一生重要的事蹟，考究真實的人、事、時、地、物，以縮小比例的模型重現事件的情景，栩栩如生的模型讓參觀者很容易瞭解甘地與印度的歷史，對於大眾教育而言，較之純文字介紹，此種展示方式具有趣味性與可親性，美中不足之處為解說內容不足。

#### 參觀象島 (ELEPHATA CAVES)

象島位於孟買省約三十分鐘船程，從著名的孟買門搭船前往。象島島上有巨形石雕，將整座山雕刻成佛寺與佛像，其歷史遠自西元四世紀開始。島上亦有住民，以販賣手工藝品和當地簡單的食物謀生。島上觀光資源以象島石雕為主，但衛生設施、導覽解說等觀光軟硬體配套措施嚴重不足。

#### 第八天 12/06 孟買 /班格洛

前往印度筆會的辦公室，拜會印度筆會 (INDIA PEN) 相關人員，與印度筆會人員進行交流，期望將台灣筆會有意加入國際筆會的訊息，作完整陳述，並期

盼印度筆會與以支持。邀請印度筆會人員，組團前來台灣參加即將舉辦的「亞洲文學會議」。印度筆會會長因患有老人癡呆症，已失智二年，故此行未能親訪。印度筆會也因會長遲遲無法改選，致業務推動發生阻礙。隨後搭機飛往班格羅，準備進行此行第三場重要文學交流活動。

### 第九天 12/07 班格羅

早餐後，專車前往訪問印度「國際詩人月刊社」，下午參加該月刊主辦的第七屆印度「國際詩歌節」，參訪團團員將登台朗誦詩作品，團員中擅長歌唱者，將演唱以詩作品譜寫的藝術歌曲，如；王昶雄詩作「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許丙丁詩作「菅芒花」、杜文靖詩作「足音」等等，並將和印度詩人進行會談，邀其參加「亞洲文學會議」，請他們協力促使台灣加入國際筆會。

黃處長率隊赴班格羅參加「國際詩人月刊社」所主辦的第七屆印度「國際詩歌節」，並在會場上致詞歡迎印度詩人來台交流。團員李敏勇先生在會場上發表了一篇俳句的論文，其他團員一一登台以中英文朗誦

詩作品，與會詩人均對台灣詩人的表現印象深刻，特別請當地女畫家配合俳句意象繪作圖畫致贈每一位台灣詩人。印度「國際詩人學會」為了感謝台灣詩人共襄盛舉，致贈所有團員一尊印度名詩人的塑像留念，期待未來台灣與印度文學的交流源遠流長。

### 第十天 12/08 班格羅／馬德拉斯

早晨與國際詩人月刊同仁進行早餐詩人會談，拜訪該刊主編阿克·魯定住處，感謝他前來台灣參加李魁賢文學國際討論會，邀其再度來台參加亞洲文學會議，隨後搭機飛往印度文化搖籃中心——馬德拉斯，進行此行最後一項文學交流活動。

一行人搭機趕赴在印度第四大城馬德拉斯，參加另一場詩歌朗誦會。朗誦會由印度「國際詩人學會」策劃，在當地由當年甘地創辦的印度語文研究中心舉行，該會主席（前省長）與會長特別親自接待台灣詩人團，並在會場一一介紹台灣詩人，同時邀請文建會黃武忠處長致詞，黃處長表示印度是一個文明古國，有很深厚的文學文化傳統，希望印度的朋友藉詩歌交流的機會，更深入了解台灣的文化。

## 第十一天 12/09 馬德拉斯／新加坡

上午參觀馬德拉斯博物館。下午專程拜訪印度「國際詩人學會」，舉行座談交流，同時籲請該學會協助台灣加入國際筆會。隨後即驅車赴機場，經新加坡返回台灣。

## 第十二天 12/10 新加坡／台北

自新加坡轉機返抵台北

### 建議

在印度期間，台灣詩人團參訪德里、加爾各答、孟買、班加羅爾、馬德拉斯等重要城市，包括古傑瑞夫人、李克爾·默圖蘇丹學會、泰戈爾故居、森林學校、甘地紀念館、《詩人國際》月刊、國際詩人學會等，參加他們為台灣詩人舉辦的朗誦會，啟動台印詩的心靈交流第一步。

#### (一) 大眾傳播媒體及社會人士之反應或評價：

1. 在出訪前，台灣筆會曾製作了一本《心靈的對話》小冊，內容包括訪問詩人的作品（中英對照）及李魁賢的致詞稿和李敏勇談「俳句」的文章，目的是希望透過翻譯作



品，讓印度詩人瞭解台灣詩人的作品和特色。三百本《心靈的對話》皆分送給拜訪人士及與會人士。

2. 三個主辦單位，會前皆作相當大的宣傳，向他們的會員、詩友告知台灣詩人的來訪，其熱忱令人感動。尤其《詩人國際》月刊與國際詩人學會對台灣詩人訪問團更是禮遇有加。
3. 印度詩人團體多為高級知識份子(包括法官、教授、醫生、工程師等)，透過詩的交流，讓他們瞭解台灣的文學，是一項成功的文化交流。

#### (二) 綜合檢討或改進建議：

1. 在此次參訪的基礎下，希望未來能繼續與印度詩壇保持密切聯繫。
2. 有關單位與筆會應培養具外文能力人才，以方便聯絡與作交流的工作。另外，平時亦應關心其他友好的國際詩人作家，有機會於國內舉辦國際性的文學會議時，邀請他們來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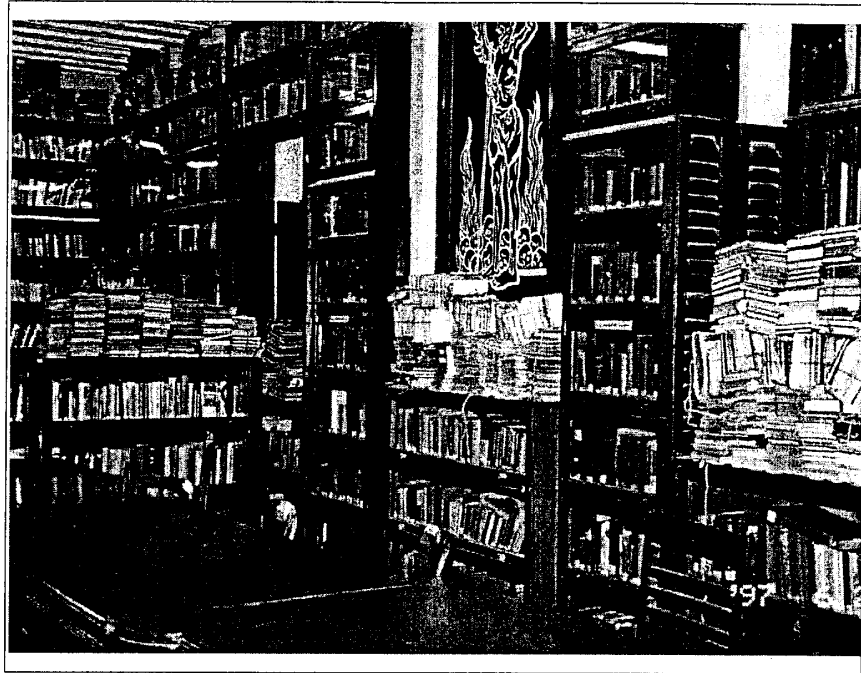


圖 1：甘地紀念館 藏書未妥善建檔典藏及維護



圖 2：

甘地紀念館

黃處長與甘地畫像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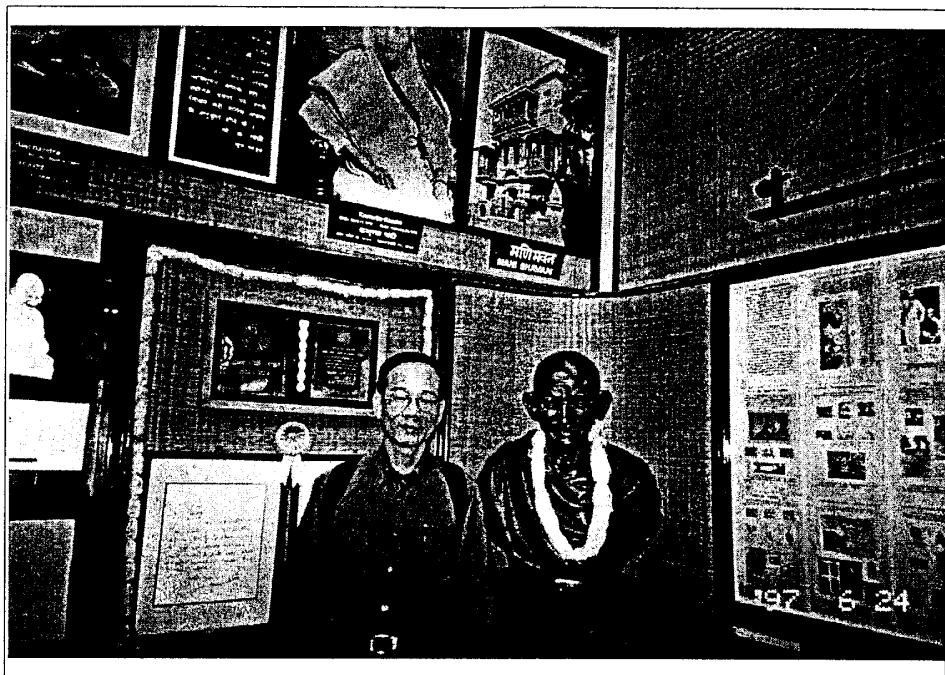


圖 5：甘地紀念館 甘地塑像及照片



圖 6：甘地紀念館 三樓以蠟像模型介紹甘地的一生 此圖為甘地死  
後火葬的情形



圖 7：甘地紀念館 甘地病榻中與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晤談的蠟像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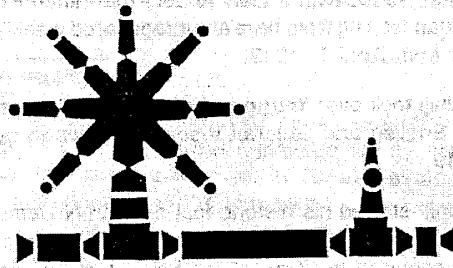
圖 8：甘地紀念館 甘地為倡導平等觀念接觸「賤民」的蠟像模型

---

# MANI BHAVAN GANDHI SANGRAHALAYA

---

One of the important  
Gandhi Memorial Museums  
in the Country



TRUTH

NON-VIOLENCE

Mani Bhavan in Bombay will ever remain a precious memory to all those who visited it on many occasion when Gandhiji used to stay there. I am glad therefore, that this house is being converted into a Gandhi Memorial

- JAWAHARLAL NEHRU

圖 9：甘地紀念館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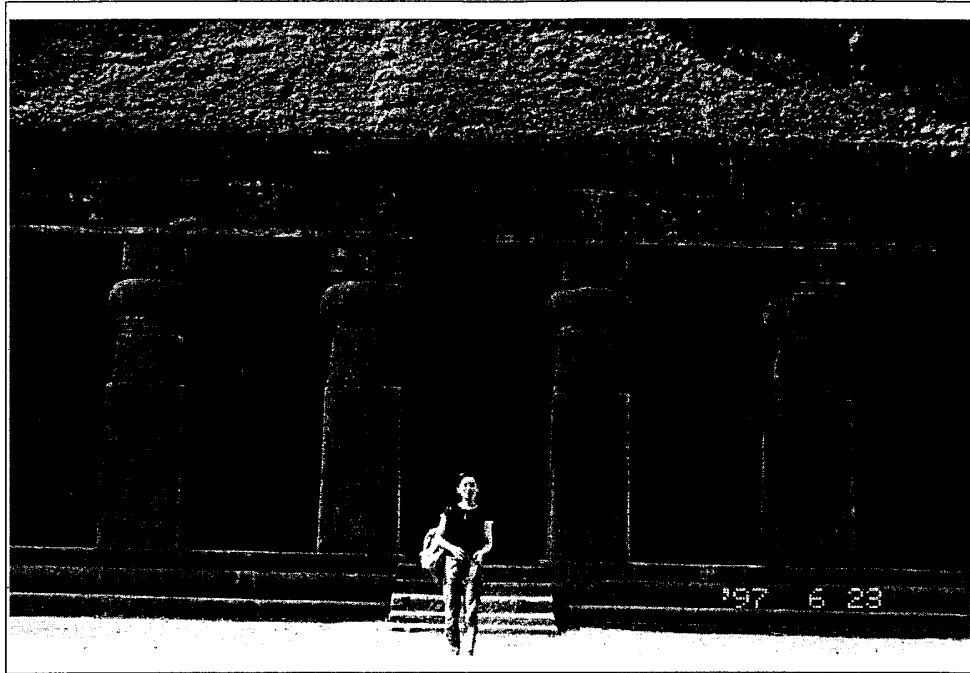


圖 10：象島 象島上人工刻鑿的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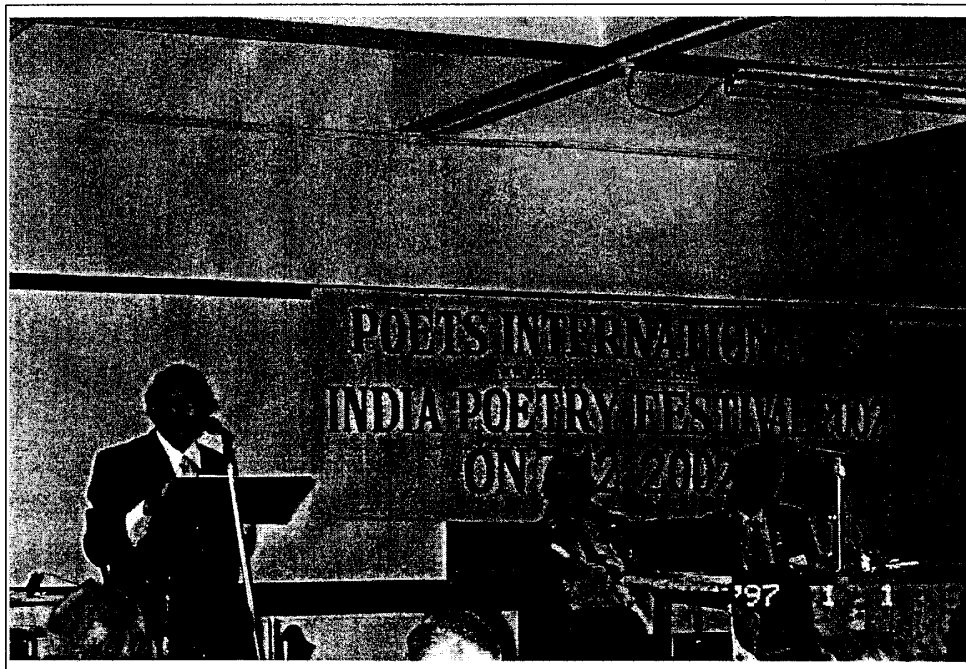


圖 11：班格羅 國際詩人月刊社所舉辦的第七屆印度詩人節活動，致

詞者為會長法赫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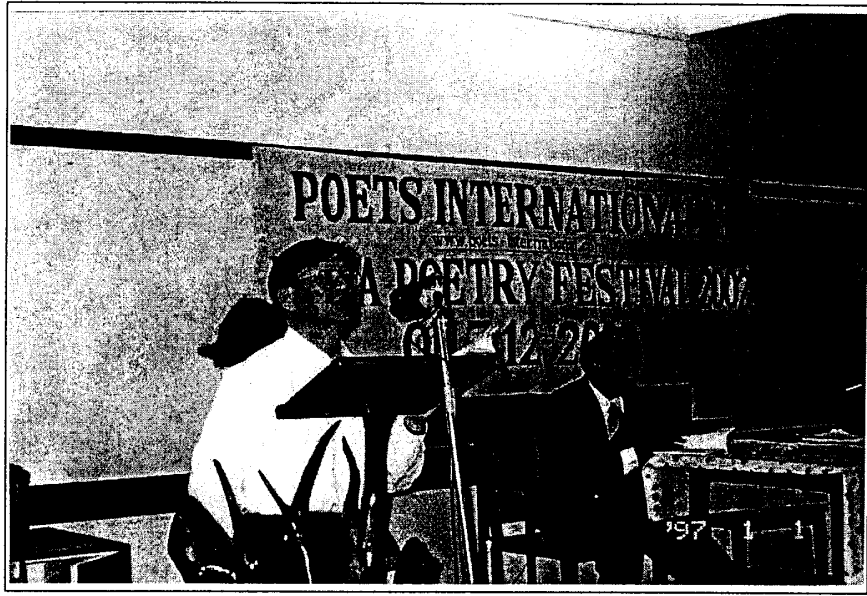


圖 12：班格羅 詩人李敏勇先生朗誦詩歌



圖 13：班格羅 台灣詩人團團長曾貴海先生朗誦詩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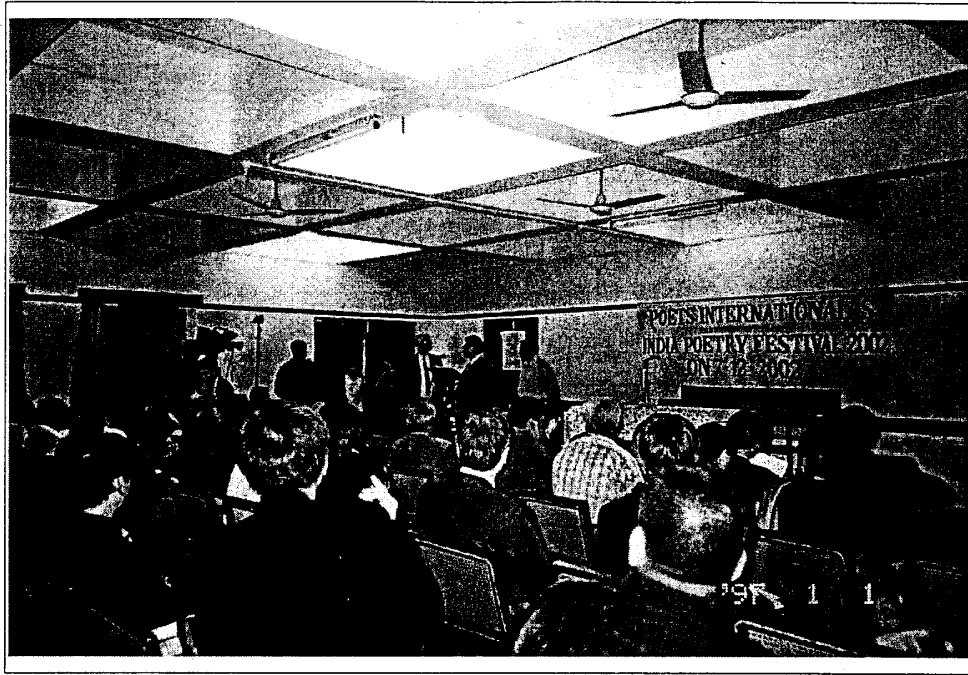


圖 14：班格羅 詩歌節活動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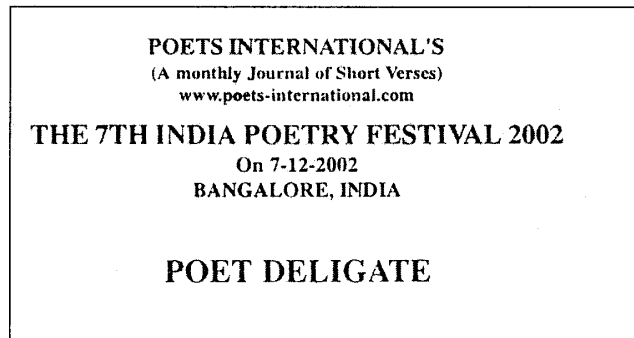


圖 15：國際詩歌節詩人代表出席證

## **PROGRAMME**

- 10-00 a.m. : Prayer
- 10-05 a.m. : Welcome Address By  
**Dr. SYED AMEERUDDIN**
- 10-15 a.m. : Honouring Taiwanese Poets & Address by  
His excellency **Dr. A. PADMANABAN**
- 10-30 a.m. : Address By  
**Dr. LEE KUEI - SHIEN**
- 10-45 a.m. : Release of Book of Poems written by  
**Dr. A. PADMANABAN** & Address by  
**Dr. KRISHNA SRINIVAS**  
Release of Book of Poems written by  
**Dr. V. KONDAL RAO** by  
**Dr. A. PADMANABAN**
- 11-00 a.m. : Tea break
- 11-15 a.m. : **POETS MEET**  
**TAIWANESE POETS**  
**Dr. SHANKAR SHASTRY** (Gen. sec. DBHPS)  
**Dr. AVVAI NATARAJAN**  
**Dr. J. BAPUREDDY, I.A.S. (Retd.)**  
**Dr. SETHUKUMANAN**  
**BHARATHI KAVALAR RAMAMURTHY**  
**KUVAI AMUDAN**  
**Dr. J. MADHU DHAWAN**  
**KUMARI CHEZHIAN**  
**Dr. V. KONDAL RAO**  
**Smt. AMBIKA ANANTH**  
**Dr. P.K. BALASUBRAMANIAN**  
and Many other poets
- 1-15 p.m. : Vote of Thanks

圖 16：詩歌節活動流程表

## **PROGRAMME**

- 10-00 a.m. : Prayer
- 10-05 a.m. : Welcome Address By  
**Dr. SYED AMEERUDDIN**
- 10-15 a.m. : Honouring Taiwanese Poets & Address by  
His excellency **Dr. A. PADMANABAN**
- 10-30 a.m. : Address By  
**Dr. LEE KUEI - SHIEN**
- 10-45 a.m. : Release of Book of Poems written by  
**Dr. A. PADMANABAN** & Address by  
**Dr. KRISHNA SRINIVAS**  
Release of Book of Poems written by  
**Dr. V. KONDAL RAO** by  
**Dr. A. PADMANABAN**
- 11-00 a.m. : Tea break
- 11-15 a.m. : **POETS MEET**  
**TAIWANESE POETS**  
**Dr. SHANKAR SHASTRY** (Gen. sec. DBHPS)  
**Dr. AVVAI NATARAJAN**  
**Dr. J. BAPUREDDY, I.A.S. (Retd.)**  
**Dr. SETHUKUMANAN**  
**BHARATHI KAVALAR RAMAMURTHY**  
**KUVAI AMUDAN**  
**Dr. J. MADHU DHAWAN**  
**KUMARI CHEZHIAN**  
**Dr. V. KONDAL RAO**  
**Smt. AMBIKA ANANTH**  
**Dr. P.K. BALASUBRAMANIAN**  
and Many other poets
- 1-15 p.m. : Vote of Thanks

圖 17：詩歌節活動流程表



圖 18：馬德拉斯 與國際詩人學會成員會談



圖 19：黃處長致贈本會贈送國際詩人學會禮物

(台灣原住民珠繡圖)



圖 20：馬德拉斯 當地詩人及民眾踴躍參加詩歌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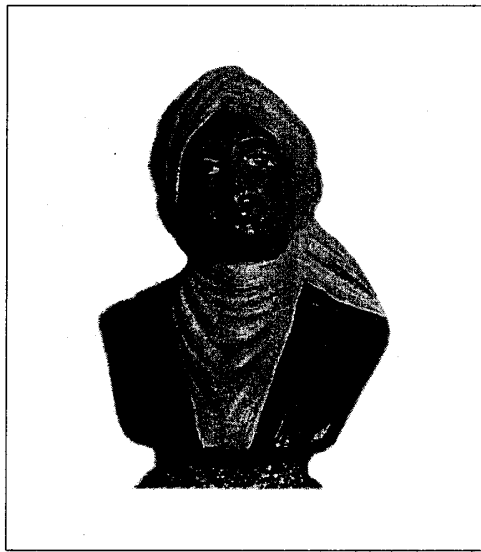


圖 21：馬德拉斯 國際詩人學會致贈印度詩人塑像

## 台灣詩人團拜訪行程及受訪者簡介

11/29

古傑瑞夫人 (Mm. Shiela Gujral)

印度前總理古傑瑞的夫人代表印度總統凱姆拉接待台灣詩人團。古傑瑞夫人長期從事兒童福利工作，並曾擔任六年女作家協會會長，出版過小說、傳記、劇作、詩集等二十九部著作。

12/7

穆罕默德.法赫魯定 (M. Fakhruddin)

詩人國際月刊主編暨印度俳句會長

12/9

帕德瑪納邦博士 (Dr. A. Padmanaban)

馬德拉斯米佐拉姆 (Mizoram) 中央直轄區的前省長、印度作家協會名譽會長。

克利斯納.施禮尼華斯博士 (Krishna Srinivas)

印度詩壇泰斗。曾於一九七三年來台北參加第二屆世界詩人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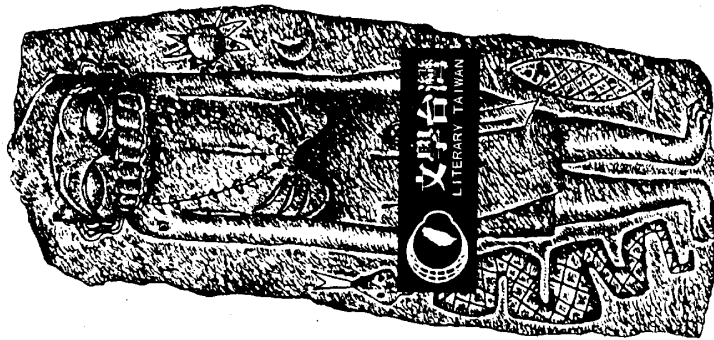


## 意義深遠的印度文學之旅

台印兩國素無正式外交關係，但台灣詩人訪問團，包括李魁賢、曾貴海、李敏勇、鄭焜明、許梅之、杜文靖、沈花未、江自得、路寒袖、陳坤崙及文建會黃武忠處長、王薰雅小姐等人，於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十日，短短的兩個禮拜中，幾乎繞了印度一圈，分別參訪德里、加爾各答、孟買、班加羅爾、馬德拉斯等大都市，深深感受到印度古文明與現代性的衝擊。除了宗教以外，泰戈爾與甘地已成為印度崇高的精神象徵。

一行人曾於十一月三十日在加爾各答參加 M·M 學會頒獎給李魁賢的儀式及詩朗誦會。十二月七日在班加羅爾參加由《詩人國際》月刊主辦的第七屆印度詩歌節，及十二月九日於馬德拉斯由國際詩人學會為台灣人舉辦的「世界詩日」詩朗誦會，印度詩人的熱情、真誠，令人難忘。

這張照片攝於十二月七日，《詩人國際》月刊主辦的詩朗誦會上。中央為主編穆罕默德·法赫魯定博士。（文圖：鄭焜明）



- 129 無聲的遠去／黃樹根  
——送孝兄遠行
- 131 旅日詩抄(一)／岩上
- 136 爭吵書／紀明宗
- 137 族／陳銘堯
- 138 《台灣》詩集／龍秀美 作·金培懿 譯
- 157 真與美／東方白
- 189 白狗的歸鄉路／郭麗娟
- 212 田尾摩機眾生錄／葉公誠
- 233 羅曼史／張碧淵 著·邱香凝 譯
- 244 文化／文學的產銷／林鎮山  
——探索女性書寫的新／心做圖
- 260 反客爲主的日據女性小說／呂明純  
——張碧淵〈羅曼史〉初探
- 279 沈默的翻譯者／張明敏  
——賴香吟〈翻譯者〉的歷史追憶與想像
- 298 楊雲萍的文學與歷史／林瑞明
- 336 恭送「鄉土文學」走入歷史／彭瑞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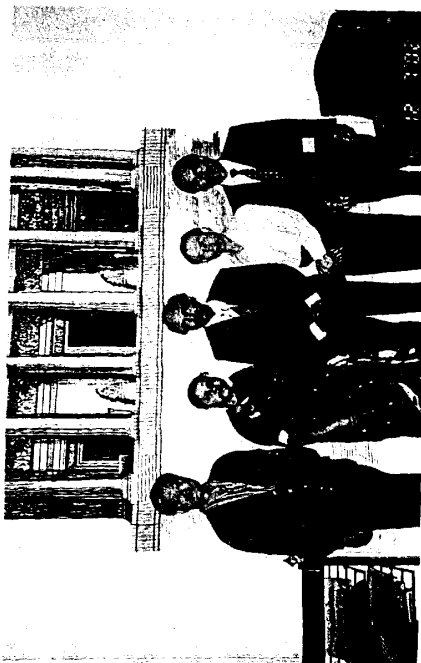
小說

評論

編後記



▲訪問團攝於馬德拉斯國際詩人協會（世界詩日），12.9。



▲攝於班加羅爾飯店，左起：李魁賢，M. Fakhruddin夫婦、曾貴海、鄭炯明，12.17。



## 文學交流

# 印度詩旅

李 魁 賢

台灣詩人李魁賢、曾貴海、李敏勇、鄭燭明、許悔之、杜文靖、沈花末、陳坤崙、路寒袖與文建會黃武忠處長、王薰雅小姐組團出訪印度算是一次創舉。為了產生實質的文學交流效應，而不是旅遊的性質，乃先行安排了參訪對象和節目，透過詩和人員的交流，進行文學的接觸，以促進國際間的瞭解和友誼。

因此，在短短的兩星期行程中，幾乎繞遍了印度，在分別佔有印度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貿易首府地位的排名五大城市新德里、加爾各答、孟買、班加羅爾、馬德拉斯，安排了交流活動，由於行程緊湊，甚至還有未暢所欲言，意猶未盡的感覺。

出發前三天突接印度朋友通知代為安排台灣詩人朋友晉見印度總統凱拉姆（Dr. A. P. J. Abdul Kalam），希望由我自己寫一封求見的信函，逕寄印度總統府，但因印度郵電系統不很理想，用快遞寄送也緩不濟急，而我們在新德里的行程只有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天的空檔，指定日期要求總統接見似乎也不太禮貌。



▲ 訪問團與希悅拉、古傑瑞夫人合影，2002.11.28。

我只好把給印度總統的信由電子郵件送到班加羅爾，請印度俳句會會長穆罕默德·法赫魯定博士（Dr. Mohammed Fakhrudin）轉給新德里的前總理夫人希悅拉·古傑瑞（Mrs. Sheila Gujral），由她轉往總統府，面見總統安排。

印度總統凱拉姆雖然是主持印度飛彈發展計劃的科學家，卻也是一位傑出詩人，在他名列印度暢銷書第一名排行榜的自傳中，處處顯露對師長、同事、後進的關懷、同情、體諒、溫馨的敘述，顯示他的文化體質。

我們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約三點才到達新德里旅館，天亮連絡古傑瑞夫人，知道總統當天排不出時間，轉請古傑瑞夫人代他致意，於是古傑瑞夫人在官邸邀請我們喝茶。由於印度社會治安不是很穩定，因此政要的保護措施頗為嚴密。我們進官邸的安檢幾乎比機場還要

嚴格。

古傑瑞夫人年登耄耋，仍然精神矍鑠，待人親切，準備許多茶點，殷殷勸用。又特別找來印度詩會資深秘書考爾博士（Dr. M. K. Kaul），讓我們彼此討論台印進一步在詩的交流方面盡一份心力的合作意願。我向古傑瑞夫人表達台灣詩人們對印度總統詩人身份的敬意，也表示瞭解古傑瑞夫人一生寫詩不輟的敬仰。

古傑瑞夫人長期從事兒童福利工作，隨古傑瑞出使蘇聯時，即積極投入印蘇文化交流。回國後，會擔任女作家協會會長六年之久，她平生出版二十九部著作，除小說、傳記和劇作外，以英文、印度文，著述華文出版的詩集有二十部。由於詩的心靈溝通，聊得很愉快，在她佈置樸素，頗富藝術氣氛的會客室合照。告別時贈送我兩部詩集《兩塊黑色煤渣》（一九八五年）和由畫家古普塔（Manav Gupta）配畫的短詩集《火花》（二〇〇二年）。

第二站到加爾各答，主要是參加麥克爾·默圖蘇丹學會在十一月三十日的頒獎典禮。這個學會創立於一九七〇年，為紀念印度第一位現代孟加拉語文學的偉大詩人麥克爾·默圖蘇丹·達達（Michael Madhusudan Datta, 1829-1873）而設。M. M. 學會每個月舉辦文學討論會、學術演講、以及詩朗誦會，在文學之外，學會特別著重在資助孤兒和貧窮兒童的教育，以及鄉村窮困婦女的職業訓練，協助其謀生能力。

M. M. 學會今年頒贈獎項有詩、戲劇、小說、美術、歌曲、社工和發明獎，除了我獲得最佳詩人獎和法國阿爾伯特·魯薩（Albert Russa）獲得小說獎外，其餘均頒給印度人。

M. M. 學會頒獎儀式由理事主席西雅瑪·庫摩·沈（Siyamal Kumbhar Sen，前西孟加拉省省長，現任安拉爾巴德高等法院主任法官）主持，學會秘書畢德翰·達達（Bichan Datta）司會。由於M. M. 學會理事大多為法官和政府官員，逐一講話費了不少時間。頒給我以麥克爾·默圖蘇丹·達達造型的獎座和一块金牌後，讓我發表了〈向印度人民致敬〉的演講。在繼續頒發其他獎項當中也穿插一些歌唱節目加以調節，但因容納了二百多人的場所已稍嫌侷促，以致後來特別為台灣詩人安排的朗誦詩節目，也感到效果不能充分發揮，又因儀式已進行了三、四小時，以致無法全部出場朗誦，而畢德翰·達達獨斷獨行的作風，缺少協調的風格，令人感到有些遺憾。

到了孟買，主要想拜會印度筆會秘書長尼西姆·以西結教授（Prof. Nissim Ezekiel



▲ 李魁賢先生接受M. M. 協會頒獎，2002. 11. 30.



▲ 訪問團攝於加爾各答泰戈爾紀念館，2002.11.30

(release) 新書發表倒是非常簡單樸素的儀式，把新書預先包裝好，詩主持人打開來「秀」給大家看，然後把第一本書贈送給主席旁的貴賓，儀式就完成了。

《詩人國際》月刊創辦於一九八三年，今年剛滿二十年，由於班加羅爾是印度的科技城市，所以法赫魯定也率先把月刊內容上網，試行結果非常滿意，因此明年起《詩人國際》按月上網發表，不再出書，而到年底再印成平面的年刊，今年的《詩人國際二〇〇二年》便是此項創舉的濫觴，此集一口氣發表了我十五首詩。

上午的議程是研討會，主題是「新時代文學(俳句、短歌、禪詩、七五調)」，先由法赫魯定自己進行申論，作為引言，發表論文的共有台灣詩人李敏勇、英國詩人戈登·傑·印德雷(Gordon J. Hindley)，以及印度的

)。因為台灣筆會在一九八七年成立時，我曾寫信給亞洲幾個國家的筆會打招呼，以西結教授當時就是印度筆會秘書長，他是第一位寫信來祝賀台灣筆會成立的外國朋友，並寄來《印度筆會季刊》(當時已發行四十八年)，後來連續寄贈兩年，連絡也逐漸中斷。

想拜訪他，卻得不到回音，打聽結果，知道他已生病住院兩年多，印度筆會因屬秘書長制，會務也無形中停頓。繼續獲得確切消息是，他患了失憶症。但台灣詩人訪問團到了孟買，還是按照預定行程到印度筆會會址，外部雖貼有活動節目告示，但大門深鎖，無人上班。樓上圖書資料館有一位老先生非常熱心打電話到處找以西結教授的兒子艾斯卡納，他在強生公司任職，到處巡視，從一個分店找到另一個分店，一直追蹤，但因已到午休時間，我們只好抄下電話號碼離開。下午找到艾斯卡納時，他在開會中，以緊急事故請他接聽了電話。艾斯卡納說，以西結教授在私人醫院療養，完全失去智能，連他也不認識，他每星期去探望一次，病情毫無進展，他表示很感謝台灣詩人遠道而來探病的盛情，但去也無用，我們只能表達關切，終於放棄去探視的念頭。

到了班加羅爾是要參加十二月七日的第七屆印度詩歌節，由《詩人國際》(Poets International)月刊主編和印度俳句會會長穆罕默德·法赫魯定主辦。一九九八年第三屆印度詩歌節上曾頒給我「一九九七年度最佳世界詩人獎」，當年我因痛風發作，不良於行，未曾親自出席領取。法赫魯定邀請我今年主持開幕典禮並首揭《詩人國際二〇〇二年》。

主持開幕典禮實際上只是坐在主席台上，一切事務是由司會法赫魯定安排和調度。首揭

尼埃姆·烏拉汗博士 (Dr. Nayeem Ulla Khan) 和納莉妮·沙瑪小姐 (Nalini Sharma) )。討論會結束，由我發表演講，重複〈向印度人民致敬〉的講稿。

下午朗誦詩由法赫魯定主持。他採取台灣詩人和印度詩人交叉朗誦的方式。台灣詩人因人數固定，且事先已印成漢英雙語的《詩的心靈對話》發給現場出席人員，因此不但主持人容易掌握，聽眾也有文本對照較容易理解。但印度除少數自備有限量的影本分發外，大多數是只給主持人一份副本，甚至也有人朗誦完才把原稿呈交主持人，以致主持人在時間控制上比較難以把握。但法赫魯定除了嚴密控制進度外，還把台灣詩人順序最後一位的鄭炯明排在整個朗誦節目的壓軸，顯示他處理事情的周到和細心。

最後一站來到馬德拉斯，在都市和社會生活的初步印象上，隨著我們的行程所看到的印度都市，是愈來愈進步、愈乾淨，愈適合居住。

設在馬德拉斯的國際詩人學會會長是薩伊德·阿彌魯定教授 (Prof. Syed Ameeruddin)，奉印度詩壇泰斗九十高齡的克利斯納·施里尼華斯博士 (Krishna Srinivas) 為主席。創辦已四十三年的《詩人》(Poet) 月刊和世界詩刊出版《世界詩》(World Poetry) 年刊，都以施里尼華斯為會長和主編，而以阿彌魯定為聯絡人。國際詩人學會也出版有《國際詩人》(International Poets) 季刊，已進入第九年度。

阿彌魯定知道台灣詩人訪印之舉，決定籌辦「世界詩日」(World Poetry Day)，不但請出了施里尼華斯，還找來米佐拉姆中央直轄區 (Mizoram) 的前省長、印度作家協會

名譽會長的帕德瑪納邦博士 (Dr. A. Padmanaban) 主持會議。阿彌魯定做事似乎更為周到，他在十二月九日一早到我們住宿旅館共進早餐，送來邀請卡，對會議程序的安排交換意見，然後親自帶我們前往會場，設在 Hindi Prachar Sabha，這是當年甘地工作過的地方。

帕德瑪納邦博士和施里尼華斯博士分別在會客室先接待我們。施里尼華斯博士頻頻提起一九七三年來台北圓山大飯店參加第二屆世界詩人會議時見面以及我翻譯過他的詩，神情愉快，非常健談。他們兩位帶我們進會場時，坐滿一百多座位的詩人和聽眾紛紛起立表示敬意。坐定後，大會為施里尼華斯博士和全體台灣詩人訪問團員一一獻哈達，並致贈每位一尊印度泰米爾語傑出作家蘇比拉馬尼亞·巴拉提 (Mahakavi Subramaniana Bharathi) 的半身塑像。

世界詩日由阿彌魯定教授致歡迎詞，對台灣詩人來訪極表推崇，表示歡迎加入國際詩人協會。接著再由帕德瑪納邦博士對台灣詩人致頌詞 (Honouring Taiwanese Poets)。接著是新書發表會，由施里尼華斯博士首揭帕德瑪納邦博士的詩集《額非爾士峰》，而由帕德瑪納邦博士首揭孔達禮·拉烏博士 (Dr. V. Kondal Rao) 的詩集《我感覺》。兩本詩集的頁冊都贈送給我，深感榮寵。

本來新書發表排在我演講之後，但因施里尼華斯博士年高，耐不住久坐，故把新書發表提前，而在施里尼華斯博士主持新書發表後即先行回家休息。

## K 氏獎

### 二〇〇二年 K 氏台灣青年人文獎

文學台灣基金會  
計劃執行人 / 李敏勇

K 氏台灣青年人文獎，是由 K 女士提供的獎助計劃，在於鼓勵台灣青年在人文領域學習之路的努  
力。這項獎助的前身是委由台基基金會辦理多年的台灣醫學人文獎。

本獎採取主動發掘人選的方式。希望每年擇定兩位得獎人，各頒予新台幣五萬元，以鼓勵大專院  
校各級學生或自學青年在人文領域的創作、研究或推展、服務，顯示成績，並能持續進修的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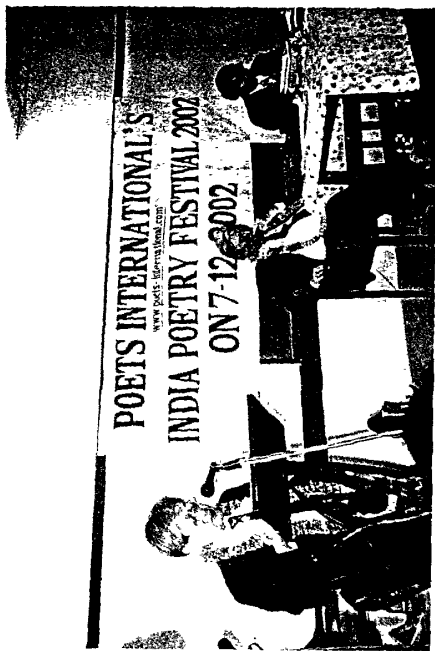
#### 〈得獎人介紹〉

1. 阮美慧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

從碩士論文《笠詩社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到博士論文《台灣精神的回歸：六、七〇年代台  
灣現代詩風的轉折》，鍥而不捨地探觸台灣詩史發展軌跡，尋求台灣詩文學的本土見證。

2. 王貞文 德國伯特利神學院 (Kirchliche Hochschule Bethel) 博士研究生

出版多本文學與神學隨筆，對於台灣歷史與社會積極觀照介入。在台灣的鄉土與德國的鄉  
土之間建構一種凝視的視野，並譯介德語文學作品，開拓台語文學情境，豐富台灣文化內  
涵。在文學與神學，文化與宗教之間形塑新的探索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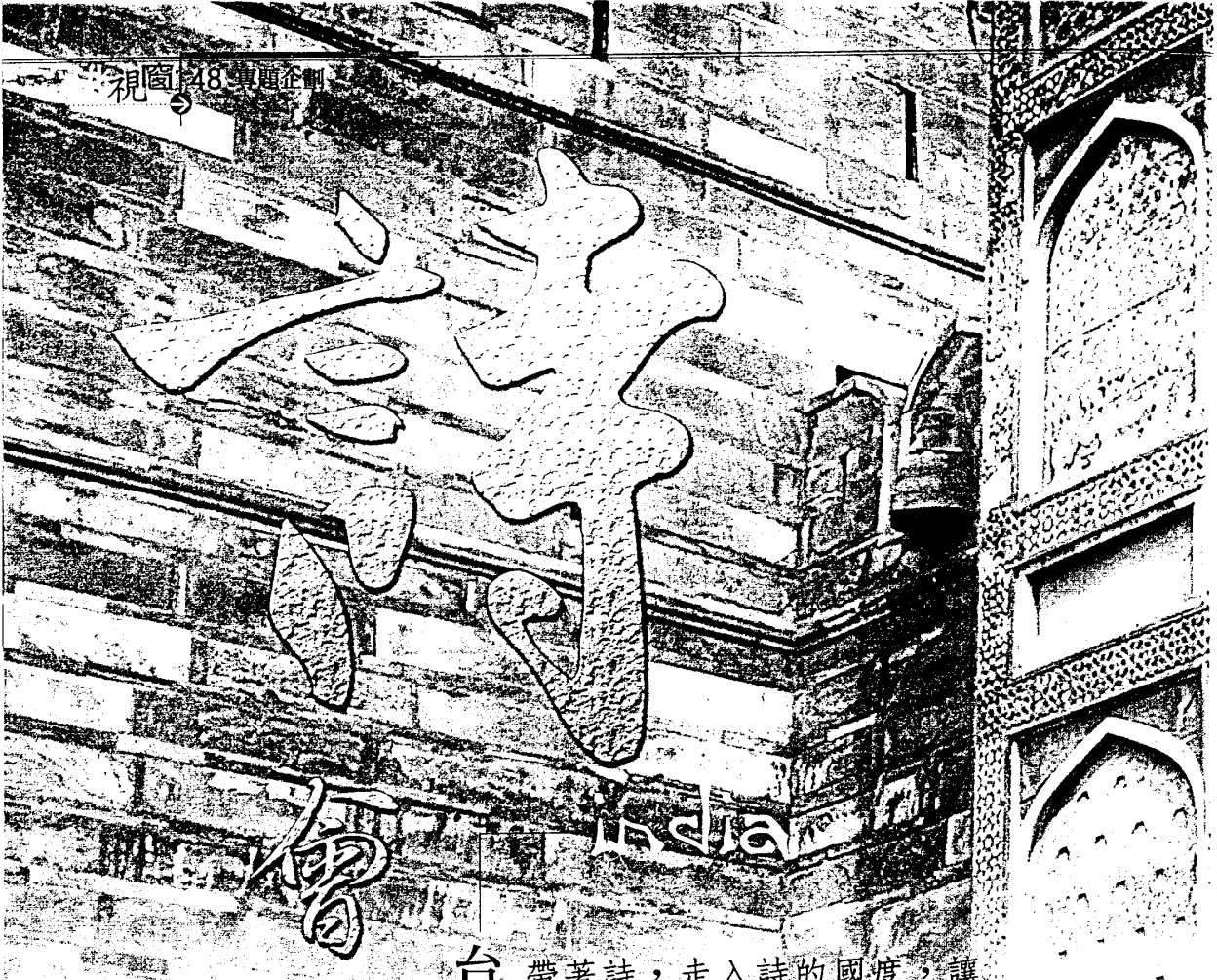


▲ 李魁賢於班加羅爾印度詩歌節上朗誦作品，2002.12.7

我的演講仍然是〈向印度人民致敬〉的講  
稿，因為講稿都提到此行有關的三個單位，故  
一體通用。演講後，我特別介紹黃武忠處長代  
表文建會主委陳郁秀（部長）與會致詞，並贈  
送禮物給帕德瑪納邦博士、施里尼華斯博士和  
阿彌魯定教授。

「世界詩日」詩朗誦會安排方式和印度詩  
歌節不同，台灣詩人集中在前半段，而且以逆  
序方式，正好和印度詩歌節的順序相反，在台  
灣詩人朗誦完後，由台灣事會理事長曾貴海致  
贈禮物給帕德瑪納邦博士和阿彌魯定教授。後  
半段才由印度詩人接續朗誦。

至此，印度詩旅全程結束，晝夜從馬德拉  
斯飛新德里。本來古傑瑞夫人希望我們回程到  
新德里停留，她將重新安排見印度總統，但因  
國際飛行班次改變麻煩，乃作罷，即在新德里  
轉機直返桃園，完成一次深具意義的國際文學  
交流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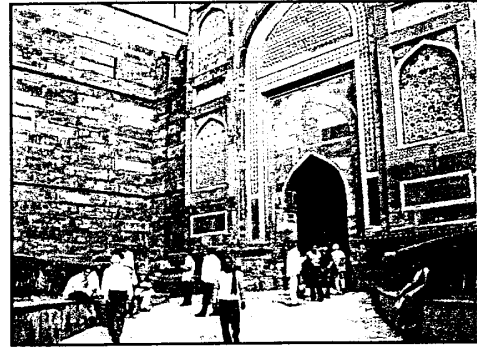


視窗 48 專題企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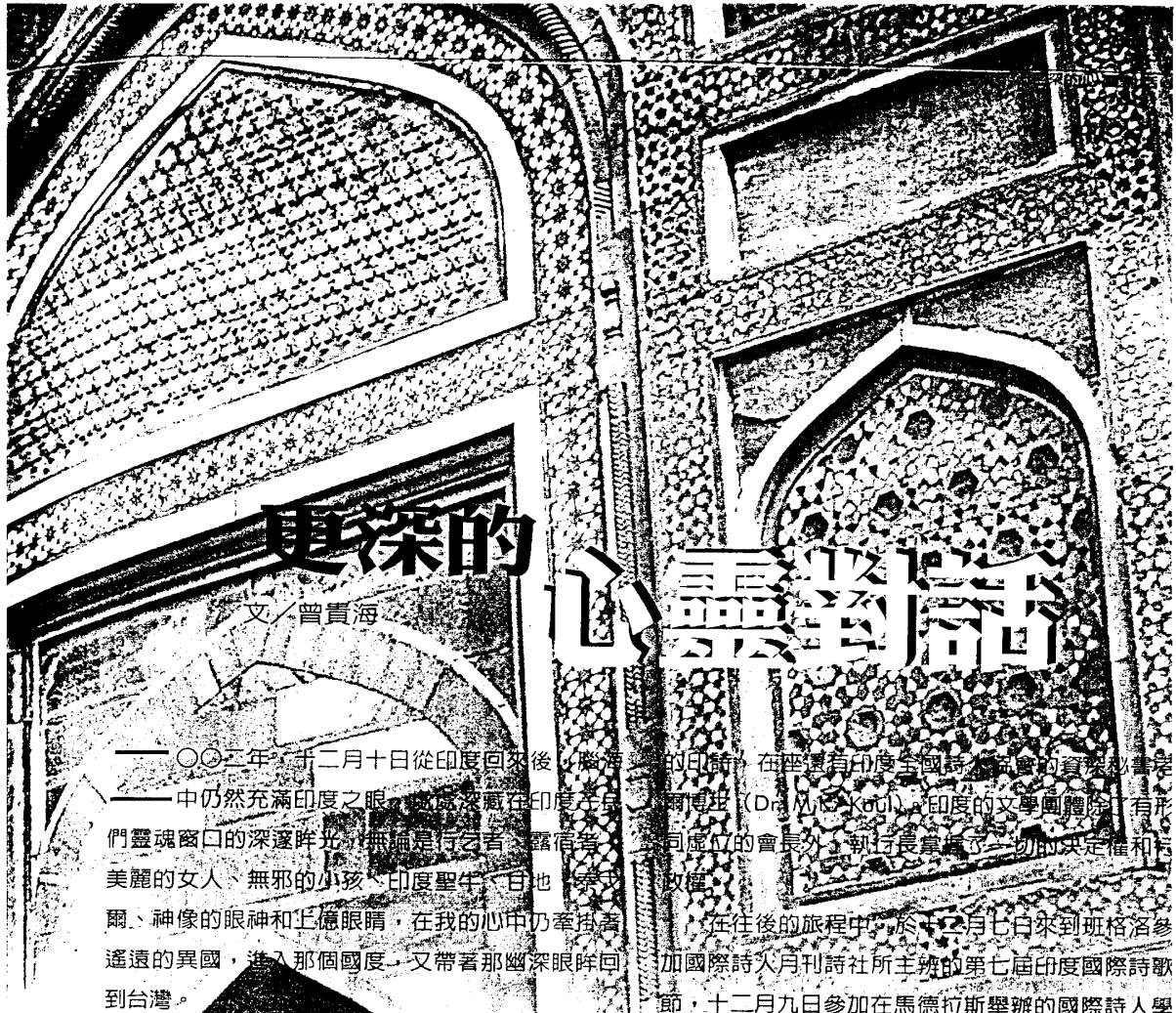
# 詩會 印度

## 台灣詩人首度組團出訪印度

帶著詩，走入詩的國度，讓  
台灣詩人輕輕觸探一個受傷的文明  
於長葉暗羅的濃蔭中  
展開更深的心靈對話  
在偉大與卑微的國度裡  
見證了矛盾的真實存在



城牆為紅砂岩的阿格拉堡。(攝影／路寒袖)



# 更深的心靈對話

文／曾貴海

——〇〇二年十二月十日從印度回來後，腦海中仍然充滿印度之眼，處處深藏在印度左目們靈魂窗口的深邃眸光，無論是行乞者、露宿者、美麗的女人、無邪的小孩、印度聖牛、白地、泰瓦爾、神像的眼神和半億眼睛，在我的心中仍牽掛著遙遠的異國，進入那個國度，又帶著那幽深眼眸回到台灣。

這次的印度文學交流之旅，一共有十位台灣詩人和文建會黃武忠處長，共組印度行，最重要的行程是去參加十一月三十日在加爾各答舉行的受獎典禮。這個學會叫麥克爾·默圖蘇丹學會（Michael Madhusudan Academy），每年都頒贈給在文學、藝術、民俗歌謠及學術研究方面有成就的人。此次只有魁賢兄和另一位法國小說家是外國人。

李魁賢近六年多來，在印度發表了大約近六十首詩作，也在印度得了三個詩獎，因此他笑說他在印度比台灣更出名。他個人默默的打開了東方古國詩學會及詩刊的幽深窗門，獨自搭構了印度與李魁賢文學的堅實橋樑，也等於是台印文學的通路。認識魁賢兄這麼多年，這次台印之旅才知道他的努力和付出，相信日後會有更多的台灣詩人跟隨魁賢兄走向這個東方的詩人國度，不再讓他踽踽獨行。

一行人在十一月廿八日去拜訪前印度總理夫人希悅拉·古傑瑞（Mdm. Shiela Gujral），她是前印度女作家協會的會長，寫過不少不同詩風與俳句式

的日詩。在座還有印度全國詩人協會的資深秘書長爾博拉（Dr. M. K. Kaul）。印度的文學團體除了有形同虛位的會長外，執行長掌管了一切的決定權和行政權。

在往後的旅程中，於十二月七日來到班格洛參加國際詩人月刊詩社所主辦的第七屆印度國際詩歌節，十二月九日參加在馬德拉斯舉辦的國際詩人學會座談交流與詩歌朗誦。這兩個詩人團體的組織都比台灣大，尤其國際詩人學會的成員都是一些受肯定的詩人和教授，當地的前省長詩人帕德瑪納邦博士（Dr. A. Padmanaban）也是全程參加，他們的聚會所是甘地曾經與當地領導者共商如何復活及教育當地居民語言的地點，因此可以說是該省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歷史場景。

在兩個星期的印度之旅中，相信在表面的旅程與活動外，大家內心中一定像印度公路上飛馳不停瀕臨追撞的感受一樣，整個印度以一波又一波令人五臟翻騰的印象與心象，撞擊著每一位成員，這些感受相信不會隨著我們所拍攝的照片一樣隨時間而發黃。印度，一個詩人之國，也是一個震撼又令人迷惑的國度。

往後台印文學與文化交流，正如魁賢兄所說，不是他一個人的努力就夠了，如何建立更深的心靈對話，應是這次印度之旅的課題。㊦

（作者為台灣筆會理事長）



帶著

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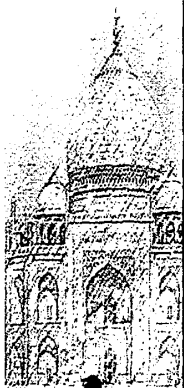
# 走入詩的國度

我的朋友跟我說笑，

說我在印度比在自己的國家更有名，

甚至說我快變成印度的詩人了。

文／李魁賢 攝影／路寒袖



印度擁有不少古蹟，也造就了豐富的文學、藝術活動。

台灣詩人組團出訪印度算是一次創舉。除了產生實質的文學交流效應，而不是旅遊的性質，乃先行安排了參訪對象和節目，透過詩和人員的交流，進行文學的接觸，以促進國際間的了解和友誼。

因此，在短短的兩星期行程中，幾乎繞遍了印度，在分別佔有印度政治、經濟、文化、



詩人們滿懷憧憬前來詩國印度訪問；圖為鮮明有勁的印度街景。



科技、貿易首府地位的排名五大城市新德里、加爾各答、孟買、班格洛、馬德拉斯，安排了交流活動。由於行程緊湊，甚至還有未暢所欲言，意猶未盡的感覺。

### ■一生寫詩的古傑瑞夫人

出發前三天，突接印度朋友通知代為安排台灣詩人朋友晉見印度總統凱拉姆（Dr. A.P.J. Abdul Kalam），希望由我自己寫一封求見的信函，逕寄印度總統府。但因印度郵電系統不很理想，用快遞寄送也緩不濟急，而我們在新德里的行程只有十一月廿八日一天的空檔，指定日期要求總統接見似乎也不太禮貌。

我只好把給印度總統的信由電子郵件送到班格洛，請印度俳句會會長穆罕默德·法赫魯定博士（Dr. Mohammed Fakhruddin）傳給新德里的前總理夫人希悅拉·古傑瑞（Mdm. Shiela Gujral），由她持往總統府，面見總統安排。

印度總統凱拉姆雖然是主持印度飛彈發展計畫的科學家，卻也是一位傑出詩人，在他名列印度暢銷書第一名排行榜的自傳中，處處顯露對師長、同事、後進的關懷、同情、體諒和溫馨的敘述，顯示他的文化體質。

我們在十一月廿八日清晨約三點才到達新德里旅館，天亮連絡古傑瑞夫人，知道總統當天排不出時間，轉請古傑瑞夫人代為致意，於是古傑瑞夫人在官邸邀請我們喝茶。由於印度社會治安不是很穩

定，因此政要的保护措施頗為嚴密。我們進官邸的安檢幾乎比機場還要嚴格。

古傑瑞夫人年登耄耋，仍然精神矍鑠，待人親切，準備許多茶點，殷殷勸用。又特別找來印度詩會資深秘書考爾博士（Dr. M.K. Kaul），讓我們彼此討論台印進一步在詩的交流方面盡一份心力的合作意願。我向古傑瑞夫人表達台灣詩人們對印度總統詩人身分的敬意，也表示了對古傑瑞夫人一生寫詩不輟的敬仰。

古傑瑞夫人長期從事兒童福利工作，隨古傑瑞出使蘇聯時，即積極投入印蘇文化交流。回國後，曾擔任女作家協會會長六年之久，她平生出版廿九部著作，除小說、傳記和劇作外，以英文、印度文、旁遮普文出版的詩集有二十部。由於詩的心靈溝通，聊得很愉快，在她佈置樸素、頗富藝術氣氛的會客室合影。告別時，她贈送我兩部詩集《兩塊黑色煤渣》（一九八五年）和由畫家古普塔（Manav Gupta）配畫的短詩集《火花》（二〇〇二年）。

### ■加爾各答的M.M. 學會

第二站到加爾各答，主要是參加麥克爾·默圖蘇丹學會在十一月三十日的頒獎典禮。這個學會創立於一九七〇年，為紀念印度第一位現代孟加拉語文學的偉大詩人麥克爾·默圖蘇丹·達達（Michael Madhusudan Datta, 1829-1873）而設。M.M. 學會每月舉辦文學討論會、學術演講以及詩朗誦

◎台灣詩人訪問團代表李魁賢（左一）與古傑瑞夫人（中）、印度詩會資深秘書考爾博士商討台印詩學進一步交流的方式。



◎李魁賢獲加爾各答M.M. 學會頒贈最佳詩人獎。







④ 李敏勇(左)在班格洛詩人國際研討會上發表論文。

呼，以西結教授當時就是印度筆會秘書長，他是第一位寫信來祝賀台灣筆會成立的外國朋友，並寄來《印度筆會季刊》(當時已發行四十八年)，後來連續寄贈兩年，才逐漸中斷連絡。

想拜訪他，卻得不到回音，打聽之下，才知道他已生病住院兩年多，印度筆會因屬秘書長制，會務也無形中停頓。繼續獲得確切消息是，他患了失憶症。但台灣詩人訪問團到了孟買，還是按照預定行程到印度筆會會址，外部雖貼有活動節目告示，但大門深鎖，無人上班。樓上圖書資料館有一位老先生非常熱心地打電話到處找以西結教授的兒子艾斯卡納，他在強生公司任職，到處巡視，從一個分店找到另一個分店，一直追蹤，但因已到午休時間，我們只好抄下電話號碼離開。下午找到艾斯卡納時，他在開會中，以緊急事故請他接聽了電話。艾斯卡納說，以西結教授在私人醫院療養，完全失去智能，連他也不認識，他每星期去探望一次，病情毫無進展，他很感謝台灣詩人遠道前來探病的盛情，但去也無用，我們只能表達關切，因此終於放棄前往探視的念頭。



④ 會議前台灣詩人訪問團在會客室與印度詩壇大老閒聊。坐者左起李魁賢、帕德瑪納邦博士、施里尼華斯博士。

## ■班格洛第七屆印度詩歌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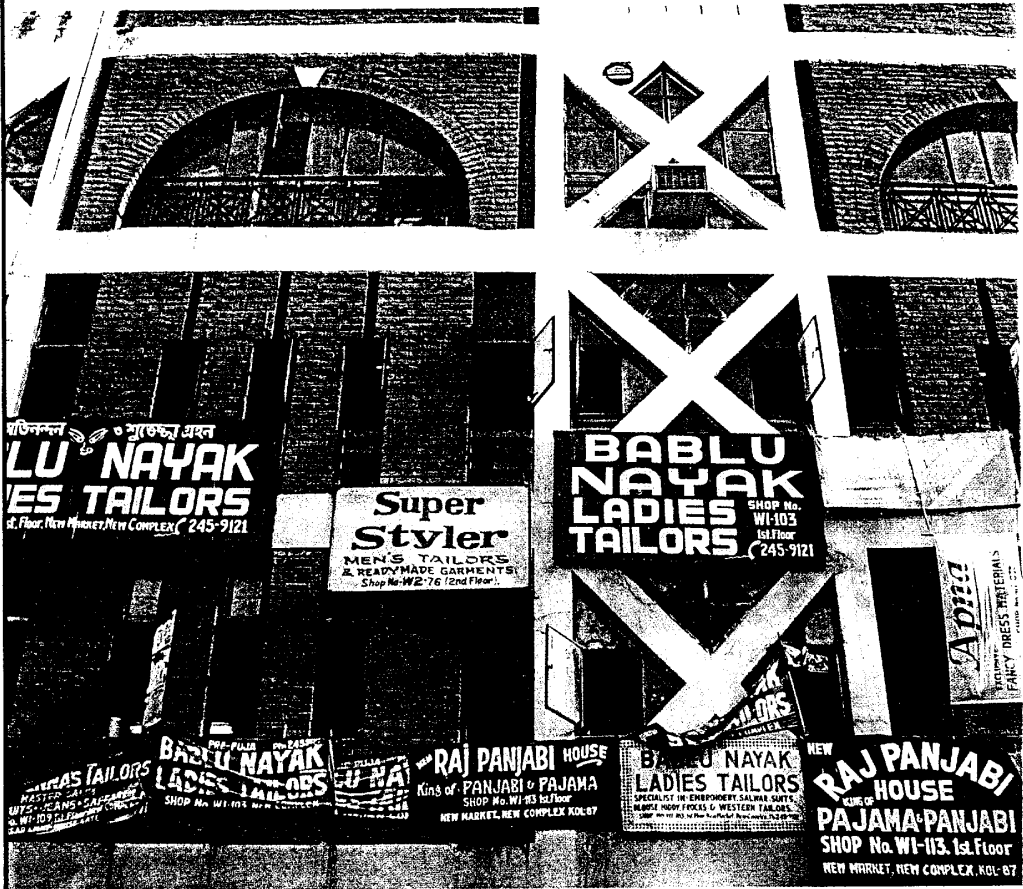
到了班格洛是要參加十二月七日的第七屆印度詩歌節，由《詩人國際》(Poets International)月刊主編和印度俳句會會長穆罕默德·法赫魯定主辦。一九九八年的印度詩歌節上曾頒給我「一九九七年度最佳世界詩人獎」，當年我因痛風發作，不良於行，未曾親自出席領取。法赫魯定邀請我今年主持開幕典禮並首揭《詩人國際二〇〇二年》。

主持開幕典禮實際上只是坐在主席台上，一切事務由司會法赫魯定安排和調度。首揭(release)新書發表倒是非常簡單樸素的儀式，把新書預先包裝好，請主持人打開來「秀」給大家看，然後把第一本書贈送給主席旁的貴賓，儀式就完成了。

《詩人國際》月刊創辦於一九八三年，今年剛滿二十年，由於班格洛是印度的科技城市，所以法赫魯定也率先把月刊內容上網，試行結果非常滿意，因此二〇〇三年起《詩人國際》按月上網發表，不再出書，而到年底再印成平面的年刊。《詩人國際二〇〇二年》便是此項創舉的濫觴，此集一口氣發表了我十五首詩作。

上午的議程是研討會，主題是「新時代文學(俳句、短歌、禪詩、七五調)」，先由法赫魯定自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➊ 加爾各答街景。

己進行申論，作為引言，發表論文的共有台灣詩人李敏勇，英國詩人戈登·傑·印德雷 (Gordon J. Hindley)，以及印度的尼埃姆·烏拉汗博士 (Dr. Nayeem Ulla Khan) 和納莉妮·莎瑪小姐 (Nalini Sharma)。討論會結束，由我發表演講，重複〈向印度人民致敬〉的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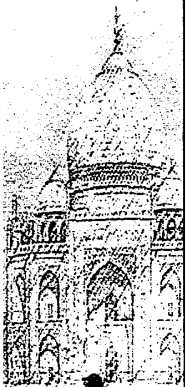
下午朗誦詩由法赫魯定主持。他採取台灣詩人和印度詩人交叉朗誦的方式。台灣詩人因人數固定，且事先已印成漢英雙語的《詩的心靈對話》發給現場出席人員，因此不但主持人容易掌握，聽眾也有文本對照較容易理解。但印度除少數自備有限量的影本分發外，大多數只給主持人一份副本，甚至也有人朗誦完才把原稿呈交主持人，以致主

持人在時間控制上比較難以把握。但法赫魯定除了嚴密控制進度外，還把台灣詩人順序最後一位的鄭炯明排在整個朗誦節目的壓軸，顯示他處理事情的周到和細心。

### ■在馬德拉斯朗誦詩

最後一站來到馬德拉斯，在都市和社會生活的初步印象上，隨著我們的行程所看到的印度都市，是愈來愈進步、愈乾淨，愈適合居住。

設在馬德拉斯的國際詩人學會會長是阿伊德·阿彌魯定教授 (Prof. Syed Ameeruddin)，奉印度詩壇泰斗九十高齡的克利斯納·施里尼華斯博士 (Krishna Srinivas) 為主席。創辦已四十三年的《詩



人》(Poet) 月刊和世界詩社出版《世界詩》(World Poetry) 年刊，都以施里尼華斯為會長和主編，而以阿彌魯定為聯絡人。國際詩人學會也出版有《國際詩人》(International Poets) 季刊，已進入第九年度。

阿彌魯定知道台灣詩人訪印之舉，決定籌辦「世界詩日」(World Poetry Day)，不但請出了施里尼華斯，還找來米佐拉姆中央直轄區 (Mizoram) 的前省長、印度作家協會名譽會長的帕德瑪納邦博士 (Dr. A. Padmanaban) 主持會議。阿彌魯定做事似乎更為周到，他在十二月九日一早到我們住宿旅館共進早餐，送來邀請卡，對會議程序的安排交換意見，然後親自帶我們前往設在 Hindi Prachar Sabha 的會場，這是當年甘地工作過的地方。

帕德瑪納邦博士和施里尼華斯博士分別在會客室先接待我們。施里尼華斯博士頻頻提起一九七三年來台北圓山大飯店參加第二屆世界詩人會議時見面以及我翻譯過他的詩，神情愉快，非常健談。他們兩位帶我們進會場時，坐滿一百多人座位的詩人和聽眾紛紛起立表示敬意。坐定後，大會為施里尼華斯博士和全體台灣詩人訪問團員一一獻哈達，並致贈每位一座印度泰米爾語傑出作家蘇比拉馬尼亞·巴拉提 (Mahakavai Subramaniana Bharathi) 的半身塑像。

世界詩日由阿彌魯定教授致歡迎詞，對台灣詩人來訪極表推崇，表示歡迎加入國際詩人協會。接著再由帕德瑪納邦博士對台灣詩人致頌詞 (honouring Taiwanese Poets)。接著是新書發表會，由施里尼華斯博士首揭帕德瑪納邦博士的詩集《額非爾士峰》，而由帕德瑪納邦博士首揭孔達禮·拉烏博士 (Dr. V. Kondal Rao) 的詩集《我感覺》。兩本詩集的首冊都

贈送給我，深感榮寵。

本來新書發表排在我演講之後，但因施里尼華斯博士年事已高，耐不住久坐，故把新書發表提前，而在施里尼華斯博士主持新書發表後即先行回家休息。

我的演講仍然是〈向印度人民致敬〉的講稿，因為講稿都提到此行有關的三個單位，故一體通用。演講後，我特別介紹黃武忠處長代表文建會主委陳郁秀與會致詞，並贈送禮物給帕德瑪納邦博士、施里尼華斯博士和阿彌魯定教授。

「世界詩日」詩朗誦會安排方式和印度詩歌節不同，台灣詩人集中在前半段，而且以逆序方式，正好和印度詩歌節的順序相反，在台灣詩人朗誦完後，由台灣筆會理事長曾貴海致贈禮物給帕德瑪納邦博士和阿彌魯定教授。後半段才由印度詩人接續朗誦。

至此，印度詩旅全程結束，晝夜從馬德拉斯飛新德里。本來古傑瑞夫人希望我們回程到新德里停留，她將重新安排見印度總統，但因國際飛行班次改變麻煩，乃作罷，即在新德里轉機直返桃園，完成一次深具意義的國際文學交流活動。㊦

(作者為詩人)



㊦ 文建會二處處長黃武忠代表文建會贈送主辦單位禮物。

# 向印度人民致敬

文/李魁賢



少不更事時，閱讀《西遊記》，把印度視為西方極樂世界，那是神祕之境。後來讀泰戈爾的詩，喜愛其閃現智慧的美感經驗，嚮往詩國印度。

及長，逐漸知道印度是階級分明的社會。聖雄甘地雖然以非暴力抵抗殖民主義的反對運動，成功領導印度走向獨立，仍然無法改變那根深柢固的社會體制。

多年來，由於多少涉入亞洲詩人交流活動的一些事務，與部分印度詩人更有一些直接接觸和私交。

我與印度有更密切的交往，是緣於一九九五年台灣筆會與《笠》詩社等合辦亞洲詩人會議日月潭大會，當時我是台灣筆會會長，擔任詩會的秘書長，邀請了一些印度詩人來台灣與會，包括普拉薩德博士 (Dr.V.S. Skanda Prasad)。他不能來，反而向我邀稿，我寄給他〈留鳥〉，很快就在他主編的 Samvedana 刊出，還特地推薦給詩人法赫魯定選入《西元二千年的詩》內。

法赫魯定是《國際詩人》月刊主編，從一九九六年開始向我邀稿，到一九九八年就頒給我「一九九七年度最佳世界詩人獎」。

詩人施里尼華斯博士注意到我在印度大量發表詩作，從一九九九年起每年在他主編的《世界詩》選用我的詩，迄今五年未曾間斷。

二〇〇〇年由他擔任主席的國際詩人學會頒給我千禧年詩人獎，由會長阿彌魯定通知我，並於二〇〇一年七月三日函告向瑞典學術院 (Swedish Academy) 推薦我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今年麥克爾·默圖蘇丹學會又頒給我二

〇〇二年 M.M. 詩人獎，紀念詩人麥克爾·默圖蘇丹·達達，讓我在印度連得了三個獎項。

我的朋友跟我說笑，說我在印度比在我的國家更有名，甚至說我快變成印度的詩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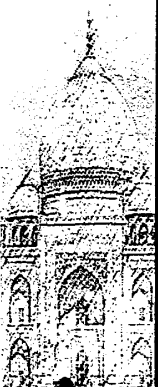
實際上，我在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前往歐洲時，搭乘的飛機曾在加爾各答加油，我沒有進入過境機場休息，只從機窗俯瞰過加爾各答的夜景。經過三十年，我才在一九九七年第一次到印度旅遊，這一次是第二次來到印度。

我對印度文明頗為嚮往，雖然到今認識仍然有限，但是我對印度詩人努力建立詩文學傳統，勇於為貧窮人民發言的人道精神，印象非常深刻。詩人除了表現創作的才能外，其實還代表著社會的良心。

印度文化使得詩深植人心，成為人文的良好體質。印度詩領先亞洲由泰戈爾首獲諾貝爾文學獎。印度詩人輩出，在多語言的國度裡，產生更為燦爛豐富的花果。甚至由詩人凱拉姆就任了印度新的總統。由詩人擔任政治領導人的國家，其象徵意義頗為不凡，代表著一個文明國家的文化水準。

我的台灣詩人朋友和我一樣抱著透過詩增進台灣與印度彼此的了解和友誼的願望，尋求建立亞洲文學的共同價值，並為亞洲地區的和平和人權盡一些心力。因此，我們以熱烈的心情，滿懷著憧憬，前來詩國印度訪問。

謹此向印度人民致敬，向印度詩人致敬。☺



對於印度，這是我的初訪，  
但在往後的兩週行程裡，  
這個名列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神秘地域，  
卻讓我對她的兩極並存震撼不已，  
傳統／現代，  
富裕／貧窮，  
科技／落後，  
繁複／隨便……。

印度簡直是一個矛盾的真實存在。

任何觀光地區，向遊客伸手乞錢的小孩處處可見。



# 矛盾的 真實存在

文·攝影／路寒袖

——首支台灣詩人訪印團實錄

早就過了原定起飛的時間廿一點四十五分，但飛機依然毫無動靜，華航空服員似乎察覺到乘客的焦躁，終於打破沉默廣播說，由於同班的一位乘客臨時取消行程，為了安全起見，必須從貨艙中將他的行李取出，所以會延遲些時刻。找行李也就罷了，卻還加了一句「為了安全起見」，不禁令人疑慮加深。所幸七個鐘頭的航程一切順利，飛機在凌晨三點左右（台灣比印度快了兩個半小時）抵達德里國際機場。

## ■時間相隔，空間毗鄰而居

雖然是午夜時分，但我們一行人一出機場，立即擁上一批穿著拖鞋、工人打扮的印度人，一副樂於助人的模樣，或扶或搶著我們的推車，迨抵停車場，到了接載我們的遊覽車後，這些「友善」的異

國朋友隨即伸手要錢。

而這是我們的第一站，才剛下飛機，根本還來不及兌換印幣盧比，我身上最小面額的外幣是美金十元，拿它當小費未免太「阿舍」了，何況這位印度朋友只是手摸著行李，跟我走百來公尺而已；有的團員甚至還以為他們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員。正當一伙人不知所措之際，領隊慈仁德姐適時的吆喝一聲，不必理會他們。這才解除了大家的尷尬。

剛出機場大門時，我即瞥見數位流浪漢裹著褐黑的毯子，窩在走廊上睡覺。德里是印度的首都，國際機場當然是國家與世界接軌的門面，卻任由毫無管理的苦力和遊民霸佔，一個國家的經濟榮枯與行政效率可見一斑。

對於印度，這是我的初訪，但在往後的兩週行程裡，這個名列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神秘地域，卻

讓我對她的兩極並存震撼不已，傳統／現代，富裕／貧窮，科技／落後，繁複／隨便……。印度，簡直是一個矛盾的真實存在。然而，這並非我個人特有的衝擊，一九九〇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茲（Octavio Paz）也有同感，他在《在印度的微光中》一書中說：「（印度）在時間上相隔數世紀，在空間上毗鄰而居。」

### ■前印度總理夫人官邸 文人聚會

這是台灣詩人第一次組團到印度進行文學交流，由文建會主辦，台灣筆會承辦。團員計有：曾貴海（台灣筆會理事長）、鄭炯明（台灣筆會祕書長）、李魁賢、李敬勇、江自得、杜文靖、陳坤崙、沈花末、許悔之與路寒袖等十位。除了到各大城市與印度文學、詩人團體進行三場正式的文學交流活動之外，也將視情況隨機拜會印度重要的文學領袖。

之前，台灣與印度文學界的交流大抵只有李魁賢一人孤軍奮鬥，他不僅常發表詩作於印度的詩刊、雜誌，也三度獲獎，更被國際詩人學會（International Poets Academy）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此次前來即是到加爾各答親自領取 M.M. 學會（Michael

Madhusudan Academy）所頒贈的最佳詩人獎。

本來印度的文學界還代為安排晉見印度總統凱拉姆，不過由於時間匆促，只得作罷，總統沒見著，卻獲得前總理夫人古傑瑞（Mdm. Shiela Gujral）的茶敘邀請。或許是印度治安不佳與九一一陰影的疑慮，進古傑瑞夫人官邸時的安全檢查至為嚴密，不僅手機、照相機（後來特准我們帶兩部）不得帶入，背包先經 X 光掃描後，再由警衛搜查鋼筆、原子筆或打火機都要拿出來實際使用一番，以證明不是偽裝的改造武器。雖說是為了安全起見，但尺度卻已逾越，對受邀而來的外國訪客而言未免無禮。李敬勇和我都明顯的顯露出不悅之情，彼此促狹說，在台灣，即使進總統府見阿扁也不可能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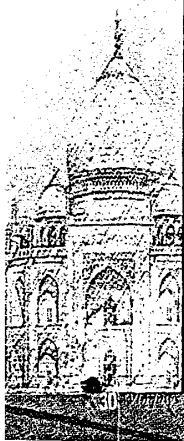
所幸古傑瑞夫人是一位和藹可親的老太太，在她的書房裡殷勤的接待我們，除了我們之外並無安全人員環伺，這時我們才稍感自在。傭人送來咖啡、紅茶，點心上了三輪，有蛋糕、極辣的炸咖哩球，和抹撒一層銀粉、膩得嚇人的小甜點，整體而言，算是氣氛不錯的文人聚會。古傑瑞夫人著作頗豐，光是詩集就多達二十冊，雖然年歲已大，且位居要津，卻依然創作不懈，這點是值得敬仰和學習。



① 台灣詩人訪問團拜會前印度總理夫人古傑瑞女士，左起曾貴海、沈花末、路寒袖、杜文靖（後立者）、李敬勇、鄭炯明、陳坤崙、古傑瑞夫人、李魁賢（背對者）。

### ■泰戈爾的故鄉 會議冗長

離開德里，我們向東前往人口一千五百萬的加爾各答，這是印度的第二大城，英國殖民時的首都，華僑最多的城市，文豪泰戈爾的故鄉，也是德瑞莎修女（Mother Teresa）為貧民病童奉獻的地方。對我而言，加爾各答則是高中地理教科書中的名詞，而今，我竟走進課本裡面，成







前往泰戈爾故居的途中，路過天真活潑的回教徒小孩。

老舊、擁擠、髒亂中的一枚小小塵沙。但比起德里，加爾各答的市民親切多了，在他們的臉龐常可看到泛漾著活力的神情，我在巴士裡，拿著相機不時向街旁的印度店家、小孩、購物的民眾微笑、揮手，而他們則報我以加倍的熱情，有的甚至還主動要我們幫他們拍照。

加爾各答是我們與印度三場文學交流活動的第一場（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對台灣詩人訪問團而言，李魁賢領獎與發表演說當然是重頭戲，不過事先透過李魁賢的細心安排，於會中由台灣詩人上場朗誦各自的作品則是另一高潮，但由於 M.M. 學會並非純粹的文學團體，其所關注的事務涵蓋廣泛，因此贈獎類別甚多，導致頒獎過程冗長，上台致詞者又多；而最令人感到詫異的是掌控會議流程的該學會祕書畢德翰·達達（Bidhan Datta）行事作風之蠻橫無禮，不僅台灣訪問團咋舌，連與會的許多印度友人都大表不滿，以致台灣詩人只有李魁賢、李敏勇與江自得三人上場朗誦。

不過這場頒獎典禮事先以台灣詩人來訪，並備有台灣詩人的英漢對照詩作選集《詩的心靈對話》



加爾各答街旁擺小攤的老者。

為號召，而大為轟動，吸引了近三百位民眾參加，典禮開始之初，會場即擠得水洩不通，其中還有二十餘人用站的。而令我們稍感欣慰的是，在會場中遇到了現任的泰戈爾基金會執行長，他帶著兩位可

7  
2  
1  
2  
1  
2

愛的女兒前來祝賀他的父親領獎；而我們才在這天的早上參觀了泰戈爾的故居紀念館。

所幸，這種略顯混亂的場面不再出現於往後的班格洛與馬德拉斯。

### ■印度詩人 女性明顯多於男性

十二月六日晚間，我們由孟買飛往班格洛，準備參加翌日《詩人國際》月刊主辦的第七屆印度詩歌節。會場就在我們下榻的飯店 St. Mark Hotel 附近，直直步行五分鐘即可到達。

由於台灣詩人訪問團是遠來的貴賓，主持人穆罕默德·法赫魯定博士除邀請文建二處處長黃武忠致詞外，更細心的安排了位團員穿插上台朗誦。印度詩人不上不上台採自由方式，但他們似乎以此為樂為榮，個人都是一副舍我其誰之姿，隨時不忘向主持人爭取在眾人面前發表詩作的難得機會相較於 M.M. 學會的達達，法赫魯定的處就顯得圓融而通達情理，他總儘可能的讓地而來的詩友上台朗誦，特別是年輕的人。



① 印度女詩人 Bhavna Jain (前左) 贈送每位台灣詩人一幅她親筆所繪的畫作，圖為她正贈畫予陳坤崙(右)。



② 台灣詩人在台上朗誦時，台下的印度詩人一方面讀英漢對照的台灣詩人選集《詩的心靈對話》方面聚精會神的聆聽。

議程分上下午兩場，早上是研討會，主題為「新時代文學（俳句、短歌、禪詩與七五調）」，共發表四篇論文，其中一篇即是李敏勇的〈閃亮的精靈——俳句的觀照，東方回映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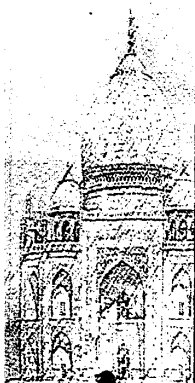
下午則是詩歌節的高潮——詩歌朗誦。與會者分別來自印度各地，一位年輕詩人甚至遠從七百多公里外趕來。就年齡觀察，老中青三代皆有，但偏重在中老年；另者，女性明顯的多於男性，起碼佔了六成，其中不乏醫生與學者，而台灣的十位詩人裡，醫生就佔了三位（曾貴海、鄭炯明與江自得），因此與她們交流起來倍感親切。而大家一致的感受是：印度女性對詩學的熱愛超出台灣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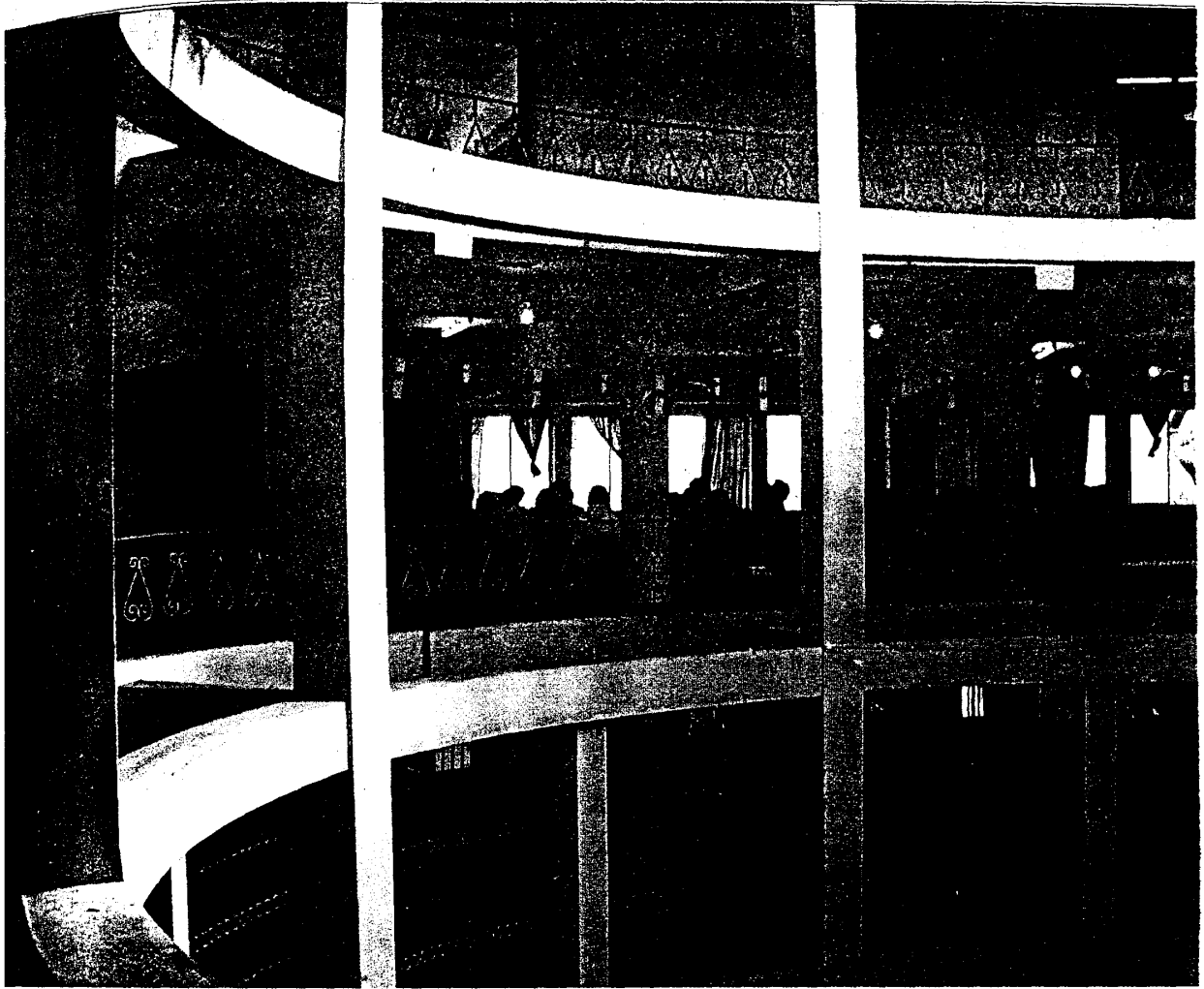
大會的另一項窩心安排是，贈送每位台灣詩人兩件禮物，一是畫作，一是俳句。有畫作畫是印度女詩人 Bhavna Jain 一人繪，且皆已裱褙裝框完成；俳句則是法赫定根據畫作的內容而寫，並製成瓷板裝框這兩件禮物由 Bhavna Jain 親自一一頒贈細心和意義兼而有之。

朗誦會在鄭炯明壓軸演出後，宣布束，但仍有許多印度詩人無緣上台，大家集台前合照留影後，不少印度詩人頻頻與台灣詩人交換名片、地址，期使往後更進一步的交流。

### ■詩歌朗誦，說進印度友人的心坎

十二月九日的馬德拉斯是此行我們與





馬德拉斯的「世界詩日」大會選在甘地創辦的學術中心，場地是圓形、半開放式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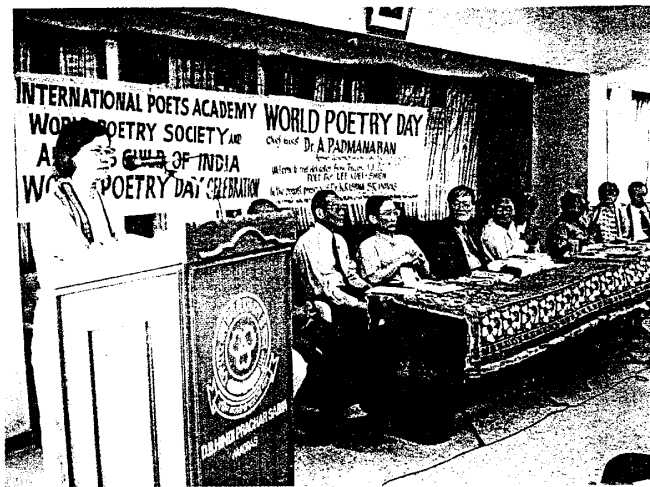
度文學界交流的最後一場。地點是「印度學術中心」，位處市郊，環境優雅僻靜。該校為聖雄甘地所創辦，是以會客室的擺設和牆上的布置，大都是甘地的相關文物；這學術中心旨在推廣印度母語，走廊的櫥櫃內陳列著各式各樣的母語教材。

會場選在一棟圓形大樓內的半開放空間，予人寬敞自在的輕鬆，的確是適合談文論詩的好地方。當印度詩壇泰斗克利斯納·施里尼華斯博士（Dr. Krishna Srinivas）、印度作家協會名譽會長帕德瑪納邦博士（Dr. A. Padmanaban）和馬德拉斯國際詩人學會會長薩伊德·阿彌魯定（Prof. Syed Ameeruddin）等人帶領我們進入會場時，立即引起在座來賓熱烈的掌聲。我看見前方講台後的布幕除了寫著這次會議的主題「世界詩日」（World Poetry Day），以及主辦單位、主持人名字外，也貼著「歡

迎由詩人李魁賢率領的台灣詩人訪問團」的海報。

首先印方為台灣訪問團的所有成員披上「榮譽帶」，另外又贈送每人一尊印度泰米爾語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蘇比拉馬尼亞·巴拉提（Mahakavai Subramaniana Bharathi）的胸像。我方則由黃武忠處長代表文建會、曾貴海理事長代表台灣筆會回贈予原住民畫作、英文版《台灣文化容顏》（文建會出版）一書、美濃蜜等禮物。

這次台灣詩人仍被安排全數上場朗誦，沈花末朗誦〈一個闊氣的天空〉之前，一席讚揚印度人民、文化與藝術的序言，不僅字字鏗鏘有力，也說進了印度友人的心坎裡，獲得如雷的掌聲自不在話下；而杜文靖以唱代吟其作品〈足音〉，許悔之朗誦以佛陀為主題的〈跳蚤聽法〉，也都深受矚目。其他詩人亦各自朗誦此行準備的詩作：江自得〈心



沈花未朗誦之前，一席讚美印度的致詞，博得與會來賓的熱烈迴響。

臧稼植、李敏勇〈想像〉、李魁賢〈告別第二個千禧年的黃昏〉、陳坤崙〈無言的小草〉、曾貴海〈山〉、路寒袖〈針〉、鄭炯明〈最後的戀歌〉。

### ■通關搜查 詩人塑像發揮大效用

結束這場文學盛會後，我們兼夜趕回德里，以便轉機回台灣。在此之前，我們已有五次搭乘印度國內班機的經驗，機場安檢既繁瑣又嚴格，人員得先過感應門再搜身，隨身行李除必須經過X光掃描外，還有兩次的搜查，之中不得有電池、打火機、火柴，連雨傘都在禁止之列。

而馬德拉斯的機場似乎又較其他城市還囉唆，我前面就有數人幾乎被翻遍了背包，一樣樣的什細全攤在桌上；還有一位旅客被要求將他包裝得極其妥當的畫幅完全拆了開來。

檢查我的是一位年輕女軍官，她拉開背包拉鍊後，那尊蘇比拉馬尼亞·巴拉提的胸像隨之顯現，女軍官先是楞了幾秒鐘，我心裡暗自揪緊，生怕麻煩上身，沒想到她原先冰冷的表情頓時變換成可愛又敬重的笑靨，並主動握著我的手說：選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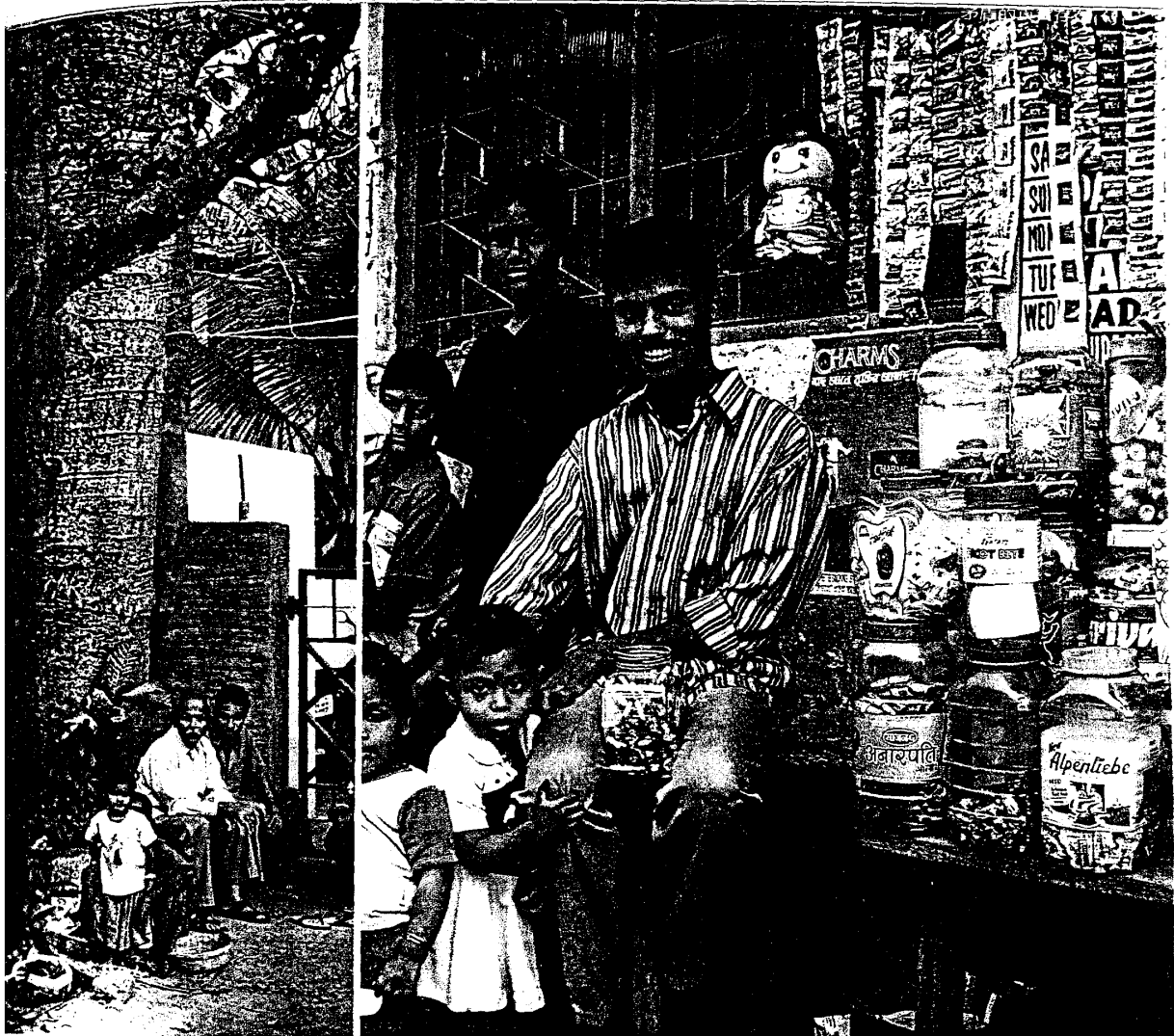
進入機艙後跟同行詩友提及此事，大家開玩笑說，以後來印度可要隨身攜帶這尊胸像，不僅通行無阻，而且還可以把違禁品藏進裡頭；沈花未接著說，檢查她背包的女軍官一見到那胸像時都笑出聲了。

由於這是行程的最後一天，大家的行李早已肥胖得擠不下任何東西，巴拉提的胸像的確給許多人帶來些許的困擾，它的製作其實粗糙、庸俗，但那可是印度友人的真心誠意，也是此行極具意義的「實質收穫」，所以，總不能將它棄置在飯店或巴士上吧。如果要帶回台灣，那行李的打包鐵定也得大費周章，何況還有一幅班格洛女詩人 Bhavna Jain 的畫作呢！當然，最後還是帶了，不過



就是這尊蘇比拉馬尼亞·巴拉提的胸像，讓女軍官的冰冷表情換成可愛的笑靨。





左、右圖：每個到過印度的旅客看到的都只是她的一小部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多麼嚮往她的一點一滴，即使是一個平凡的路邊攤。

萬萬沒想到它竟然還成為我們的吉祥物。

### ■ 差異，是天經地義的事

回國後，有朋友問道：「聽說你去了印度。」頓了一下，又說：「你怎麼會去那種鬼地方！」或許我也曾在潛意識裡有過這樣的念頭吧？去了一趟印度固然比未曾履及的人多了點實際的經驗，但若要談認識與了解，那還差得遠呢！

想想，印度這個國家，幅員是台灣的九一·九倍大；人口近十億三千萬，在全世界中，僅次於中國。她又是一個多種族、多宗教、多語言的國家。以語言為例，光是官方所定，就有十四種，這十四種語言全印在她的百元紙鈔上；但方言約有二百

種，再細分據說多達一千六百五十二種。

所以任何人所看到的印度都只是她的一部分而已，若問我看到多少印度？我真的答不出來，也認為那並不重要。不過可以確定的，我看到了與日本名舞台設計家妹尾河童相同的感受：「（印度）每個人自然而然認為：彼此有差異是件天經地義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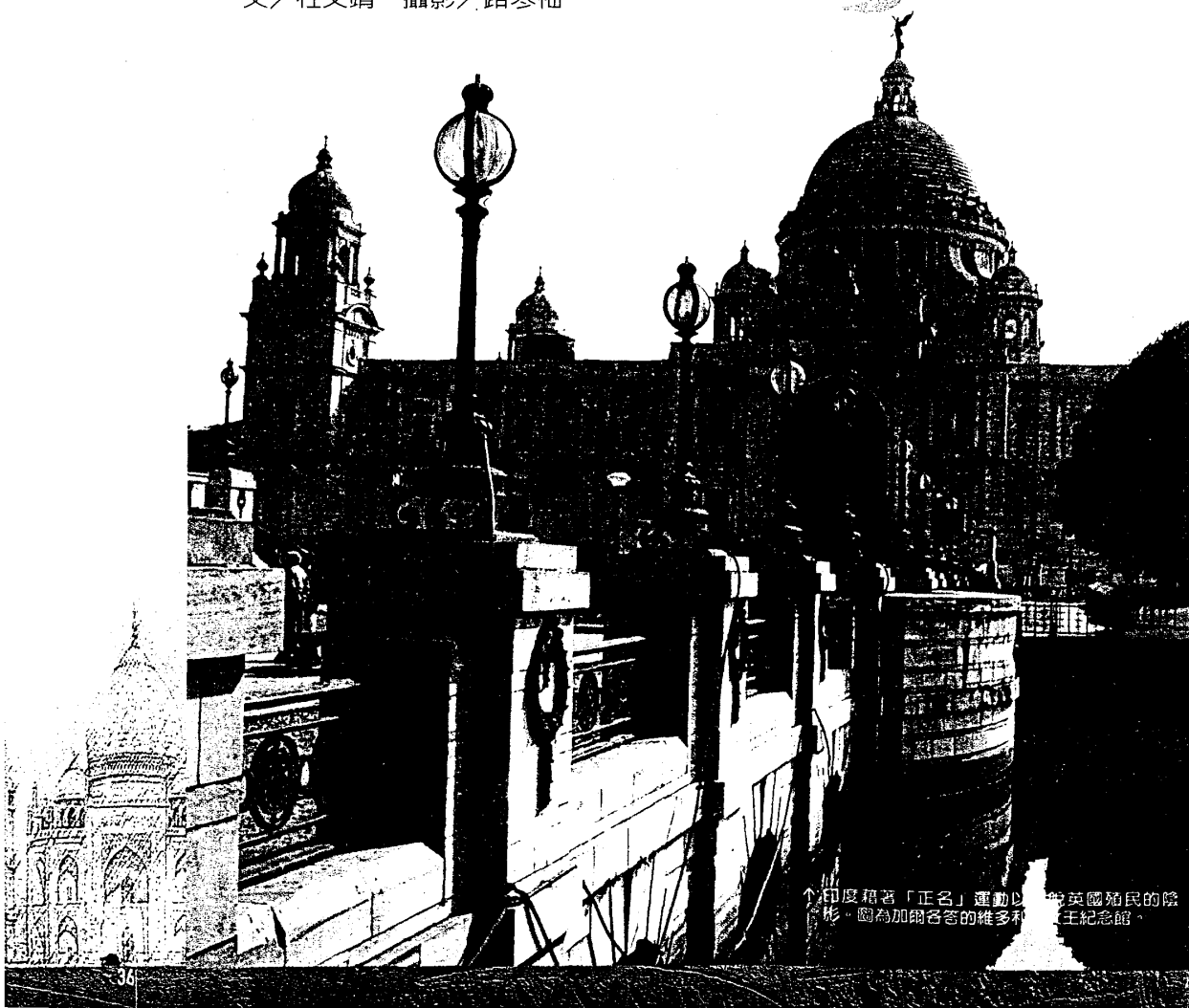
再想想，複雜之於印度，卻能組成一個國家，道理何在？包容與互重罷了！這是一個多麼簡單而又深邃的哲學。很多人印象中的印度是神秘的，我想，她的神秘正來自於複雜，但複雜得默契靈犀。而這豈不正是文學的心靈嗎？◎

# 走馬印度，

# 反觀

在交流過程中，  
我發現在不少層面上，  
相隔數千公里的大小兩國，  
印度與台灣，  
有著大同小異的民俗風情，  
也面對著相通的政治處境。

文／杜文靖 攝影／路寒袖



↑ 印度藉著「正名」運動以擺脫英國殖民的陰影。圖為加爾各答的維多利亞紀念館。

具有四千五百年歷史的文明大國印度，和僅有四百年歷史的美麗島國台灣，雖然相距數千公里、七個小時的飛機航程，但是因為詩文學的緊密接觸，連結著一種特殊的文學情誼。

一九四七年，印度女詩人奈都夫人在台灣刊行詩集中譯全集，就已呈顯台、印詩文學交流的契機；一九九七年，台灣詩人李魁賢獲得印度詩人團體頒給世界優秀詩人獎，則重新開啓台、印詩文學再交流的門扉。

### 前言

創立於一九七〇年的 M.M. 學會，係加爾各答社會各界為紀念印度第一位著名孟加拉語詩人麥克爾·默圖蘇丹·達達 (Michael Madhusudan Datta) 而設立的，每年頒獎給世界各地在文學、社會、慈善、醫學、和平貢獻等方面有傑出表現的人士。

李魁賢雖然三度獲得印度詩界頒予獎項，此行卻是第一次前往領獎，為了促進台、印文學界的交流，文建會乃委託「台灣筆會」籌組印度文學交流詩人訪問團，前往印度巡迴各大城市，與印度不同詩人團體進行交流，並寄望透過國際支持，讓台灣筆會加入世界國際筆會組織。

訪問團一行十人，分別是 M.M. 學會詩人獎得主李魁賢、台灣筆會理事長曾貴海、筆會監事陳坤崙、筆會常務理事江自得、文建會委員李敏勇、《文學台灣》社長鄭炯明、《聯合文學》總編輯許悔之、《台灣日報》副總編輯路寒袖、《台灣立報》資深副總編輯杜文靖、女詩人沈花末。訪問行程遍及印度北東南西，總計七個大小城市，拜訪了包括印度筆會在內的四個文學團體，舉辦三場詩歌吟誦的詩文學交流活動，還曾與印度前總理古傑瑞夫人把盞晤談，與全印詩人協會資深秘書討論台印文學交

流的可能。

在訪問、交流過程中，對印度的社會、人文、政情、民風、民俗，有著粗淺的了解，發現在不少層面上，相隔數千公里的大、小兩國，卻面對一些相同的政治處遇，有著大同小異的民間風情，本文將就「正名」、「語言」、「階層」、「男女」、「交通」等五項，分別做一些闡述，供為國人作為自我砥礪、反省的參考。

### 正名：以改地名來掙脫殖民陰霾

在歷史上，印度和台灣有著相同的命運，同樣都曾經接受過異國的殖民統治，在被殖民統治時期，都受盡宗主國百般的欺凌、壓榨、



① 台灣詩人訪問團前往印度與不同詩人團體進行各種形式的文學交流。圖為在班格洛詩歌節結束後，台灣詩人們、文建會官員與印度主要詩人團體幹部合影。

剝削，也都被強制承襲宗主國的某些文化素質，即使在後殖民時期，當年遺留下來的箝制，依然在社會上形成某種程度的制約，似乎很難掙脫。

在台灣，因為政治局勢詭譎多變，加以對岸中國統治階層虎視眈眈、島內又有中國派的相互呼應，使得台灣主體性的建立遲遲難以獲致應有的成果。到了近兩年，又由於國際局勢的演變，島內台灣意識高張，遂有所謂「台灣正名」運動的產生。

而在這裡所要談論的「正名」，不是陳義在

如此高的層級，在印度已經進行了好幾年的「正名」運動，層級較低，只是要求把在殖民時期，被英國人更改過的地名，改回印度本身各城市原居住人的母語發音。由於印度的地方方言多達二百多種，因此各地「正名」運動使用的語言也各有所本。

在此次台、印文學交流訪問過程中，台灣詩人團走過三個經過「正名」的大都市，它們分別是加爾各答、孟買、馬德拉斯，其中加爾各答在英國統治下被稱為 Calcutta，經過正名運動後，現在被以孟加拉語發音的 Kolkata 所取代，就英語拼音來說發音相近，但就民族情感上而言，卻有一種掙脫殖民陰霾、重建民族尊嚴的特殊意涵。

而印度第一大城、第一大港的孟買，英國人來的時候，把這裡叫做 Bombay，有美麗海灣的涵義，現在這裡則被改稱為印度語發音的 Mumbai。至於早年在殖民統治時期被英國人稱為 Madras、印度第四大城的馬德拉斯，現在則改回印度人早年的命名 Chennai，漢譯可做「清奈」或「青睞」。

反觀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不少台灣地名被硬生生改成日式地名，像「打狗」變成「高雄」、「打貓」變成「民雄」、「媽祖宮」變成「馬公」、「艋舺」變成「萬華」，台灣全島類似情形比比皆是，也因此至今仍然到處存留著殖民統治的影像。

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之後，又為了統治者的便利行事，台灣地名再度被更動，像「山仔腳」變成「山佳」、「水返腳」變成「汐止」、「三角湧」變成「三峽」，類似的狀況也在台灣全島處處可見，期間可以看出外來統治者的傲慢與蠻橫。

走馬印度，看到他們在後殖民時期，開始思索以改回地名來掙脫殖民陰霾的冀望，反思台灣，除了高層級的「台灣正名」運動，希冀在國際社會上「以台灣為名」之外，台灣居民是不是也可以思考，像印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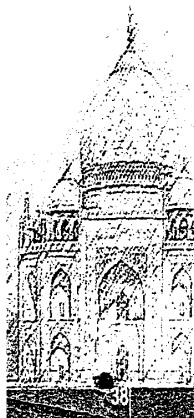
樣從地名的「正名」開始，讓台灣的主體性自主地從地方開始，生根、發芽以致長成茂樹。

■ 語言：讓所有母語都得到平等的對待

從印度回來之後不到一個星期，就發覺我們的教育部長黃榮村對媒體宣示，未來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將不考鄉土語言，甚至連續用英語把「No! No! No!」說三次，讓長期在推動母語教學的本土派人士，又一次在心靈上受到創傷。我們都相信如果基測不考，這個科目在教學上一定會被忽視，那就很難呈現教學的成果，像當年的聯考年代的音樂、體育一樣，只會變成「不足輕重」、「聊備一格」的課程。

當教育部決定基測不考鄉土語言，也等於無形中把多年推動母語教學的努力，給予最最無情的打擊，而這也正意味著「母語運動」的推展，又將碰上極為嚴酷的阻礙。同時也告訴我們，錯誤的獨尊北京語的政策，還要繼續實行下去。

在印度進行文學交流之行，無巧不成





地發現，印度同樣存在著「語言問題」。印度全國分為廿五省，卻有著二百多種方言；雖然因為被殖民的緣故，英語是全國通行的語言，卻也只有百分之四十幾的通行率，而印度語則是第二大語群，其統治階層似乎有意積極推展印度語的使用，來和英語一別苗頭。

相對的，西孟加拉省通用的孟加拉語，就變成了弱勢語言。孟加拉語群的使用者，面臨著語言被消滅的危機，其處境正好類似於今日台灣的河洛語、客家語、原住民語，於是，孟加拉語的族群，正在發起挽救孟加拉語的運動，期望讓孟加拉語能繼續流通。

台灣詩人團的印度文學交流，首站在加爾各答，主要是參加 M.M. 學會的年會，也參加李魁賢的受獎儀式，在該學會的年會上，有一男一女兩名與會者，在發表演論之際，都曾分別慷慨激昂地抨擊推行印度語政策的不當，他們要求所有與會者注意到孟加拉語的存亡，呼籲不要讓英語、印度語統治了印度語言，要求與會者多多使用孟加拉語，也多用孟加拉語創作文學。

如前所述，M.M. 學會是為了紀念第一位孟加拉語詩人麥克爾·穆圖蘇丹·達達而創立的，在這樣的學會中，有人振臂疾呼要求搶救孟加拉語，可以說是極為正常的事，在會場上聽聞這樣的聲音，讓人回想起台灣的母語運動，是不是也應該有人隨時隨地發表搶救聲明，隨時向主管官署表達我們的心聲，讓所有母語都能得到平等的對待。



在印度，孟加拉語群面臨逐漸消逝的危機，一些有識之士正振臂疾呼，試圖力挽狂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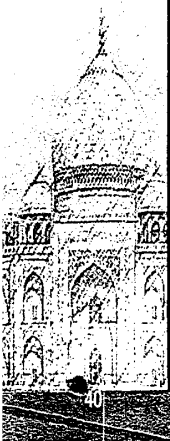
印度女性參與文學活動的能量不輸男性，甚至還略勝一籌。圖為馬德拉斯「世界詩日」會議。

### 階層：印度和台灣的同與異

印度自從雅利安人入主之後，創立了印度教，揭示了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等四個階級以迄於今。印度的種姓制度一直根深柢固地存在於印度社會，似乎再過幾千年也不會改變。而在印度進行文學交流之際，訪談的印度友人雖然大都對種姓制度抱持反對的態度，但問及是否想盡力予以推翻時，則又大都表達了一種難以克服、無法翻身的無奈。

種姓制度在印度，確實阻斷了下等人往上晉升的契機，在印度電影情節中，不同階級的男女如果相戀，其結局注定是悲劇；而在現實生活中，似乎也找不到成功的例子。不久前在印度還曾發生不同階級相戀的青年男女，不得不以殉情作為結束的悲劇。印度的朋友還無奈地表示，即使本身是人權運動者，平常大聲疾呼人應生而平等的道理，可是等到他的子女面臨不同階級的戀情時，最終還是無法拆掉那道種姓的、階級的藩籬。

這些年來拜教育之賜，身處下層階級的平民百姓已能獲致高等教育，甚至因出身較低反而更能認真求學、戮力上進，甚而出國留學、學有所成，因而躋身西方高等社會，成為高經濟能力之士。但是在種姓制度的箝制下，還是無法和不同階層的人談



論婚嫁，無法透過聯姻來提升社會階級，即便勉強的突破，也只能避居國外，成為種姓制度下不得不然的流亡者。

不過，在印度雖然階級劃分十分清楚，社會地位高低有別，貧富懸殊差距甚大，但卻似乎人人甘之若飴，並無多少人亟思改變。而在社會上，男女界線似乎不是那麼清楚，男女的社會地位也無太大區別，尤其在幾場詩文學交流的活動裡，都可以發現非常多的女詩人，她們出席交流活動、發表演論、朗誦詩歌，和男詩人分庭抗禮，絲毫不遜色。

在台灣，我們很幸運地沒有種姓制度，所以陳水扁才有機會當上總統，也才有人人生而平等的想像。然而，台灣的問題是族群問題，在意識形態作祟之下，族群形成社會的大問題，尤其是二二八留下的傷痕，一直難以弭平，這些年雖然日見改善，可惜遭逢幾次選舉裡的惡意炒作，族群裂隙又有加寬加大的隱憂，這將是台灣亟待解決的症候，不容我們漠視和忽視。

而兩性平權的爭議，則是台灣與印度不同的議題。在印度，男女權益相近，而台灣雖經多年爭取，女權似乎已然高漲，但其實還存在著一些根本上無解的差距，還有待社會各界以更寬容的心，讓兩性可以真正平起平坐。

#### ■ 男女：難以跳脫重男輕女的心態

提到男女平權在印度與在台灣的状态，則不能不提及一個相同的社會現象，那就是不管印度也好、台灣也罷，社會上普遍存在著「重男輕女」的心態。

以台灣來說，重男輕女主要著眼於「傳宗接代」，即使到了廿一世紀的今日，經過家庭計畫協會一再宣示「男孩女孩一樣好」，但事實上，台灣社會仍然因為傳宗接代的因素，對生男孩的媳婦抱持較大的祝

福。如果再看看實施一胎化的中國，不少女嬰變成桌上的美食，就該慶幸台灣「重男輕女」還未到走火入魔的階段。

印度社會也同樣「重男輕女」，不過，他們是以經濟因素為主要考量，因為按照印度習俗，當男婚女嫁之際，女方要準備一份豐厚的嫁妝，這份嫁妝必須包括足以讓女婿創業的基金，在這樣的習俗下，也就難怪印度人不願生養女兒了，也難怪人人都要「重男輕女」了。

其實這樣的民俗也曾經存在於台灣社會，當年台南不就流行過一句話，叫做「嫁妝一牛車」，它的涵義和印度的民俗豈不也有幾分相像之處，真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東亞、西亞的風俗民情，其實相去幾希！

#### ■ 交通：同一個亂字可形容

印度、台灣之間，還有頗為相似之處，那就是交通狀況都是一個「亂」字，雙方的交通秩序都不佳，在印度訪問了七個城市，除了新興電腦軟體都會的班格洛（Bangalore）之外，幾乎沒有交通秩序可言，德里、加爾各答、捷布、孟買的交通亂象，更是比台灣有過之而無不及。

① 印度社會的重男輕女觀念大抵著重在經濟利益的考量。





加爾各答馬路上的摩托三輪車擠得寸步難開。

其中在加爾各答，更是讓台灣詩人團領略了「橫衝直撞」的最高境界，甚至讓台灣女詩人沈花未真確享受了「怵目驚心」的感覺。加爾各答的道路沒有分隔島，也未畫上分隔線，車行其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往左往右，可以行走對向的來車道，只要在幾乎相撞前回歸正途即可，駕駛人充分享受自由的真意，反正只要不出車禍、沒有擦撞，誰都不會多說話。

為了自由駕駛，為了不會因一時疏忽而發生擦撞，印度的司機養成隨時按喇叭的習性，只要車子開到街上，一定有聽不完的喇叭聲，也因為人人如此而無人引以為忤，只是外來人的耳根子就不得安寧了。

其實，類似的景觀多年前也在台灣上演，相差的是台灣的道路分隔島、分隔線、斑馬線、黃線、白線、紅線畫得滿地都是，但交通狀況還是好不到哪去，還經常會發生

口角，甚至大打出手的全武行也常上演，這種情形在印度的十多天中，可是一次也未見著。不知是不是印度人的民主素養高過我們，在沒有任何規範的情形下，他們遵守了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主臬。

而在台灣，我們的交通設施雖然設立種種規範，卻無法讓我們體悟遵循規範也是民主素養表現一環的真諦，才讓我們的交通在規範下還是多有違規。

看看台灣的交通，想起加爾各答沒有分隔的道路，台灣人的民主、守法精神，表現似乎還不如印度，而對自由的真諦，台灣人似乎也比印度人了解得不夠深入。◎

(作者為《台灣立報》資深副總編輯)



馬德拉斯街頭一景，右手邊是上下班時段的警察指揮亭。

視  
窗  
4  
8  
專  
題  
企  
題



輕輕觸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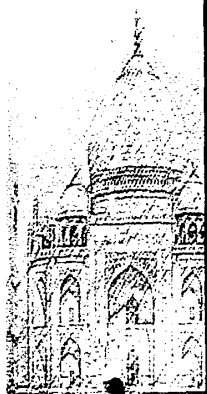
幽黯國度

↑ 孟買海灘兜售花生糖饅的老者。

### ——印度之旅，詩歌意象

印度的旅程裡有著古文明留下的光彩形跡，有著英國殖民統治留下的建構形貌，有隱藏在詩與歌裡的心靈投影，但更多的是街頭鑽動的萬千人影，就像恆河的沙粒流淌在視野的每個角落。

文／李敏勇  
攝影／路寒袖



↑ 泰文爾所創辦的森林大學幽靜、自然。

飛往印度首都德里的航機從桃園機場起飛是入夜時分，感覺著夕陽從臨近的海的遠方沉落，那個方向就是我和幾位台灣的詩人朋友旅程的指向。夜的黑暗在機場外面，在航機外面；起飛的機艙裡明亮的燈光照亮乘客們的形影。放眼望去，熟悉的朋友們的臉被淹沒在印度人群裡，他們穿著各式鮮艷的衣飾，包裹著頭巾，正從美國途經台灣轉機飛返自己的國度。而我們要前往異國。二〇〇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說，那是幽默國度。

與其說我是要去印度參加幾個詩歌節活動，不如說我是要去理解我讀過的幾個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甚至泰米爾人）詩人的作品的國度。他（她）們在南亞的一個我未去過的地域，一個有久遠文明但卻在現代世界裡顯示了深沉，複雜，灰暗，卻又閃亮著某種異樣的文化之光的地域。我和台灣的詩人朋友，從一個太平洋西南島嶼國度，一個小小的邁向新興獨立國家發展的國度，要前往人口僅次於中國的印度。他們比中國更陌生，但我想要理解。



德里，許多民眾正在甘地紀念墓園裡，懷思他們的國父甘地。

### ■血的氣味，無法迴避的緊張

我的行囊裡，帶了一本中文版的《烏都語文學史》，以及一本企鵝版的現代烏都語詩選 Modern Urdu Poetry，這是印度的一個語言系統，這個語言系統的部分地區已踏入分離獨立的巴基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也有緊張性，兩國都發展了核武軍力，形成南亞的緊張。但我有些熟稔的是一位原屬印度、後來成為巴基斯坦的烏都語詩人費茲·阿赫默德·費茲（Faiz Ahmad Faiz, 1911-1984），在許多世界詩選的版本中選錄了他的詩。我隨身行囊裡的《現代烏都語詩選》卷首就是他，選錄了十幾首詩。

初讀費茲的詩，驚顛於他描繪月光照進監獄的鐵窗那種冰冷，孤絕的心境。得過許多詩獎的他，

曾經被諾貝爾獎得主聶魯達（Pablo Neruda，智利）四度推薦他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儘管他未得獎，但他在人權和社會正義的努力使他的名聲具有世界性光彩。在前往印度的航機上，我再度探尋費茲的詩，想要經由詩人的心貼近印度的脈動。雖然嚴格說來費茲已經不是印度詩人了，他的國度是分離獨立的巴基斯坦。

### 血的氣味

◎費茲

血的氣味  
或一個情人發唇的芳香？  
我思量著微風  
今天會帶給我的  
是什麼。

春天已來到這花園了嗎？還是  
牢獄又找來新的居住者  
今天音樂會來自何方？  
鳴唱的聲音。

（李敏勇／譯）



◆ 甘地紀念館內所展示的甘地雕像和他的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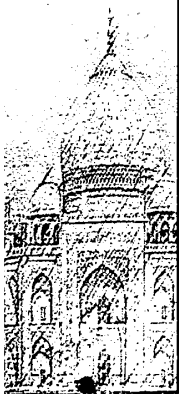
我能想像聶魯達對費茲的推崇，他也讓我想起一位土耳其詩人納京·喜克曼 (Nazim Hikmet, 1920-1965)，他們在二戰前後的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革運動中都投入努力，也都曾是良心囚犯，因政治問題入獄，而且都得了列寧獎。那反映了一個時代，反映了世界發展進程的一種面相。

朋友們帶了奈波爾的書，也在旅程中閱讀著。從抵達德里的夜暗中，彷彿喻示了一個國度的情境，一種隱喻從他們國度的情境訴說著，雖然靜默無語的夜空籠罩著，但那喧囂已經瀰漫在空氣中，穿越銅牆鐵壁包圍著踏上那個國度土地的每一個訪者和旅人。我和我的朋友，是訪者還是旅人？或都是。從德里進出印度，穿梭飛行經歷東西南北的主要城市和景點，在加爾各答、阿格拉、捷布、孟買、班格洛、馬德拉斯……在往訪泰戈爾紀念館、泰戈爾森林大學、甘地紀念墓園和甘地紀念館……而參加了在加爾各答，在班格洛，在馬德拉斯的詩歌活動。印度的旅程裡有著古文明留下的光彩形跡，有著英國殖民統治留下的建構形貌，有隱藏在詩與

歌裡的心靈投影，但更多的是街頭鑽動的萬千人影，就像恆河的沙粒流淌在視野的每個角落，有你無法迴避的聲音，但更多的是你無法迴避的各式各樣的彷彿沉默卻充滿話語的眼神。

#### ■ 複雜課題，反映在詩句上

在加爾各答的一個小書店裡，我向店主人詢問，意外地買到兩本他夾放在內層裡的兩本詩選：An Anthology of Modern Hindi Poetry (印度語詩選) 和 Signposts: Bengali Poetry Since Independence (路標：獨立後孟加拉語詩選)。精裝的兩本英譯印度詩選，顯示了多語系的印度詩歌面貌，那也是多民族的詩歌視野。它們讓我想起以英語創作的詩人，著名的A.K. 拉曼周安 (A.K. Ramanujan，許多世界詩選都收錄了他的詩)。我曾在一九七〇年代初，從《倫敦雜誌》拉曼周安英譯的一輯坦米爾人 (Tamil) 古典詩歌，初步體會到那個國度內部複雜課題反映在詩歌的形跡。用武裝游擊隊反抗的力量，稱之「坦米爾之虎」，但在詩歌裡，卻是那麼動人。





① 位於孟買的甘地紀念館，甘地曾在此處住過十四年。

### 她的話語

◎坦米爾／卡古蘭姆蘭 (Kokkulamuran)

那會有幫助的，親愛的友人，  
假使我們會識得誰  
就跟著他  
如同絲瓜的花

由於雨水澆淋  
長得如此青翠  
茶脈蔓延在我們田地  
濕潤高大的草叢裡

而且告訴他：  
這女子淡褐色的肌膚  
跟戀愛中的女子一樣  
已經呈現蛋黃色彩

(李敏勇／譯)

孟加拉語詩選，讓我想起一位我關切的孟加拉女詩人塔絲麗瑪·娜斯林 (Taslima Nasrin 1962-)。孟加拉語的人民，信仰回教的一部分已經先以

東巴基斯坦從印度分離出去，再以孟加拉的新國家從巴基斯坦獨立出來。然而去印度東北方，仍然有東和西孟加拉省。娜斯林的詩反映了進步女性的批判精神，在印度這應該也是一種不能被壓抑的聲音。娜斯林因國家內部力量的壓制與排擠，在瑞典尋求庇護，歐洲議會曾頒沙卡洛夫自由獎章給她。她這樣的詩，反映了女性的心聲：

### 邊緣

◎塔絲麗瑪·娜斯林

我正要走出去。  
我身後的家人叫喚著，  
我的孩子正拉著我的紗麗衣中，  
我丈夫站著敲擊門扇，  
但我一定要走。  
前頭除了一條河並無其他，  
我要渡河。  
我會游泳但他們，  
不讓我游，不讓我渡河。

河的對岸，  
除了廣大的田野外一無所有，  
但我要碰觸這樣的空無，  
而且迎向風奔跑，那嘶嘶聲  
使我想要起飛。有一天我將舞臨  
然後回返。

我從未像童年一樣  
離開數年去遊玩。  
有一天我將引起大騷動離家嬉遊  
然後回返。

我好幾年不曾埋首在孤寂的裙裾哭泣。  
我要找個人哭說我的心事  
然後才回返。

前頭除了一條河並無其他  
而我會游泳。  
為什麼我不能去？我一定要去。

(李敏勇／譯)



① 印度的大城市常常可見英國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建築，圖為加爾各答街道的英式建物。

塔絲麗瑪·娜斯林這樣的進步女性思維當然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這些南亞國度，揉雜著民族的、種姓的、宗教的、性別的條件呈顯出來的一種自我解放思維，是觀照第三世界心靈動向和社會風景的一種底片。這讓我想在印度之旅的詩歌活動中接觸到的一些女性。比起被掩埋在社會底層的低下身分男性，她們撐開另一片天空。但是，那也許只是她們能看到的天空。

#### ■ 夜間飛行，時間的恆河流淌

在幾場詩歌活動中，我仍然比較想念一個已過世，但在世界詩視野裡較常被提到的 A.K. 拉曼周安（1929-1993）。這位出身說坦米爾語家庭的印度詩人，在美國印地安那大字取得 ph.D，然後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對印度詩與文學的譯介極有貢獻。他也是我譯介的坦米爾詩歌的英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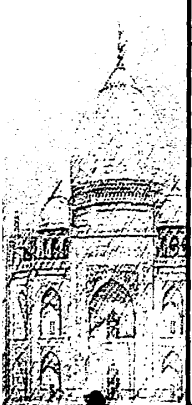
#### 一個印度人對他的身體

◎A.K. 拉曼周安

親愛的仍活動中的存在，  
親愛的身體：你帶引我  
墜曲在子宮和記憶裡。

給我手指緊握  
優雅地，恰適地：並且拂動  
某些人的頭髮：折磨一個男人的  
影子回到他的世界：  
抑制眼睛的幽點  
經歷一季冬天和一種恐懼的  
靜默，一個乳房的身影：  
一個西洋梨的寂靜，在花琴中  
和無邪的拳擊的噪音。

你帶引我，不要離棄我







④ 孟買是印度最大的城市，人口超過一千六百萬，忙碌的都市生活，造就了如此的專業洗衣廠。

於後方。當你離開所有其他人時，  
我喋喋不休的臉，我不被親吻  
流離於外的心靈，當你覆蓋  
並收拾我的脈搏  
以活絡林群的汁液  
讓我一同前往並感覺  
在我樹枝之中蜂巢的重量  
以及在我炭灰裡  
流布烏編成的粗帆布。

(李敏勇／譯)

即使移居異國，印度人的文化形貌和心性使他們仍然是印度人。在美國那個大熔爐裡，A.K. 拉曼周安仍然是一個印度詩人；儘管他以英語寫詩，他仍然是一個印度詩人。我看著在印度接觸的詩人們，想像著他們漂離異國的心靈。看著在印度接觸的詩人們，想像英國殖民統治的文化形貌和印度文化形貌交錯而構成的形跡。他們以英語和世界交

談，並與孟加拉語、印度語、烏都語等主要語言和其他數百種地方語言並置在自己的國家對話。然而，你能感受到一種屬於印度的，屬於南亞的，然後毗鄰近東，近歐，混和著印度教、回教、錫克教，甚至天主教的複雜樣相，在一個幽默國度裡嘗試著放出光。而古文明和近現代文明在時間的恆河流淌著，從喜馬拉雅山到孟加拉灣，阿拉伯海和印度洋。

一直到飛離德里，我仍明晰地感覺到在印度國內的夜間飛行。從飛返台灣的航機，我想像有一次夜晚看見下弦月與航機平行，從機艙裡小小的窗看到遠方，彷彿伴隨著我們飛行，點綴著某種鄉愁。在夜空中，在一片黑暗裡，那是一片更為遼寬的領域。航機穿越夜空飛行，在那盡頭有等待我們的國度和心。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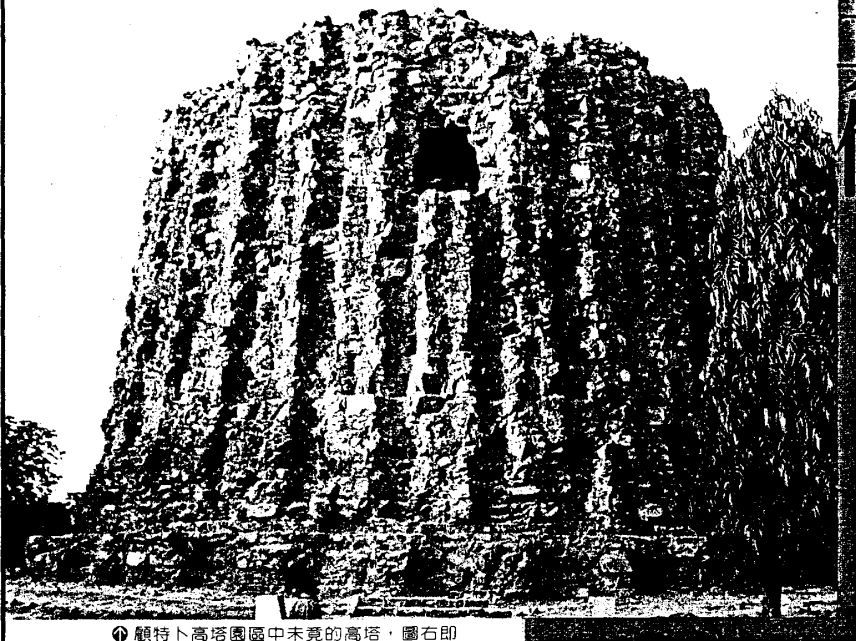
(作者為詩人)



④ 恆河孕育出印度古文明，是印度人民共同的母親。

# 長葉暗羅及其他

印度笈記



⊙ 顧特卜高塔園區中未竟的高塔，圖右即是又名「無憂樹」的長葉暗羅。

文／沈花末 攝影／路寒袖

長葉暗羅又名無憂樹。  
無憂，  
充滿了佛學意味。  
文獻上記載著，  
摩耶夫人按照古印度的規矩，  
要返回娘家待產，  
途中經過一座大花園，  
見到枝葉柔軟低垂的無憂樹，  
於是伸手撫觸枝條，  
動了胎氣，  
就在樹下生了釋迦牟尼。

認識長葉暗羅是在台北的某座校園裡，某個系系館前方左側，就這麼兩棵樹緊臨站著，兩棵的高度差不多，約有一丈，其中的一棵前面有個木質牌子，上面寫著：長葉暗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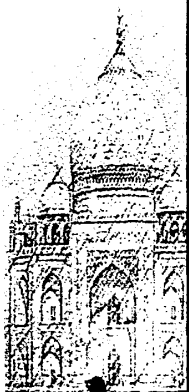
## 長葉暗羅 十一月二十九日

長葉暗羅，多麼神祕的名字，長相又是多麼特異。狹窄的葉子有十幾二十公分那麼長，葉緣有鋸齒狀，就在距離樹頭不遠處綿綿密密的長著，一棵樹中有濃綠，有淡綠，全身油亮亮的，在太陽下閃著光。因為這光，令人不得不注意到它。

在德里（Delhi）的第一天早晨，我們在旅館吃早餐，這印度早餐是如此的饒有新鮮感：麵餅、咖哩蔬菜醬、烤蕃茄和烤馬鈴薯泥等等，這些都是前所未嘗過的。喝咖啡時，我看到了長



⊙ 德里的路樹全都蒙上一層灰塵，是空氣污染，還是冬季氣候的特色？



葉暗羅，它就站在游泳池旁，臨著圍牆，高高的挺著，全身上下都蒙著細細的一層灰塵，不太看得出是否濃綠之中有著淡綠。之後，我又在旅館前庭看到三棵，它們就和兩棵黃連木同樣的倚著牆，也同樣的看起來昏茫茫。

走出旅館，乘上巴士，出了旅館範圍，長葉暗羅以不同的大小和高度在各處出現。原產地就是印度的長葉暗羅，果然就在我旅行印度的第一天，在視線之內，無所不在的生存著。在路邊，它是行道樹。可是，暗灰灰的一棵棵，看起來沉默又認命。德里的陽光亮晃晃的，然而，長葉暗羅本應發亮的葉子，卻被厚厚的灰塵遮住了。德里的天空也是灰的（這和亮晃晃的陽光又有衝突），連地上也似是有霧罩著，不能看到很遠的地方。這是空氣污染，或者是冬季氣候的特色？我不能明白。地上的樹和天空的灰連成一氣，總是不能看得真切。

不能看得真切的地方很多。走過鬧區市集，擠得滿滿的人潮，水果攤和吃食攤並陳，也有那賣布、賣雜貨的，各種鮮艷的色彩，紅的、橘的、綠的、黃的和藍的等集合在一起，也有一番富足飽滿的氣象，可是就在美好的石榴紅攤子旁，一個瘦伶伶的人類身軀，裹著灰黑的布，蜷臥在地上，周邊仍然人來人往。這個時候，如果仔細搜尋，也會發現一株長葉暗羅，冷漠的，孤芳自賞兼被動。

然而，也有那肥美強壯的。在顧特卜高塔（Gutb Minar）旁就有一棵，茂盛豐滿的葉子使得身量極高的這棵長葉暗羅顯得十分尊貴，而站在精細雕鑿、綴著花卉圖案的古蹟庭園裡，又是相得益彰的引人注目。

長葉暗羅又名無憂樹。無憂，充滿了佛學意味，在印度文學裡又是祥瑞的象徵。文獻上記載著，摩耶夫人按照古印度的規矩，要返回娘家待產，途中經過一座大花園，見到枝葉柔軟低垂的無憂樹，於是伸手撫觸枝條，動了胎氣，就在樹下生了釋迦牟尼。

無憂，無疑的是一個完善的人生境界；可是無憂又是一個多麼沉重的人生課題。在一片廣袤無垠的印度土地上，或許，無憂祇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但那也是一種理想的，人追求的境界，儘管又是充滿疑惑的。

## ■在一切藍之中 十二月二日

前往捷布（Jaipur）的班機是在下午四點三十分。沒想到飛機竟然準時起飛。

飛機飛離加爾各答（Kolkata）。這是來印度的第六日，共經歷過五個白天。在德里和加爾各答，看的是灰撲撲的大地，暗濛濛的天空，總是有徘徊不去的淡煙。祇有現在五時半許，飛機已經飛了一個小時，太陽退隱而去，晚霞光臨。

我見到了藍。濃咖啡色的地平線上是黑橘、暗橘、淺橘、淡橘、很淡的橘，黃和橘的混合、淡黃和淡橘的混合、淡黃和淡藍的混合，其上才是淡藍、藍、深藍、暗藍和黑藍。

在一切藍之中，有幾粒星子在閃耀。

閃耀著光芒。循著光，感覺到自己的眼睛微濕。一顆心終於可以有溫馨澄明的觸覺；而可以有這樣的觸覺，彷彿是因為自己離開了令人不敢逼視的人群。

連日來行過的土地，歷經的兩座大城，有繁華，有凋敝，有細膩，有粗俗。華麗的如寺廟，如紀念碑，也有簡陋的是以帳篷搭起的衆多違建，那麼破敗的擠在一塊空地上，而牛和豬在垃圾堆中逡巡覓食，孩童就在一旁玩耍嬉戲。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難忘一個小女孩。有一次，巴士停下，我們離開車子，一個女童抱著沒穿褲子的弟弟，旁邊還

① 女童抱著沒穿褲子的弟弟，伸長著手向沈花索要錢。



跟著另一個弟弟，她伸手向我要錢。我們進去餐館進食，用完餐出來，她又跟過來。一直跟著，我們上了巴士之後，她仍站在車外伸著手。全身髒舊，祇有眼睛會光。那眼神一直跟著我，不捨的跟著。

但也有極其奢靡的。在德里的一夜，所住的旅館裡，有一場婚禮正在舉行，夜裡十點了，參加婚禮的人們陸續進入大廳，這一場婚禮將進行到天明。男男女女



印度所見，一方面是精工雕琢的奢麗，一方面卻又是荒涼困厄的貧瘠。

都穿著剪裁合宜的傳統服飾，衣料閃著純絲純毛的光澤，尤其女性，在金線銀線交織粉紅駭綠的紗麗之外，身上的珠寶一串串，一疊疊，閃閃發亮。人們的臉上露出發散香氣的笑容。

而在二十公尺外，新郎，當然也是衣飾鮮亮的，乘坐在一匹裝飾亮片灼灼紅艷的白馬之上，剛剛踏進旅館庭院大門。旁邊躍動的人們是歡樂的。躍動的還有鼓聲，一組人打著繫在腰間的手鼓，鼓聲沉沉的一波波，跟隨著新郎，一波波湧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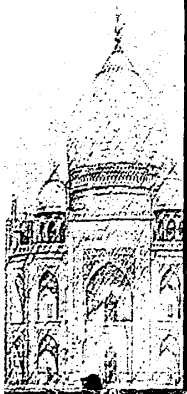
有一日，我們去拜訪某夫人，在通過種種關卡的安全檢查後，來到一間素淨的小客廳裡等她。夫人氣度嫺靜，友善而熱情的款待我們，上了咖啡和茶，又來三次點心。第一、二次是印度小點各三種，第三次是乾果四種，分別是腰果、杏仁、葡萄乾和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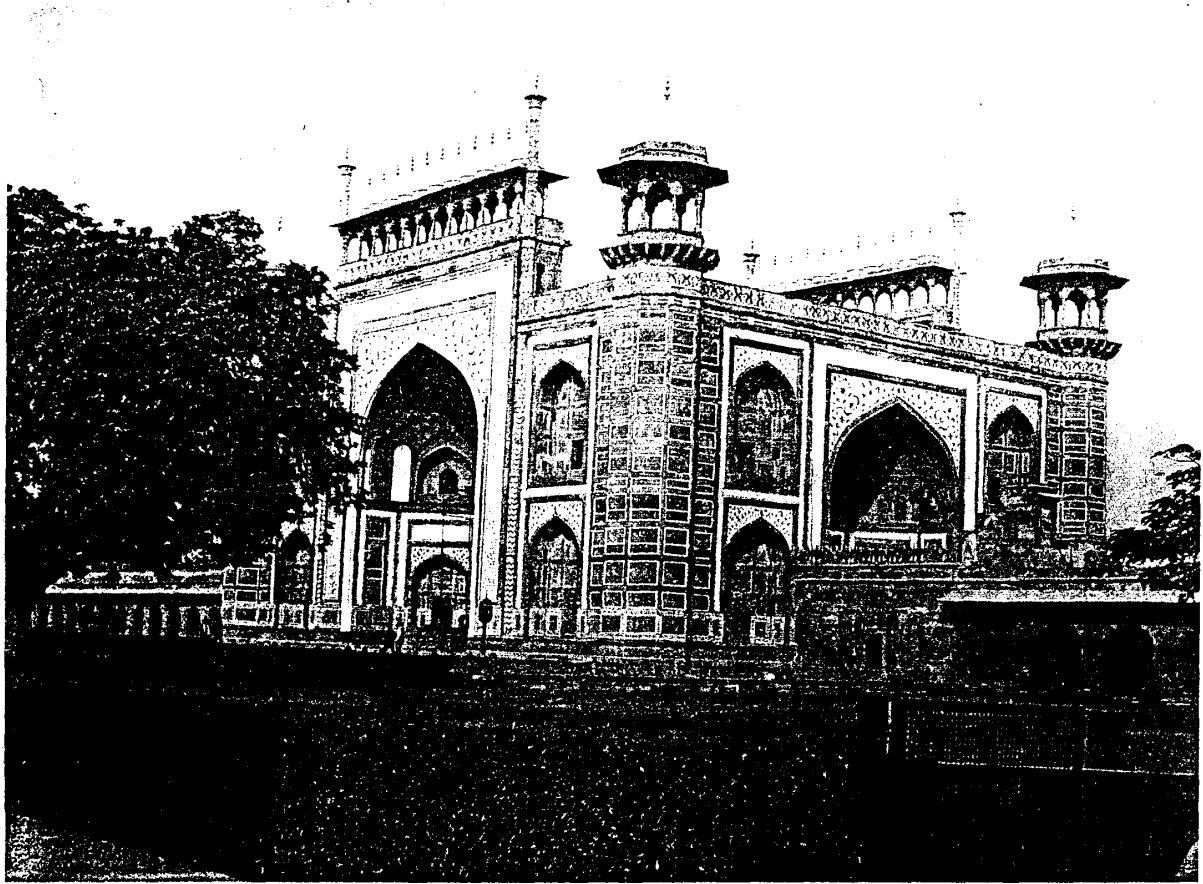
果，由二位工作人員服務。屋前是整齊潮潤的綠色草坪，幾個工作人員正在澆水，這圍牆內精緻有序，風格典雅；圍牆之外則是灰塵滿布，散漫混亂。

正因如此，所見到的，一方面是精工雕琢的奢麗；一方面又是荒涼困厄的貧瘠。這樣的強烈排比交錯在同一時空，令人產生不真實的虛空感覺，心裡體受到的震驚和陰翳，就像流連不去的冬日煙霧一樣，然而也有悲憫和明亮，如有太陽照拂。於是當機窗外那片無止境，綿綿不斷的藍出現時，竟是一種撫慰的力量，這力量，可以使自己安靜下來，沉澱幾日來受到撞擊的心情，並且思索。

■乾燥的曠野 十二月三日

從阿格拉 (Agra) 再回到捷布，走的還





④ 泰姬瑪哈陵連正門都如此壯觀，難怪它是印度的地標。

是昨夜走過的國道。昨天黃昏從加爾各答飛到捷布，用過晚餐，在八點半左右，即乘坐巴士前往阿格拉。這一趟路程二百四十公里，約需四個半小時。

所謂國道，其實是兩線對開的道路。黑夜，把兩旁的景物掩蓋住了。一路上，小轎車、巴士、貨卡、油罐車、馬達三輪車和駱駝車等等，交通流量很大，顯示貨暢其流的一面。這麼多速度快慢不同的車輛，同行在一線道上，如何按照自己預定的時間到達目的地？看來，就祇有靠超車了。在這裡，超車是那麼重要，於是開大燈、閃大燈和按喇叭成為沿途紛擾不休的活動。裝飾得花花綠綠亮晶晶的車輛，車尾上都是寫著「Blow Horn, Please (請按喇叭)」。因而一片漆黑之中，車燈射出的強光對著強光，喇叭聲對著喇叭聲，暴躁的聲息相隨。走在這條路上的運匠們，可以把超車時來車的距離算得那麼準確，實在令人歎為觀止。不過，也有算計失

誤的時候，一輛卡車為了閃避一部迎面而來的遊覽車，緊急中衝入路旁的田裡，為此，交通中斷四十餘分鐘。我們在凌晨近二時才到阿格拉。

早上，我們去了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這座建築背後的愛情故事早為世人所熟知。蒙兀兒 (Mogul) 帝國的第五世皇帝沙·傑汗 (Shah Jahan) 和具有波斯血統的女子阿珠曼 (Arjumand) 結婚。兩人形影不離，結婚十九年後，王妃因難產而死，時年僅三十九歲。翌年 (一六三一年)，沙·傑汗開始興建陵墓。他聘請來自君士坦丁堡的圓頂建築師，巴格達的泥水師和書法家等，每年動用二萬餘人工，共耗時二十二年完成。

走進大門，一座美麗的蒙兀兒花園就在眼前，然後遠遠的，一座白色的大理石砌成的陵墓，以極其純潔，極其優雅的姿態矗立在一層薄薄的霧中，早上的太陽雖已耀眼，但霧並未散去。泰姬陵的牆壁、門扇和窗櫺都是精巧的雕刻，許多花朵、紋飾

和圖案都用瑪瑙、青金石、綠松石和紫孔雀石等鑲嵌而成。走在裡面唯有驚歎這巧藝。

也驚歎這愛情。泰姬瑪哈陵原為愛情而生。站在欄杆前北望，腳下正是雅穆那河（Yamuna River）靜靜的往東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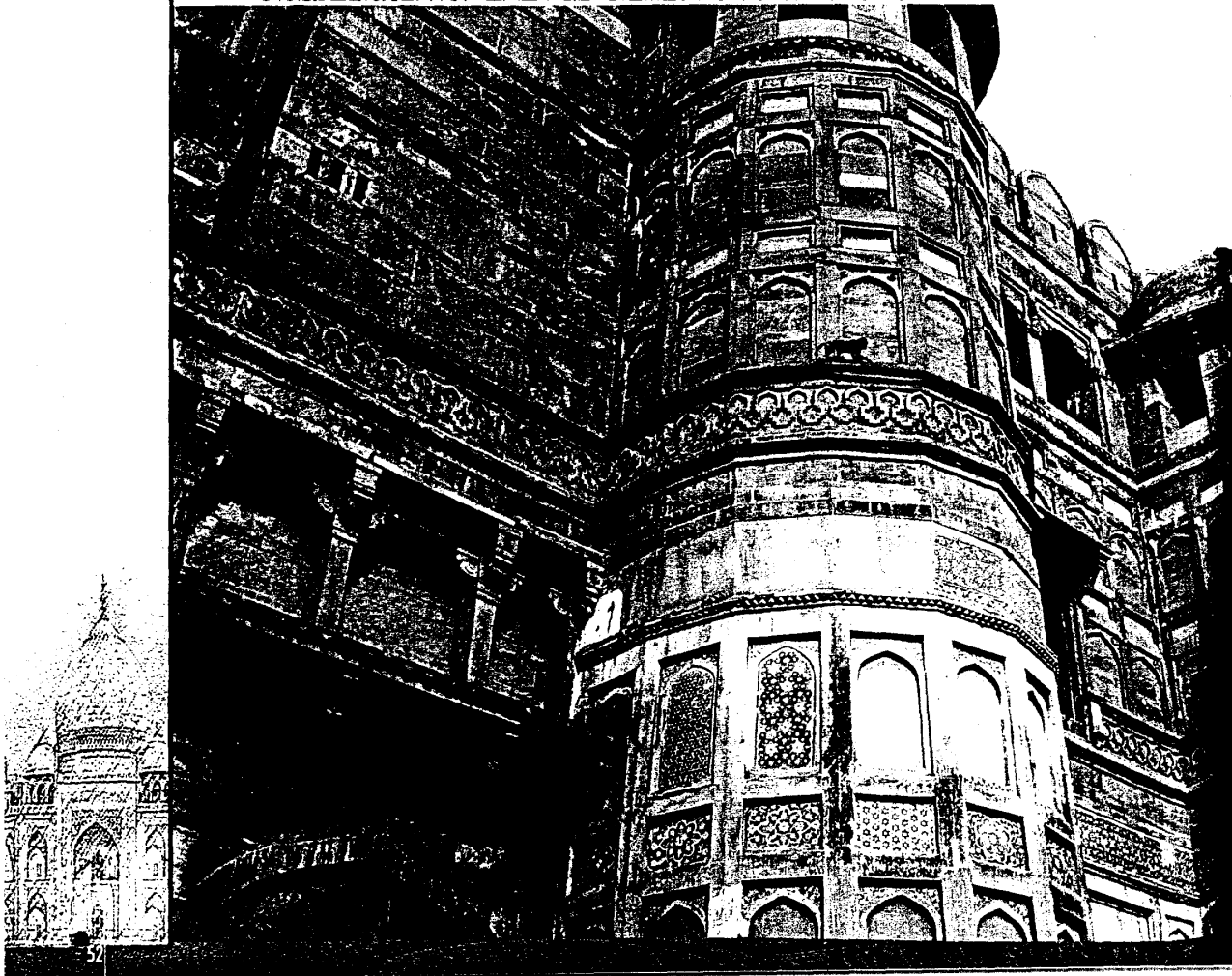
午後，我們去阿格拉堡（Agra Fort）。阿格拉堡又稱為紅堡（Red Fort），與泰姬陵相距一點五公里，由阿克巴（Akbar）大帝在一五六五年始建，直到十七世紀沙·傑汗時才完工。城牆高二十公尺，整座堡是以紅砂岩砌成。沙·傑汗原想為自己建造一座以黑巴大理石砌成的陵墓，再以橋連接泰姬陵，以示和其妻生死相連。然而其後兒子奧

朗澤布（Aurangzeb）篡奪王位，將沙·傑汗軟禁在阿格拉堡，孤獨寂寞到死。在被軟禁的九年歲月裡，沙傑汗就隔著雅穆那河，遙望泰姬陵。

我們登上沙·傑汗被軟禁的房間。站在窗前，河就在不遠處，冬日的陽光把河水照得閃爍爍的，純白的泰姬陵就在一片朦朧氤氳中。同時，我們找到了傳說中沙·傑汗利用反射原理設計的一組鏡子，經由鏡子可以觀看泰姬陵。這些極小的橢圓形鏡子就鑲在雕飾繁複的牆壁上。

我們每一個人，也都從這些鏡面上，真的看到了遠在一點五公里之外的泰姬陵。鏡

● 阿格拉堡由阿克巴大帝於一五六五年始建，整座城堡以紅砂岩為材料，城牆周圍長達二、五公里。



中的白色建築光影迷離。

從阿格拉堡出來已近四點。如同其他各個景觀場所一樣，出得大門，一群乞丐和小販擁過來團團圍住。但是這次擁過來的是一群殘障丐童，或缺手或缺腳，瘦癯癯的匍匐在地上乞討，看了格外令人怵目驚心。這是印度的矛盾之處，就在一牆之隔，一個是雕琢奢麗的藝術之極致，一個卻是貧窮骯髒苦苦掙扎的人類，這是兩個涇渭分明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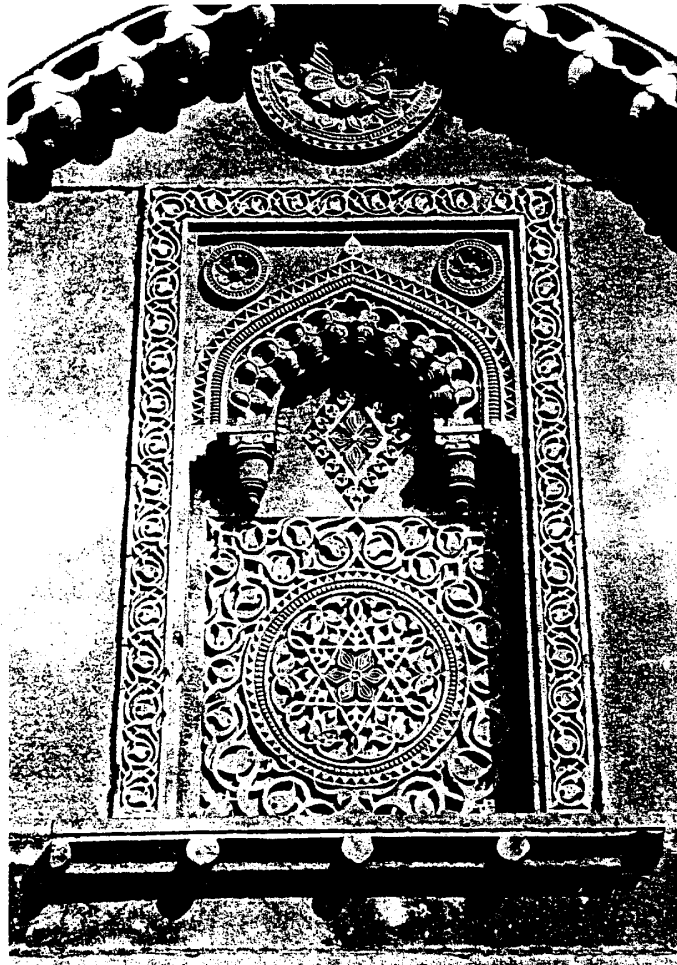
我們要回捷布，昨晚走過的國道還要再走一遍。

四點鐘的太陽雖不再刺眼，但還是晶亮亮的，這才看到國道兩旁的風景。眼前是一望無際遼闊乾燥的褐色平原。其中最多的是稻田，稻穗正在成熟



印度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極為嚴重，像這種在觀光區乞討的孩童處處可見：圖為阿格拉堡前的乞童。

阿格拉堡壯觀而雄偉，內部雕飾奢麗，是印度古王朝的表徵。



階段，土黃的顏色鋪向前去，偶有收割後的稻田，稻草紮成一束一束的疊著。田土上總有在工作的大人和小孩，間或幾頭牛在漫步……，這是靜謐的田園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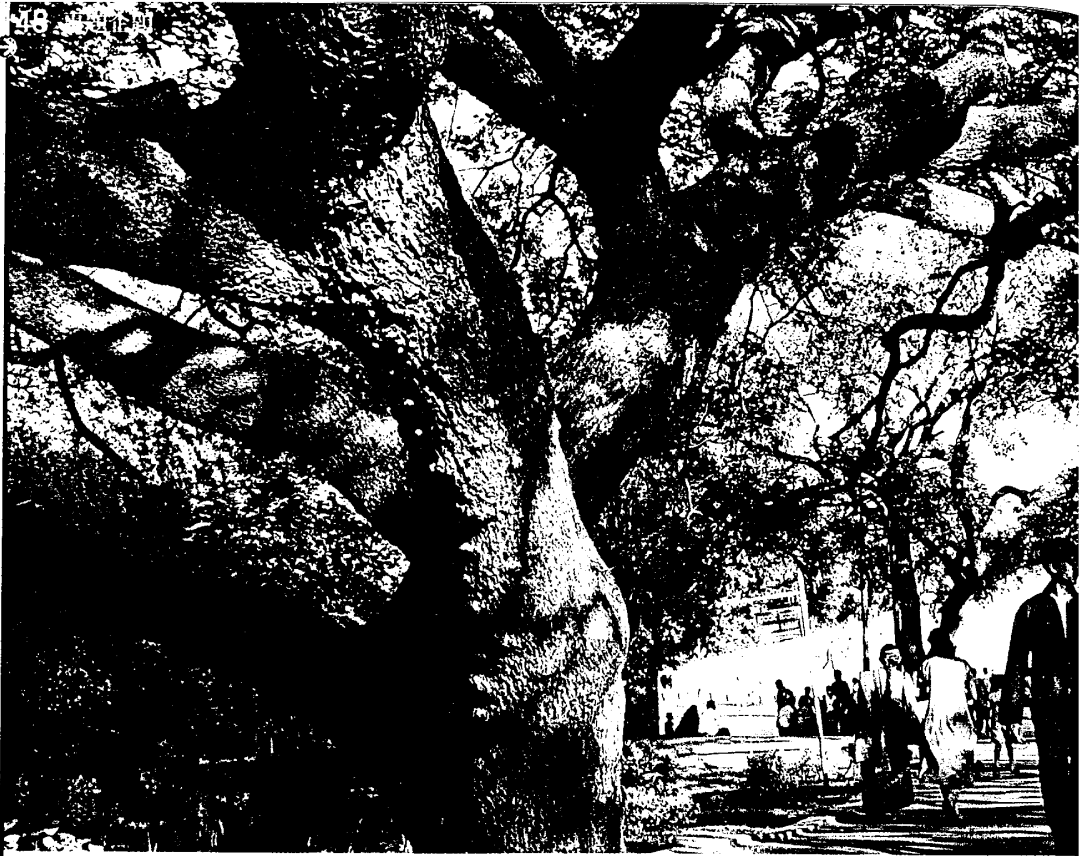
我們的巴士疾速行駛。

此路途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個村落，那些低矮的房舍，看起來有如棕黃和暗灰的混合，但茂密的林木又中和了這種荒漠感。然後，油菜花田出現了，綿延著的鵝黃色。這時，太陽的光已經減弱，但也還在油菜花上灑了些金光。鵝黃的田變得金黃閃耀，在灰藍混著淡粉紅的天空下，這金黃有深淺，有層次的渙散，我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油菜花田消失，看到一個柔軟的夕陽墜落。

#### ■雨豆樹 十二月七日

班格洛（Bangalore）是印度著名的科技城。昨夜，飛機在十點起飛，從孟買（Mumbai）到班格洛，航程一個半小時。

我的鄰座坐的就是一位軟體工程師，是一家手機軟體公司的負責人，大約四十出頭的她，溫婉自信，穿著黃色系傳統紗麗，戴著鎊黃披肩，剛從孟買出差完畢。特別問我是不是日本人，因為她的公司與



班格洛植物園內大樹林立，整體的規劃、管理都佳，足堪台灣借鏡。

日本人有生意來往。我恭維印度是個軟體大國，她欣然同意。我說台灣的電腦產值占世界第三，她僅回答了一句：「哦，那是硬體。」

我相信這一部客滿的波音七三七上，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是軟體工程師。近半夜了，走出機場大門，兩旁的接機牌子更寫著許多國際知名的軟體公司，如微軟和甲骨文等，這個城市的氣質也不同於其他我們已經旅行過的大城。班格洛的市容很乾淨，很漂

亮。

而且，到處都是大樹。

那位在國際詩人朗誦會上的英國人說，一九四六年，在印度獨立之前，他就在此地生活了，彼時班格洛祇有三萬多人口，到處都是森林和鳥獸。現在的班格洛是個有五百六十萬人口的大城，雖然人口以百倍擴張，但是許多樹也保留下來了。

樹，經常關係著一個城市的容貌。首先，是雨豆樹，暗黑的樹幹非常粗大，傘狀的碧綠樹冠線條很雅緻，這是一棵樹形很優美的樹。我原來並不認識這樹，高雄來的朋友說這是雨豆樹，愛河沿岸就有。春天時開花，紅色花絲細長，很像粉撲。其中的一位詩人告訴我，他認識高雄所有的行道樹，尚且為它們寫了一冊詩集。不過，他的心中仍然有著氣憤：「換了一個市長就把原來的樹挖掉！」

畢竟，樹的多寡是一個城市美不美的重



到班格洛植物園的遊客大都潔淨而笑意，並時而顯露富裕的神態。





要指標，樹的好處不用再贅述，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氣憤。我想起某次到新竹，巧的是經過的街道竟許久不曾出現過一棵樹，坐在後座的女兒，那時才九歲，發聲了：「這裡一棵樹也沒有。」

而這裡的兩豆樹是全然的茂密，自由自在的長高。

我們在這個城市裡繞著。

有一種樹偶爾就在路邊出現，樹上是滿滿的紫紅色花朵，而沒有一片葉子。很獨特的開法。問在此地生活的司機先生這是什麼樹，回答是不知道。

這城市又有一座豐美的植物園，比諸加爾各答那一座無雜枯瘦的植物園，直有天壤之別。在加爾各答，我們所見的是明顯沒有人用心管理的植物園，園內的植物就如加爾各答的市容和交通一樣的紛亂無章，兼且散佈著垃圾。雖然寬大的恆河尚算平靜的流過它身旁。而班格洛的植物園，潔淨的綠襯著穿著得體的遊客（還有，他們臉上流露出的富裕神態），空氣間浮動的是從容和祥和。

我就是在這座植物園裡有機會記下這樹的學名：Bignoniaceae Tabebuia avallanide。與我一樣對樹有興趣的高雄詩人走過來，借去筆記，把這學名也抄進他的筆記裡。我想，詩人的腦子裡一定一直牽繫著這棵樹的影子，他也被這棵樹所震動吧。不一會，他問同樣遊園的印度人，那人答以這是嬰粟花樹。不管對不對，我喜歡這個令人容易迷醉的名字。

而嬰粟花樹也盡力回報，就在臨出植物園時，有一株約兩丈高，就對著一座五千萬年老的大岩丘，獨自站在夕陽裡，將要落下的日光，在整株樹上繪出淡金紫紅深紅與淺褐。

我目眩於這美。

不過，火焰木美得更徹底。我曾經在長興街一帶看過一些火焰木，橘紅的花一朵一朵藏在葉間，煞是動人。這裡的火焰木不但高大許多，樹梢畫出的弧度更整齊，於是一排排綿密的、透薄的、發光的橘紅花朵，不，是火焰，就這樣有致的錯落在許多樹上。

遠遠的看見這些火焰燃燒著，一種熾烈的熱情



① 色彩艷麗的傀儡木偶正反映出印度文化複雜、豐富的一面。

迸射，很難去想像灰塵覆蓋乾燥粗糙疾苦艱困的北部大城；或者很難想像這城也是印度的一部分。這豐富的綠，及其表示的靜定悠閒，又是這麼真實，這麼溫柔濕潤與和諧寧謐。這大地是如此寬容如此厚愛的允許蒼生萬物茁壯滋長。

於是，當那位來自伊朗，穿著白色罩袍，戴著黑頭巾的伊法混血小姐，倚著背後西塔琴魅惑的單音，緩緩的以清脆的英文誦出：

「詩是痛苦，  
詩是愛，  
詩是一滴水，  
一滴水溶入大海……。」

我濃厚的想起我那亞熱帶的家園。我想念我所居住的城市，哪怕想的祇是三十坪的空間，只是陽台上身處一隅日照不足的苦楝樹。我要回家了。雖然，在這樣美麗的城市裡，停留兩個晚上無疑是令人歡喜的。②

(作者為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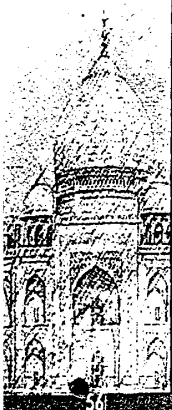


# 在偉大與 卑微的國度

人類文明自古以來，  
凡是宏偉壯麗而為後世所景仰讚嘆者，  
莫不建築在當時人民的痛苦上，  
泰姬瑪哈陵如此，  
金字塔如此，  
萬里長城亦然。

文·攝影／路寒袖

到 達印度的第二天（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們搭乘的巴士一開進德里街頭，混亂擁擠的交通不禁令人目瞪口呆：許多市中心的寬闊馬路，雖有人行道，也有中間分隔島，但就是鮮少劃分車道。聖牛、行人、腳踏車、摩托車（那種台灣九〇年代前的光陽、三陽、YAMAHA 與速克達）、人力車、三輪摩托計程車、計程車、小轎車、貨車、公車、牛車、馬車，全都擠在一起，你搶我的路，我插你的道，一句台語俗話說得最貼





① 德里印度門，仿巴黎凱旋門而建。

切：「你踏我的頭，我踹你的尾。」尤其是上下班時段，整個城市活像在逃難一般。

### ■靠按喇叭呼吸

而更令人神經緊繃的是，不管開什麼車，只要有喇叭的，大家就猛按，管你前面有車沒車，彷彿印度的司機是靠按喇叭來呼吸的。這種景象不只德里如此，只要是大城市無一例外，倒是南方的城市如孟買、班格洛（Bangalore）等，因為比較現代化，所以喇叭聲稍微文明些。

十二月二日晚，我們由捷布（Jaipur）搭車行駛國道，前往二百四十公里外的阿格拉（Agra），車程約四、五個鐘頭。所謂的國道其實只是一條雙向的馬路，路上滿是油罐車、貨車、巴士……，每部都開得飛快，當然喇叭更是響得痛快淋漓。這讓我有種錯覺，彷彿回到

二、三十年前台灣的縱貫公路，那相互爭先的豬仔車、青果車，一部部的從身旁奔馳而過。

不過頗為神奇的是，即使如此，我們在印度兩個禮拜的時間裡，竟然從未看到有任何擦撞的人車，於是我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印度司機的技術足可取代台灣，成為世界第一。但喇叭吼得再兇，搶道搶得再狠，也沒有人因此破口大罵或幹架，如果在台灣，早就打死好幾個人了。從這點來看，印度人似乎比我們有修養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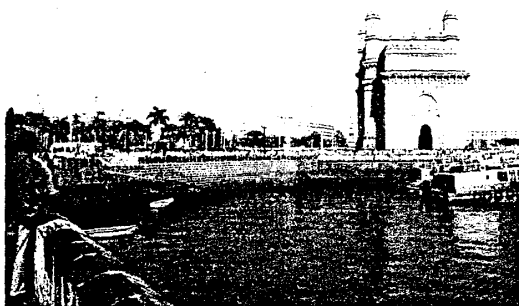
### ■印度門

印度門有兩座，一在首都德里的拉加帕特路（Rajapath Rd.），一在第一大城孟買的海邊。

德里的印度門是我們到印度後，第一個參觀的景點。我一步下巴士，迎面路邊即是一位

1  
2  
3  
4  
5  
6  
7  
8  
9

◆孟買的印度門位於海邊，周邊遊艇穿梭頻繁



◆就是這家子硬拉著路寒袖合照。

弄蛇的年輕人，我不假思索的拿起相機就拍，年輕人一面吹著笛子，一面騰出另一隻手拍那仰出草簍筐的眼鏡蛇頭，讓牠與我面對面，並示意我再拍一張，他的隆情美意我當然照單全收，立即又按了一張。

這下麻煩來了，年輕人放下他的寵物，追了上來，這時我才會過意來，拍照是要錢的。不過，我們在車上時領隊慈仁德姐才剛再三交代，不要隨便給錢，否則後遺症不小。我一時難以判斷到底該不該給，只得頭也不回的逃開。

走沒幾步，才發現我們大部分的團員都黏著一兩個印度年輕人，慈仁見狀不禁笑著問，我們是不是跟他們拍了照？沒錯啊！我攝了蛇郎君，其他人則咔嚓了美猴王。拍照就付錢，給個十盧比吧。慈仁說：

在孟買的印度門停留的時間很短，才二十分鐘。大部分的團員都只在巴士周遭拍幾

張以印度門為背景的照片，就上車了。只有我和江自得夫婦三個好攝者，拿著相機沿海岸線一路拍過去。

此地不愧是觀光勝地，人潮洶湧，慈仁多次警告：印度扒手忒多，千萬不可單獨行動。江自得夫婦有如神鷗俠侶的攝影二人組，彼此照應，搭配得天衣無縫，我原想當個跟屁蟲尋求庇護，孰料半路竟被一家子的印度觀光客攔截，硬是要跟我合照；之前都是我拍他們，這下印度人可要回報我了。

一家九口將我簇擁在中間，我擔心這是竊盜集團佈的局，左手佯裝很自然的移到身後，不露聲色的緊緊壓住後口袋的皮夾。印度人彷彿故意拖延時間、製造機會，多次要求他的家人靠攏點再靠攏點，而他自己不是忘了取下鏡頭蓋，就是閃光燈抬不起頭。我隻身深陷敵營危如待宰羔羊，他們則談笑用兵，視我為囊中之物。

最後照片總算拍成了，又對我手中的數位相機充滿好奇，直問：一部要多少錢？我哪敢將相機借他玩，因為難保不肉包子打狗。情急之下虛晃一招，丟句：這可值兩萬五千盧比呢！當他大口尚未合攏之際，逃之夭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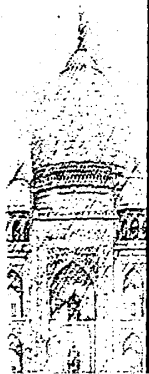
回國之後，看著我為他們拍的全家福，憨直樸質的陌生臉龐，我的逃離竟顯得有點資本主義的猜疑，那樣子的防衛是在掩飾社會集體的不安嗎？

## ■德里

認識印度總是從德里開始。

我們在德里參觀了貝拉（Birla）廟、顧特卜高塔（Qutb Minar）、迦密清真寺（Jami masjid）、甘地紀念墓園與俗稱蓮花寺的靈曦堂（Bahai house of worship）。

貝拉廟原名應是吉祥天女和納拉亞那廟（lakshmi-Narayana Temple），之所以這樣簡稱乃因為它是由私人所捐建，貝拉是一位





◆ 德里的貝拉廟由企業鉅子貝拉捐建，裡邊典藏一座中國清廷所贈之鐵鐘。

印度億萬富商的名字。大理石和紅砂岩是這座印度廟的主要建材，外觀漆成紅黃兩色，顯得格外的醒目耀眼，裡邊尚展示著一座中國清廷所贈的大鐵鐘。

在這裡我們見識到印度小販死纏爛打的黏人功夫，告訴我，我快脫隊了，再說。小販答，那我等你回來哦。本以為已經金蟬脫殼了，豈料參觀結束欲返回停車場時，他果然信守承諾，好整以暇地等君入鑊。你能不佩服嗎？只好掏腰包買了他的兜售，一頂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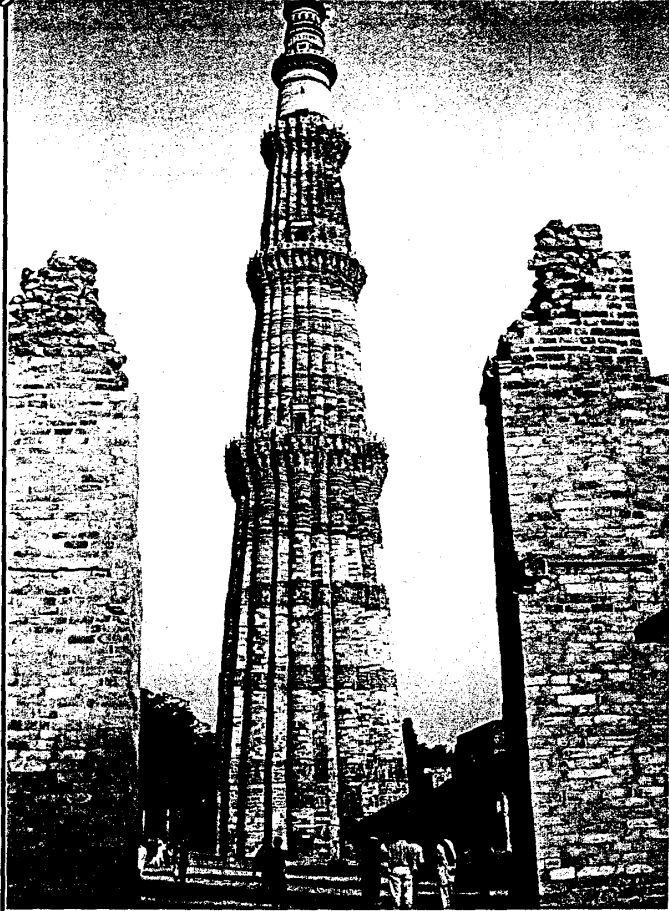
為了宣揚戰功的顧特卜高塔的確高，足足有七十二·五公尺，都已經年逾八百歲（建於一一九三年）了還一柱擎天；塔身刻的不只是花紋，還有整部的可蘭經文。我為了拍它，一面走一面從觀景窗照它，如此好幾次了，仍有一大載撐出相機，這時站在數公尺外的杜文靖向我招手道：要到這裡才拍



◆ 甘地並非葬在他的紀念墓園，這座黑色的方形大理石台是給民眾追思禮敬之用的。

得進去啦。

對迦密清真寺的第一印象並不差，雖然一部相機要收費一百盧比，不過，廣場上的每個回教徒尚屬和善，害羞的人眼睛盯著你看，嘴角則一抹微笑；熱情者索性毛遂自薦當你的模特兒，有位仁兄還把我拉到他們全家「駐紮」的邊廊，為一家大小拍照。



已有八百餘年歷史的顧特卜高塔依然挺立，其稜角結合圓弧的塔面設計，見證了印度人高超的建築技術。

這座建於十七世紀的清真寺佳構，中央廣場極大，據估可以容納二萬五千個前來朝拜的信徒，當然，得先把成千上萬的鴿子趕到屋頂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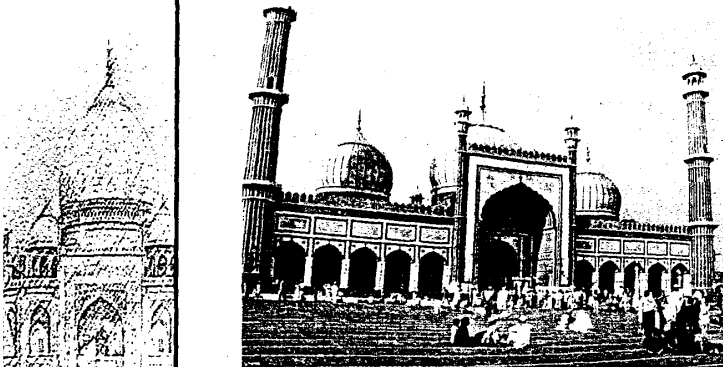
甘地紀念墓園並沒有陵墓，那是甘地遇刺後的火化之處，骨灰是撒入恆河的。園區中央有一方形黑色大理石平台，上頭佈置著

花圈，後方一盞常明火；天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追思民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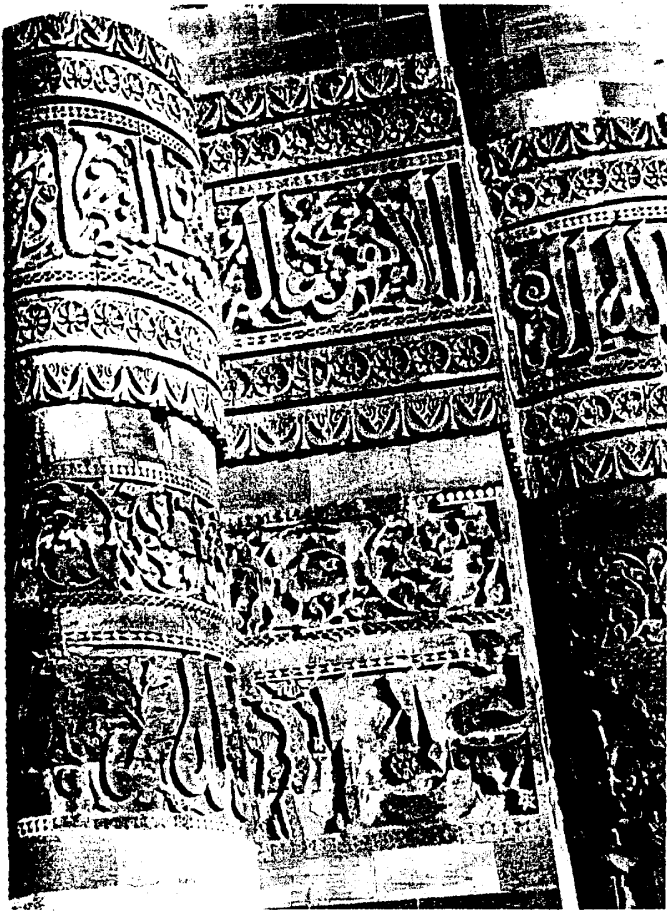
甘地帶領印度人脫離英國九十年的殖民，被印度人尊稱為「國父」，他的「不合作主義」與自耕自織的簡樸作風，始終是世人認識他的標幟，卻因印度教與回教的尖銳對立，而死於狂熱的印度教徒之手。

甘地曾在孟買住了十四年（一九一七～三四年），當時他所居住的屋子，現已改為甘地紀念館，入口櫃檯販售他的兩本書，嘉言錄與自傳，都是精裝，而且一本才一百盧比，合台幣不到八十元。鄭炯明跟我說，在書的扉頁題上：購於孟買甘地紀念館，意義非凡呢。因深表同感，所以兩本都買了。

蓮花寺事實上是一座靈修堂，並不屬於任何教派，主張兼容並蓄。建物由九片蓮花



迦密清真寺中的廣場足可容納二萬五千名信徒前來朝拜之用。



① 顧特卜高塔塔面雕刻著整部的可蘭經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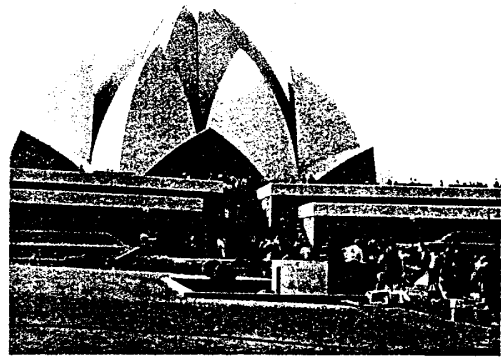
造型與九大水池組成，通風而清涼，內部除了排成圓弧形的一排排椅子外，偌大的空間幾無他物。入內不得言語，只能靜坐、冥想，但對觀光客而言，在那兒坐個五分、十分鐘是否就能明心見性？不得而知，想必得視慧根和因緣了。

### ■泰戈爾紀念館

到加爾各答非參觀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紀念館和他所創辦的露天大學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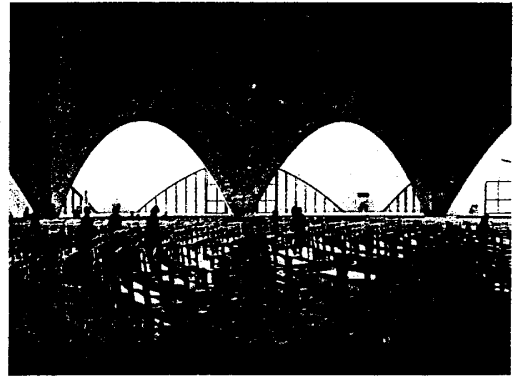
泰戈爾紀念館為其故居，他的出生與死亡都在這裡，整個園區全都漆成紅色，甚為鮮麗，紀念館旁邊則是以泰氏之父 Debendrnath 命名的藝術大學，兩兩相連。泰氏於一九一三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乃第一位得到該獎的東方人。

紀念館保存著泰氏生前居家的格局，餐廳仿照日本和室而設，廚房不大，一灶兩爐口，當時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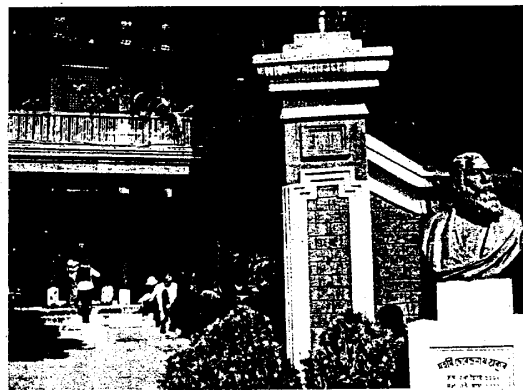
① 造型特殊的蓮花寺由九片白色蓮花瓣和九座水池組成，予人莊嚴寧靜之感。

② 蓮花寺內只是一大空曠的廳堂，一排排的椅子供前來參觀的遊客靜坐冥想。



的燃料是牛糞餅；其中有一間家族專用的產房，極為特別。但嚴格說來，館內泰氏的文物並不多，不過倒藏有他七五〇幅的畫作，以水彩、水墨居多。比較引起我興趣的是，在他的臥房發現一個專放檳榔的銀盒，領隊說，泰戈爾酷嗜此物。

造訪是日正值休假的禮拜六（二〇〇二年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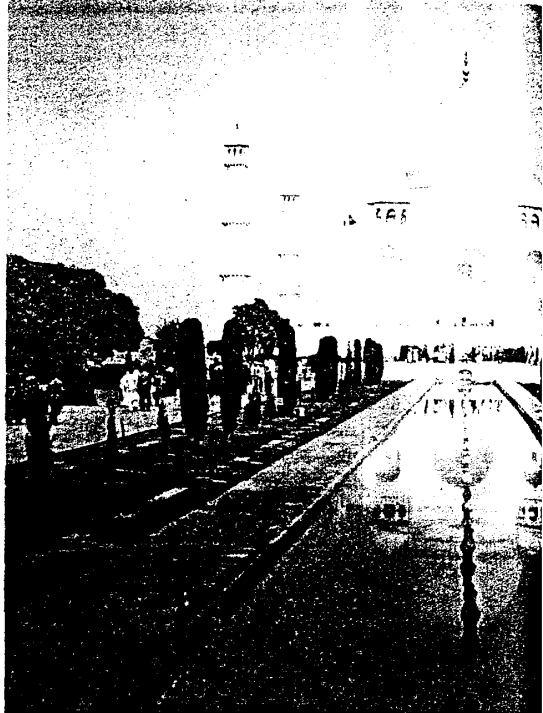


① 泰戈爾故居紀念館入口處立著泰氏的半身雕像，建物牆面以紅白兩色漆成，在陽光下顯得特別鮮明。

加爾各答火車站月台擁擠、混亂的情景，其普通車廂的窗戶加裝有鐵欄杆。



泰戈爾所創辦的露天森林大學，樹下圓形坐椅即是上課的「教室」。



純白大理石所建的泰姬瑪哈陵背後是一則浪漫加獨裁的故事，是美學與暴政的極致。

月三十日)，館內不營業，經協調才由一職員取來幾本明信片、一本該館的簡介和一本泰氏家族史，最重要的泰氏詩集與畫冊竟付之闕如，大家固然失望，但仍照單全收，畢竟難得來一趟。

次日，我們搭火車前往意為「和平之地」的湘緹尼基坦（Santiniketan），泰戈爾的故鄉（現為泰氏之博物館）以及其創辦的森林露天大學（Visva Bharati University）在此。沿途所見盡是稻田、香蕉、椰子樹、電線桿、水塘，這豈不是三、四十年前的台灣農村景象。據說我們所搭的對號冷氣車，一班才掛一、兩廂，票價幾為不對號、無空調的普通車廂的百倍，那些普通車廂的窗戶全安裝著鐵欄杆，以防乘客爬入。

車廂內小販可真多，賣報紙、零嘴、玩具、筆、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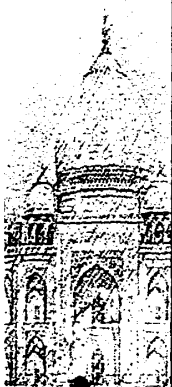
火機……，現倒的熱檸檬茶、紅茶、咖啡，簡直是小型的市集，但這並不稀奇，稍一抬頭，車廂上所掛之圖，全是泰戈爾畫作的複製品，兩端還擺著泰氏的肖像，光是這點，台灣鐵路局就非學不可。

露天大學與博物館隔著一條小馬路，校園內大樹比比皆是，樹林之間圓形的階梯式座位即是上課的「教室」，在這樣的環境讀書，一方面感受文豪的風采，一方面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學習的效果想必絕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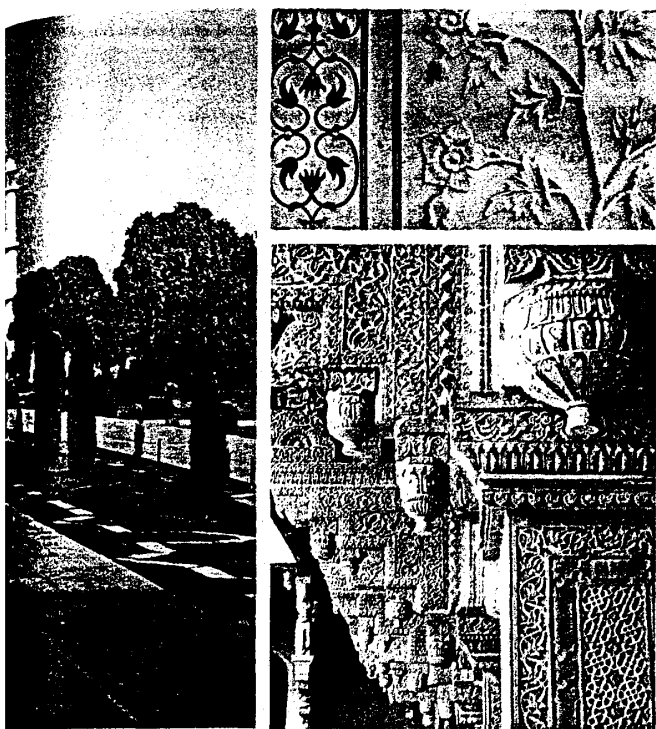
泰戈爾不僅在此創建學校，也為這個社區引入機器化的生產方式，企圖改善農村的經濟，這種人文跟產業結合的構想，正是我們現今積極推行的社區營造理念。



建造泰姬瑪哈陵的工匠後代傳襲了祖先的手藝，目前仍以生產大理石工藝品為生。







① 阿格拉堡內繁複的浮雕裝飾，令人為之目眩。

◎ 大理石的浮雕和鑲嵌技巧成就了泰姬瑪哈陵的細緻工藝，並嘉惠了住後阿格拉市的觀光產業。

其愛妻皇后慕塔芝·瑪哈 (Mumtaz Mahal) 所建之陵寢，背後是一段眾所周知的君王愛情故事，大部分人聽聞之後，也總選擇它淒美、浪漫的成分來咀嚼、留傳，而少去探究：它的建造耗費廿二年、動用二萬人工的當下現實，是怎麼樣的生民災難？瑪哈臨死之際要求一座世上最華麗的陵寢是怎樣的人格特質？有趣的是沙·傑汗真的照辦了，他又是什麼樣的心態？

舉《左傳》晉宣公十五年的一個故事。魏武子 (犇) 生病時交代他的兒子魏顆，等他死後將他的寵妾改嫁，以免耽誤其青春；可是到了彌留之際，魏武子卻改變初衷，希望以該寵妾陪葬。魏顆後來選擇了先前予以改嫁的命令，當面對質問時，魏顆說：「我應該遵從理智清醒時的父親。」

我想，魏顆依循的不只是理性的父親，而更是人道的精神。但看來沙·傑汗君王不是被愛情沖昏了頭，就是智慧不及魏顆甚多。

提這些問題恐怕難逃「煞風景」的指摘，但人類文明自古以來，凡是宏偉壯麗而為後世所景仰讚嘆者，莫不建築在當時人民的痛苦上，泰姬瑪哈陵如此，金字塔如此，萬里長城亦然。我們因為時間、空間的距離，痛不及身，所以看到的是甜美的果實。

泰姬瑪哈陵確實精美，尤其大理石的浮雕與鑲嵌技術更是令人折服，當年參與建造的兩萬個工匠後代，現今正世居阿格拉以此為生。不過真正賺到

錢的恐怕還是只有老闆，工人就只能是工人，收入微乎其微，我們參觀此類大理石藝品工廠時，好幾位工匠就企圖以他們手中的彩色石片跟我換原子筆或打火機。

阿格拉堡 (Agra Fort) 城牆的材質是紅砂岩，高約

## ■ 泰姬瑪哈陵·阿格拉堡

到阿格拉的外客十之八九是為了參觀泰姬瑪哈陵 (Taj Maha)，它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順理成章的成為印度的地標。

完工於一六五三年的泰姬瑪哈陵，已有三百五十年的歷史，為了避免這座純白大理石的宏偉建物被時間與污濁空氣所侵蝕，印度政府在一九九九年頒布了一項規定，來訪車輛必須停於一公里外，改乘電動車進入。

它的門票可貴得嚇人，印度人一百盧比，外國人則索價十七塊美金 (約八百塊盧比)，據悉，之前還曾一度高達廿五美金，後經旅遊業者抗議，才降了八塊下來。

泰姬瑪哈陵是蒙兀兒帝國第五代君王沙·傑汗 (Shah Jahan) 為



① 阿格拉堡內由沙·傑汗所建的宮殿，風格細膩而華麗。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十公尺，周圍長達二·五公里，為蒙兀兒王朝第三代君王阿克巴大帝（Akbar）一五六五年的傑作。堡內是蒙兀兒王朝各君王所造宮殿的建築群，是以有的粗獷，有的細緻。雖是數百年前的古蹟了，但

穿梭在寢宮之中，遊走於廊道之間，依然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昔日深宮內苑生活之舒適與華奢！

### ■風之宮殿·安珀堡

捷布有一個很美的外號叫「粉紅城市」（Pink City），那是它的舊城全漆成粉紅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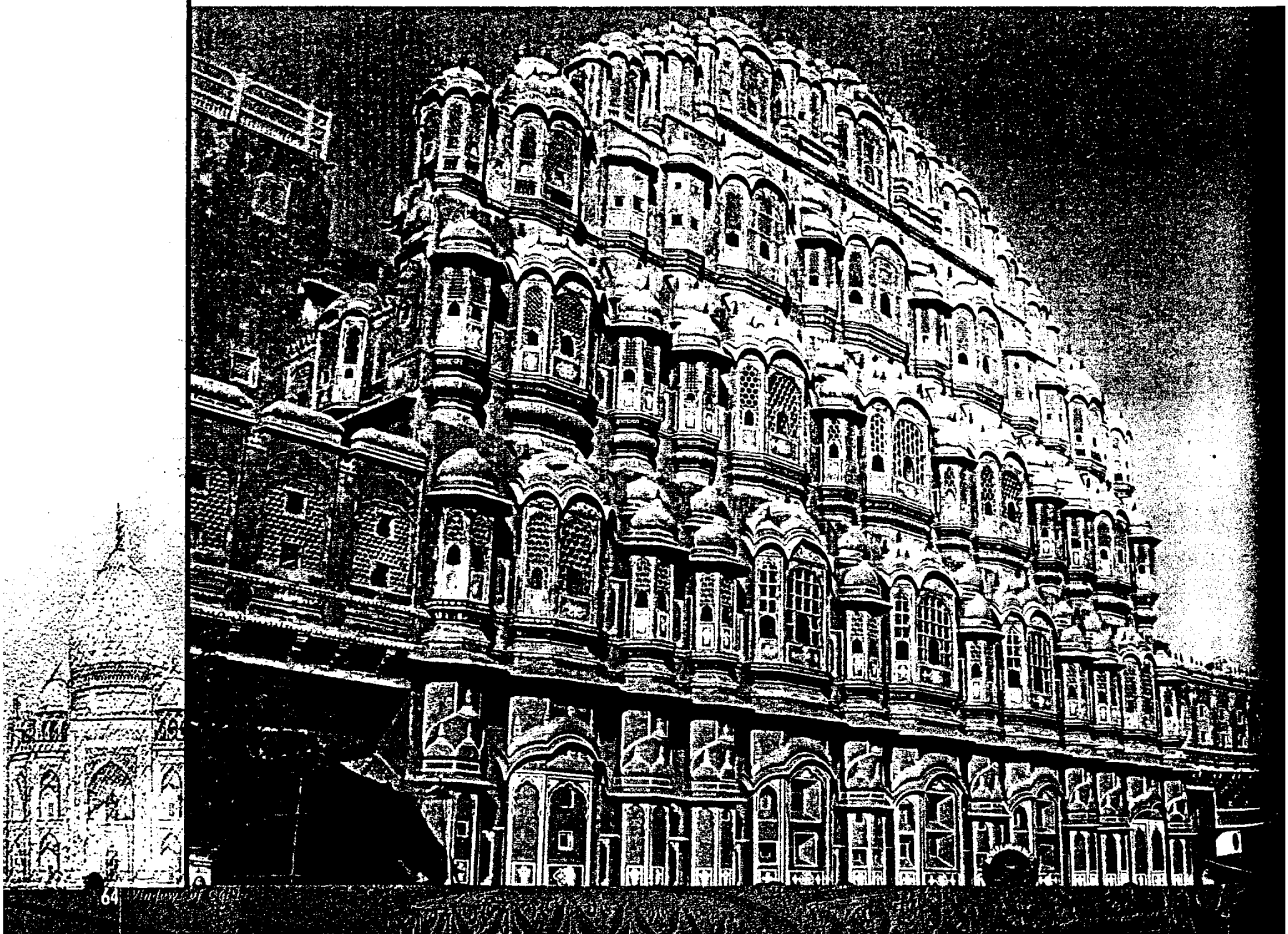
大部分的遊客都是乘坐這些大象上安珀堡的。

故，舊城的每一條街道皆可通往城市宮殿（其中一部分已改為博物館），而位居中心的哈瓦瑪哈勒宮（Hawa Mahal）又稱「風之宮殿」，蓋

因行立宮中之任何角落，皆可領受清風之吹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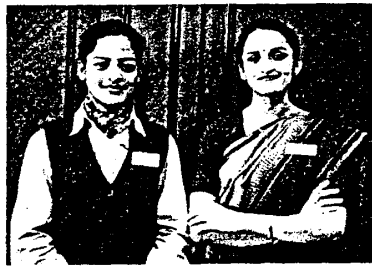
「風之宮殿」乃由九五三扇窗戶構成，此一精心的建築全為昔日的嬪妃所設，她們可以臨窗窺看宮外的街景，卻又不被外人所見，表面像是保護這些君王妻妾的隱私權，骨子裡卻是鞏固君王威權獨尊的防護罩。

矗立於大街旁的風之宮殿由九五三扇窗戶組成，裡邊通風涼爽，但昔日的鶯鶯燕燕俱已隨風飄逝。





在十字路口向來往車輛兜售報紙的報童



自信而明亮的飯店職員，展現出印度人的另一面



孟買文教區的女上班族，充滿現代感又開朗樂觀的神態

此宮坐落大街，由於是知名的觀光景點，街道兩側販賣各種商品的店家櫛比鱗次，其中以皮鞋店為最，也有賣色彩繽紛的傀儡木偶的。我們一到，各店家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只要進了店裡，鐵定有辦法跟你做成生意，的確，我們就買了好幾雙駱駝皮鞋。

沒錯，是駱駝皮！印度教不吃牛，回教不吃豬，何況這裡是沙漠之城。

安珀堡中的鏡片裝飾特殊又迷幻，置身其中，光點閃爍，仿如童話世界。



捷布城郊的山上處處是城堡，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安珀堡 (Amber Fort)，我們選擇乘大象上山，搭吉普車下來。

大象身高約一層樓，得爬階梯到「象月台」才上得了象背。一隻象除了象伕外，可乘坐四人。別看大象平時動作遲緩，走起路來可是健步如飛，才十五分鐘就上山進堡了。

安珀堡內的宮殿最燦麗的當屬虛什瑪哈勒 (Sheesh Mahal)，四壁與天花板都鑲嵌著鏡片、寶石，鏡片微凸，每當星光月輝照進，滿室光點，頃成室內天幕，迷離而幻化，仿如置身神話世界。而且，宮室之中皆修築渠道，引水入內以調節夏日高溫；其上再燃香精，極盡感官享受之能事，真可謂「此景只應天上有」。

### ■印度人

在印度，我看到的是機場、人行道、安全島、公園……無處無時不可睡的遊民，見到觀光客就伸手討錢的男女老少乞丐，只要跟他拍照就要小費的賣藝人、門房，隨地小便的行路人……。當然，也有光鮮亮麗、勤奮質樸、進取精明……的印度人：

什麼是印度人？我實在一點也說不真切。

或許從網路抄來的底下這些資料，可以作為補充。

在美國：38%的醫生是印度人，12%的科學家，36%的NASA員工是印度人，34%的微軟員工是印度人，28%的IBM員工是印度人，17%的INTEL員工是印度人……。

印度，果真是一個矛盾的真實存在。☹

## 台灣詩人團團員

曾貴海：台灣筆會新任理事長、詩人，大力推動台灣文學與國際交流。

李魁賢：詩人、行政院文化獎得主，印度二〇〇二年 M·M 學會詩人獎得獎人，印度推薦諾貝爾獎候選人。

李敏勇：詩人、文建會大委員會委員，推動文學國際交流活動不遺餘力。

杜文靖：詩人、鹽分地帶文藝營及北台灣文學研習營策劃人，台灣立報副總編輯，熱心文藝營活動策劃、執行。

鄭炯明：詩人、台灣筆會新任秘書長、《文學台灣》發行人、文學台灣基金會董事長。

陳坤崙：詩人、出版家、高雄綠色聯盟理事長、笠詩刊同仁、文學台灣同仁。

路寒袖：詩人、台灣日報副刊主編，大力贊助文學活動。

沈花末：女詩人、前自立副刊主編。

許悔之：詩人、聯合文學總編輯。

SUNDAY HERALD

**ARTICULATIONS**

Deccan Herald, Sunday, December 29, 2002

**News**

National  
State  
District  
City  
Business  
Foreign  
Stocks  
Sports  
Edit Page

**Supplements**

Economy &  
Business  
Science &  
Technology  
Youth Herald  
Sportscene  
Avenues  
Metro Life  
Spectrum  
Living  
She  
Open Sesame  
Foreign  
Panorama  
Sunday Spotlight  
Sunday Herald  
Articulations  
Entertainment

Net Chat  
Yesterday's  
Edition  
Archives

E-mail to Editor

About Us  
Ad Tariffs  
Postal  
Subscription  
For enquiries on  
advertisements &  
responses :  
Contact Us

**Confluence of rhyme, rhythm  
and rhapsody**

Meera Seshadri soaks herself in the beauty of verse in its various forms at the India Poetry Festival held recently

It was a day meant for the connoisseurs of poetry. Dec 7, 2002 saw a consortium of poets and poetry lovers converging under a single roof to witness the event - The India Poetry Festival - organised by the Haiku king, Dr Mohammed Fakhrudin. The day which appeared rather gloomy in the morning brightened up by noon, and so did the hearts of poetry fans who basked in the serene glow, as they hung on to the effusive gush of expressions pouring out in myriad forms of poetry.

The morning session comprised a seminar on New Era Literature (NEL) wherein scribe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presented papers pivoted around the poetries of Haiku, Tanka, Zen and Sitigoty, that fell under the NEL genre. This exclusive pattern of poetry, which has stormed the bas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world over, is rather interesting.

Japanese short poems, Haiku, have a 3-line form, with 5, 7, 5 syllables in each line respectively. Lee Min-yung, a Taiwanese poet who calls them as 'glittering goblins' says, "Contrary to large-scale lyric in long narrative poems, the shortness of Haiku is like a dagger pointing at heavy weapons. Here, the expansion or the extension of lines being strait-jacketed, the message is fully centred to the point". Like in,  
Haiku is a rose,  
That grows, certainly not in  
Everyone's garden.

- Dr Fakhrudin  
Zen poems also have a 3-line form but contain lesser syllables than Haiku and feature the 'Zen' element in them. For example,  
World is beautiful;  
For the blind:  
Darkness  
- Dr Fakhrudin

Tanka poems have a 5-line form, in which the first three lines have the same number of syllables as that of Haiku, and the last two lines have seven syllables in each one, i.e., 5, 7, 5, 7, 7 in all. For example,  
If one questions me  
On the Japanese spirit,  
I answer it is  
Like the wild cherry blossoms  
Shining in the morning sun.

Sitigoty poems are the 4-line quatrains with 12 syllables in each line. Every line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ith 7-5 syllables. The quatrains follow the rhyme pattern of ABBA or ABAB or AABB. For example,  
Who knows that it will shortly be toppled over?  
The massive wooden pillar, now unshakable!  
Don't make light of us, white ants: so formidable;  
Our strength, united, exceeds that of a wrestler.  
Incidentally, both the above Tanka and Sitigoty are composed by renowned Japanese scientist and bi-lingual poet Dr Kazuyosi Ikeda, a noble prize

nominee, for whom this year's anthology 'Poets International 2002' is dedicated.

According to Dr Ikeda, the above Tanka portrays the Japanese spirit, brimming with love and peace. The quatrain contains an interesting analogy that manifests itself as one reads. The 'an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country's citizens, and the 'pillar' to the Government that can be knocked off in no time by the stupendous power of people! Dr Ikeda, a poet of international repute, introduced Sitigotyō form of poetry for the first time in English Literature.

Before the seminar ended, there was also a paper elucidating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Haiku and Thirukural poetry, which was presented on the occasion. An air of quietude descended upon the audience as the afternoon session's first item set the tone for the rest to follow. It was a poetry performance by a youngster. The perfect tone modulation interspersed with the rhythmic melody of guitar created pure magic. The text of the poem, penned by Dr Fakhrudin himself, had a lovely rhyme scheme laced with a powerful message. It's about a beggar-maid being exploited by the animal instinct in man, only to discover she is afflicted by HIV! An unconventional theme, but creating the required impact!

Besides our own poets from all over the nation, there was a band of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poets too - Lee Kuei-shein, Chiang Chi-der, Lee Min-yung, Duh Wen-jing, Shen Hua-mo, Hsu Hui chih, Chen Kun-lun, Tseng Kuei-hi, Lu Han-shui, and Cheng Chiung-min. Some Taiwanese poems were aurally soothing, though the text appeared alien! However, a few of them w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aiwanese poetry is steeped in profound depth and wisdom, encompassing a certain amount of philosophy. Take the example of 'Needle', written by Lu Han-shui wherein the poet talks about his grandmother who believed in living her life for others, radiating peace and happiness among the people around. In the concluding stanza the poet says:

For fifty years  
That silvery needle has exhausted  
Grandmother's beautiful hair  
And now, it is sinking into my mind  
Whenever hatred pierces through tolerance  
It hangs my grandmother's expectation  
Mending stitch by stitch for me  
The human respect that has been ripped apart.  
Or, take the instance of 'Thrush Birds' composed by Chen Kun-lun:  
Thrush birds like to be jailed  
In a cage covered with a black cloth  
Thrush birds  
Would rather live in a dark world  
Than see the lively, intelligent humans  
As soon as they see people with blinking eyes  
They will die of fear at once  
Within one hour  
How fearful humans are  
Maybe only thrush birds know!

Of course, there were scores of splendiferous poems too, whipped out by many of our own poets. The vehemence of some strongly tugged the poignant feelings of heart, like the poem, 'Prisoner of War'. The poet had magnificently conceptualized the mental tumults and traumas of a boy whose father had been taken away as a prisoner of war. Another poet, septuagenarian, recited a lovely sonnet with excellent diction, without a jot of quiver, which indeed belied her age! She is the composer of more than 600 sonnets which are more like psalms (sacred songs), rhapsodizing the divinity of Christ.

There was a Hindi Gazal too, having 'time - the precious commodity' as its central theme. It depicted the futile effort of humans to retrieve all the lost moments. This reminded of the lines by a famous writer who said, "If I were to lay my hands on time, I would give it a sound thrashing!" Yet another poet recited a poem in which one could listen to a celebration of words, erupting in blitzkrieg, but all in perfect rhythm. To put it succinctly, each one of the poems was exquisite in its own right. Selecting the best was like picking up a single bunch among umpteen equally enchanting bunches of exotic flowers!

The best part of many poems was the language that was neither stilted nor abstract so even a laity could comprehend the essence, without plumbing into the depths of its intricacies. Truly, this day was indeed a welcome change, bestowing inexplicable peace and rejuvenating like fresh monsoon showers after a long dry spell. It was a veritable platform for poets, both young and old, to showcase the copious creative energy in the form of unrestrained outpouring of eloquent verses.

In the end, Dr Fakhruddin's Haiku reverberated in the mind:  
Real beauty ends  
Serene expressions begin  
With new trends and blends  
As we fondly wait for this event again and, before we say au revoir, shall we conclude with a Haiku that was penned specially on this poetry festival?  
It was a great day  
Well spent in a fruitful way  
Trailed with loads of gay!

**(For more details, contact: 6632818)**

Copyright, 1999 The Printers (Mysore) Private Ltd., 75, M.G. Road, Post Box No 5331, Bangalore - 560001  
Tel: +91 (80) 5880000 Fax No. +91 (80) 5880523

台灣筆會籌組台灣詩人訪印文學交流團一行，頃在印度首都德里，拜會前印度總理夫人席拉·古吉拉(SHEILA·GURJAL)，晤談近一個小時，對台灣詩人提出的「台印詩選」計畫，古吉拉夫人慨允將極力促成，在旁作陪的「全印度詩人協會」資深秘書考爾(DR.H.K. KAUL)，則承諾將推荐優秀詩人、作家、參與由台灣筆會籌備中的「亞洲詩人會議」。

台灣詩人訪印文學交流團，團員包括台灣筆會理事長曾貴海，國際詩人獎得主李魁賢，及詩人江自得，李敏勇、杜文靖、沈花末、許悔之、陳坤崙、路寒袖及鄭炯明。一行人係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由台北首途印度德里，預定將參加印度麥克墨圖爾(M.M.)學會年會，行政院文化獎得主李魁賢並將親自領取M.M.學會頒贈的國際詩人獎。

印度前總理夫人席拉·古吉拉，聞知台灣詩人團抵達德里，特別透過印度詩歌節主辦者詩人法克·魯定的安排，在官邸接見台灣詩人團全團員，全程由全印詩人會資深秘書參



與陪同。

席拉夫人本身亦為印度知名女詩人，以英語、印度語及旁遮普語創作二十九本詩集。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六年期間擔任印度女作家協會主席，對文學頗具造詣。

在一小時會晤中，賓主交談甚歡，台灣詩人團並贈與此行所印中英對照詩集「詩的心靈對話」，席拉夫人也祝福台灣詩人團此行順利，台印詩人交流成功，且對台灣詩人團所提「台印詩集」編印，「二〇〇四亞洲文學會議」表示相當高的興趣，啟開台印文學交流的第一扇窗。

十二月七日台灣詩人團與文建會二處黃武忠處長會合，由黃處長率隊赴班格羅參加「國際詩人月刊社」所主辦的第七屆印度「國際詩歌節」，文建會黃處長也在會場上致詞歡迎印度詩人來台交流。團員李敏勇先生在會場上發表了一篇俳句的論文，其他團員一一登台以中英文朗誦詩作品，與會詩人均對台灣詩人的表現印象深刻，特別請當地女畫家配

合俳句意象繪作圖畫致贈每一位台灣詩人。

離開班格羅之後，一行人搭機趕赴在印度第四大城馬德拉斯，參加另一場詩歌朗誦會。朗誦會由印度「國際詩人學會」策劃，在當地由當年甘地創辦的印度語文研究中心舉行，該會主席（前省長）與會長特別親自接待台灣詩人團，並在會場一一介紹台灣詩人，同時邀請文建會黃武忠處長致詞，黃處長表示印度是一個文明古國，有很深厚的文學文化傳統，希望印度的朋友藉詩歌交流的機會，更深入了解台灣的文化。印度「國際詩人學會」為了感謝台灣詩人共襄盛舉，致贈所有團員一尊印度名詩人的塑像留念，期待未來台灣與印度文學的交流源遠流長。